

歷史小說

鐵

假

面

廣智書局印行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廿二日初版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廿八日發行

(鐵假面上卷)

定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法國波殊古碧

譯者 中國聽荷女士

發行所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小歷史

# 鐵假面卷上

##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風雪夜夫婦密談心 | 血光災英雄初遇劫 |
| 第二回 | 痴婢子夢裡葬香魂 | 貴夫人夜深脫危局 |
| 第三回 | 假接吻出險遇救星 | 暗傷心登樓逢舊雨 |
| 第四回 | 甜言密語奸吏招降 | 負義忘恩奴才叛主 |
| 第五回 | 柯比里設計賺佳人 | 晏守雄出郊迎密使 |
| 第六回 | 撫遺物奧利發痴情 | 走長途埃斯齋警報 |
| 第七回 | 旣焚傷馬少婦知愁 | 伏發射人全軍覆沒 |
| 第八回 | 常夜燈慘照冤淵鬼 | 鐵假面初作鎮台囚 |
| 第九回 | 瞞強敵改服扮漁夫 | 訪密囚分途充探子 |
| 第十回 | 貴婦人隻身潛古寺 | 大怪物深夜盜密箱 |

目錄

- 
- 第十一回 羅波遇美席上銷魂 奧利說情車前受辱  
第十二回 將計就計設局迷人 以恩報恩挺身救主  
第十三回 潛聲耳畔暗遞絲繩 匿迹濠中猛攻石關  
第十四回 救鐵假面伯爵逃生 坐夜馬車夫人失意

歷史小說  
**鐵假面卷上**

法國波殊古碧著

中國聽荷女士譯

第一回 風雪夜夫婦密談心 血光災英雄初遇劫

這部書說的係法國史上一件空前絕後的秘事。這件事就出在法王路易十四世在位的時候。那路易十四世。威名赫赫。懾服四隣。原是一個歷史上極有名的專制君主。看官當是知道的。只因窮兵黷武。厚斂橫征。外則結怨於隣封。內則失歡於百姓。致令國內不平之士。無賴之徒。莫不積怨發憤。狡焉思逞。或欲借外援以倒政府。或欲結皇親以謀廢立。人懷不軌之心。士有擒王之志。亂黨叢起。前仆後繼。當時賴有警視總監羅波。刻薄寡恩。羅織黨獄。常派出無數偵探。到處嚴密訪拿。因此亂謀每多破敗。舉事不成。那落魄志士。往往逃往隣國普魯士府。以爲根據。原來普魯士府距巴黎不遠。消息易靈。交通亦便。一旦有緩急。可從巴黎逃去。若是逢著機會。又容易起兵攻入巴黎。所以法國的國事犯。遇有危難。大都逃到這裡。養晦韜光。徐圖恢復。這是當時的實在

情形。畧爲表出。以指明下文的關係。如今單說普魯士府普魯士街。有一間酒館。但凡從巴黎往普魯士府的人。都要從他門前走過。記得西歷一千六百七十二年二月九日。黃昏時候。寒氣凝。忽然吹出一天大雪。只見那酒館裏。食客滿座。酒氣熏人。便有三朋二友。且飲且談的。正在那裏賞雪。忙的那酒保東馳西走。招呼不暇。只有櫃台上坐著的店主人。頻頻向著那屋角的座位。不轉睛的張望。原來那邊有兩個武士打扮的。各各腰間橫著一把腰刀。正在那裏並坐閒談。一個是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的大漢。身材高大。氣宇軒昂。銳眼濃眉。高鼻闊頷。嘴邊橫著黑漆似的兩撇八字鬚。鬚鬚真個威而不猛。勇而多謀。再看他的同伴。却是一位不滿二十歲的美貌少年。只覺他顏如傅粉。比那意外的飛雪。還白幾分。只是顯著一種憔悴風塵之色。頭上盤著如雲的細髮。偏又壓出帽子外來。遮垂前額。眼如秋水。明媚之中。却帶些幽怨之情。一望便知爲多愁多恨。却正因此惹人可憐。那店主人頻頻偷看。想正是驚他美豔。詫異著男子何得有此麗質。見那少年不時抬起媚眼。望著那大漢。那大漢却似另有一腔心事。不爲那少年的愛情所動。只管巴巴的望著門外。口裏頻說還不來。還不來。似是等著什麼。

東西。那少年忍耐不住問道。晏郎。你這麼樣。要等什麼。那姓晏的發急道。等那郵局的馬車。因為這回的馬車。是應該把那荷蘭新聞送到的。那少年道。不錯。那荷蘭新聞。……說至此。便不說了。一會那大漢。忽然叫了一聲蘋花。那少年應一聲是。那大漢道。你近來爲什麼這般沒精打采的。把事情都忘記了。那叫做蘋花的恨恨的答道。我一向爲著你拋棄父母。離別家鄉。改了這樣打扮。說著兩眼不覺滴下淚來。只管看著自己的男子裝束。姓晏的看見了。便似有些過意不去。早已低聲下氣說道。這也是見事做事。沒有法子的。你別怪我。你看那荷蘭新聞到了。儻然那新聞紙上頭載著我們同黨相約的暗號。說至此。忽覺自己說的聲音太高。恐被旁人聽見。因又低聲接續說道。我現在在這裏等那新聞。我的命運。或是生。或是死。也正就此定局了。蘋花道。我的命運。也是如此。倘若這件危險的大事。破敗不成。你不幸爲國捐軀。那時我也要同你一塊兒。不能在這人世了。姓晏的聽著。捺不住一掬愛情。不覺拉著蘋花的玉手。說道。這一個也是真的。蘋花道。你爲什麼總不肯絕了這箇念頭呢。若是從此罷手。你我兩人。回到故鄉。豈不安安樂樂。過這一世。姓晏的道。你又說痴話來了。蘋花道。我想靠著這寥

寥無幾的同志。要幹這麼大事。料得是難成功的。所以我……姓晏的道。那裏話。目下的同志。縱然寥寥無幾。但是已經約定。只聽見我義旗一舉。那隣國便須起兵相助。將來同志不患應者無人。如今安有罷手的道理。我們今日幹這大事。正是拿著復仇的主義。你試想一個受過伯爵封典。好好的武士。只因接了一封係從一個許字女子寄來的信兒。便要借此爲題。削了他的兵籍。這樣無端屈辱。叫人怎生好受。我想起這數年來。受盡幾多磨折。閱盡幾多風波。正都從路易而起。恨不得貪他的肉。寢他的皮。一洩我胸中不平之氣。況且不止路易。就是路易所用的羅波。也十分可惡。無論我到什麼地方。總是派了偵探。跟著我走。你說可恨不可恨呢。我本奉著大將軍的密旨。偷見今日的荷蘭新聞第三頁上。有了羅馬那兩個字。便要立刻趕回巴黎。那時我便携著你。約同那十五位同志。一同離了此地。要令路易及羅波知道。我晏守雄伯爵的利害。這樣說來。今晚正是歐羅巴全洲的形勢。從此一變的大關鍵哩。說著。緊握兩拳。聲色俱厲。再向門外一望。這回果見有一輛郵政局的馬車。正在門口點交包裹郵件。那店主人早從裏頭揀了一束新聞紙。向着裡邊拿來。這時晏守雄恰似考生爭要看題名。



錄一般。正張眼等著。只見門外忽有一條又高又大又峨嵯的大漢，搶步入來。一手把店主人挽住，說道：這是荷蘭新聞麼？這上頭定是載有什麼趣致的紀事了。一面說，一面便把新聞奪了去，打開一看，便又說道：是這個，是這個，我們慢慢的念來看罷。說着忙把外套上的雪花彈了去，便坐在一張椅子上。旁若無人的，要看那新聞。守雄仔細看時，只見他生得雄雄赳赳，滿臉鬍鬚，色黑唇厚，料來不是個尋常的人。又見他旁邊坐着一箇同來的，生得短小精悍，是箇紳士打扮。守雄猜不中他是什麼樣的人，只伴作不知，叫著那店主人問道：剛纔託你取的荷蘭新聞，怎麼樣了，還不快拿了來。店主人旁旁皇皇，望了守雄一眼，又望了那大漢一眼，說道：那新聞正要送給你，已經拿到這裏來。後來……守雄道：既是拿到這裏來，後來却又怎麼？店主人道：被那位老爺拿了去了。店主答了一聲，似已知道兩個武士相逢，定是不肯相讓，自己不便從旁勸，便借意退了下去。這時那大漢應該是聽見那店主人的說話的，只是並不回頭一看，還自拿着那新聞翻來覆去的，看得滋滋有味。守雄暗中叫了一聲：這個臭東西，怒目一睜，正待發作，忽又忍住了氣，向那大漢說道：那店主人說你把那荷蘭新聞拿了，果然嗎。

那大漢掉過頭來。把守雄上下相了半天。並不答話。便又拿起新聞來看。守雄忍不住。一把無明業火。那面色早已青了。負氣道。這真奇怪了。你真不懂得規矩了。我這麼問你。你却一言不答。這豈是武士的所爲嗎。那大漢帶嘲帶笑的答道。我喜歡便答不喜歡便不答。你別來討老爺的厭罷。守雄道。說什麼喜歡不喜歡。你不是強把那荷蘭新聞拿了去嗎。那大漢道。這箇不待你問。你睜眼一看。就應該懂得了。因爲拿了。繞在這裏念着哩。今日那新聞載着有趣的文字。我不從頭至尾。把他念完。怎麼可以釋手呢。守雄見那大漢無禮已極。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一手摸著刀靶。舉起足來。便想撲將前去。只見蘋花從背後拉住。悲切切的只叫了一聲你。守雄一聽便忽醒悟。暗想自己現時在這地位。那可因小事生氣。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今若在這裡爭鬧起來。倘被這裏的巡捕拿了去。豈不誤了大事。況且法國的警視總監羅波。到處派有偵探。要查探我們的事情。怎可和這種痴漢鬧事。自陷險地呢。不如可忍則忍罷了。便又忍着氣。更向那大漢說道。你未必知道這新聞紙。原係我特自寄信去定來的。我因爲要看這新聞。在這裏足足等了一點多鐘了。那大漢道。我那裏曉得。我不管你等不

等。我的脾氣，覺得有趣，便要拿來看。守雄咬牙切齒，把一雙怒眼，釘在那大漢面上，又忍住了氣說道：這也無碍，但請你暫時給我一看，我立刻便交還你。守雄原是個不好惹的男子，這回却這般低首下氣，他的心中好不委屈。那大漢偏又恃強道：你雖懇懇的求我，我却只是不答應。守雄道：那麼，請你看完之後，交給我。看。可使得麼？那大漢道：你這贅累東西，看完之後的事情，現在那能知道，或是照舊攆好，放在衣袋裏，帶了回去，也未可定。欺負一次，又欺負一次。那大漢蠻橫至此，叫守雄那能再忍，便即推開了蘋花，一踏步，便走到那大漢面前。那時座上的客人，見有兩個武士闖出事來，便七忙八亂，不管風雪交加，霎時間都已逃出門外。連那店主人，也不覺嚇得面無人色。逃向後邊去了。只剩下蘋花，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只在守雄背後，徘徊瞻顧，聽着他兩人相罵。守雄道：你真無禮已極了。我今只問你一句：你究竟把這新聞給我不給我。那大漢並不回答，只向著坐在他旁邊的那箇紳士說道：朋友，在這鄉下地方，也有這等荒唐的人，要看新聞紙，豈不奇怪麼？只見那紳士微笑答道：他定是有箇緣故，纔要看那新聞。既係他的東西，他向你要回，也是應該的。守雄原是性急的人，一日動了氣，怎能忍耐得

住。從旁聽他兩個嘲弄，自己不禁伸出手來一拉，便把那大漢的襟頭拉住，說得一聲你起來，便把他拉起來，說道：「不受抬舉的東西，我要你坐不得，那大漢立了起來，便不敢怠慢，把守雄的手推開了，連忙退後一步，裝著身勢，看他的手脚來得快，便知他是箇有本事的。只見他望著守雄的面上，說道：『你這厮真有趣，你要來試我這口刀麼？你未必知道這口刀的名字了。這叫弗爛白刃，江湖上的好漢聽見了他的名字，也要縮舌的。先日斬了一箇德國士官的頭顱，剛纔把他的血拭乾淨了，你又要來污他，這也算你一場造化了。』一面罵，一面把那新聞紙摺好，納入衣袋裏，當下守雄若係心和氣靜，一聽見了那弗爛白刃的名字，定然猜得着那大漢是什麼人，便知遇了惡敵，急要罷手了。可惜守雄這時，被那無明業火迷住了，只聽見那大漢說道：『我已藏在身上，你除非把我殺了，莫想拿得去。你既是這般想看，你要取他去，有本事。只管來。』守雄這時知道怒也無用，勉強忍住了氣，先向蘋花說道：『你把門關好了，別要外邊的人跑得進來。』蘋花聽說那面色越發青了，只把這雙眼睛看了守雄一眼，露出要勸止他的意思。只見守雄絕不理會，便沒法子，只得依他把門關上。這時同座的客人，早已散的精光。

只剩下那大漢和那紳士守雄和蘋花這四箇人。守雄見一切停當，便從腰裏拔出刀來，就在自己的靴底措了一措。那大漢也不慌不忙，先把外套脫了，再把手套脫了，又把帽子除下，慢理斯條的準備好了，便把那三尺來長有名的弗爛白，及一只一拔，便拔出來，雪亮亮的向空拔了幾下，便開了步，作箇勢，叫道：任你來。只見他提防周密，無隙可乘，果然不愧是個劍客。那紳士從旁看著，連聲叫道：有趣有趣。便拍手一躍，跳上那牆邊的桌子上去。蘋花這時，心忙意亂，急的把身子躲在柱後，只管睜著一雙淒涼的鳳眼，不轉睛的看望。守雄這時正在相著那大漢，看從何處下手，忽然心中生了一塊疑團。想著這狗才莫非係羅波從法國特地派來，行刺我的刺客。他這般無理奪了我的新聞紙，又看他這般辱我，斷非事出無因。可恨我少年氣盛，一時隱忍不住，闖出這件事來，或要中了他的計，想起大將軍曾誡我不可恃那血氣之勇，如今真覺得他說是名言。至理。正沈吟想著，不勝後悔。那大漢看見這箇光景，便說：你見我先行準備，知道沒有下手的去處，所以著急嗎？你若要我等你時，你說了出來，我可讓你。守雄聽了這話，再忍不過，便把刀拿好，退了一步，作起勢來。心中還想：我若被他殺死，致令

事敗無成，豈不可惜。可幸我們同黨的名字，羅波還未曉得，這也畧可放心。想著，定了主意，連忙提刀向那大漢一突，兩人就奮鬥起來。原來當時的決鬥，和今日的比武，大不相同。那時真是鬥個你死我活，不是分了勝負，便算事的。再者近來比武，必要較量軍器的長短，又各找著一個証人，預先定了日期，擇了地方，幾乎等到怒氣都已平了，纔去相鬥。那時却沒有這般從容，只是彼此一旦動了氣，不管什麼地方，各各憑著身邊帶著的軍器，便要動手。偷見敵人的軍器，比自己的優長，只得埋恨自己的運氣不好。就是了。這時守雄的腰刀，比那大漢的，弗爛白刃，短了約有七寸來長，又是正在養晦，韜光的時候，無論什麼都怕惹人耳目。因此他的刀，鏢也極細小，幾乎遮不住手。至於穿的衣服，那大漢正似臨陣一般，穿著皮衣。守雄穿的都是綢緞做的，又說到身材，守雄也要矮他二寸。這般看來，守雄已有四分劣，那大漢却有六分優勝了。守雄當下却似未曾計較到這個，只恨不得一刀取了那大漢的性命，忙把身子對正那大漢，屈了膝，坐了腰，隨手把刀向那大漢頭上一斬。那大漢把頭向後一縮，閃過了，跟著還了一刀，恰好向守雄的鼻端斫下。這時那紳士站在守雄背後，蘋花却在那大漢的背

後。看見了這個光景。正各自替着自己的同伴著急。後來各自分開。彼此再一擊。兩口刀併在一處。暫時並不聲響。動也不動。彼此呼吸一會。守雄忽又喝了一聲。把刀斬將過去。隨即一收。又是一縱。那大漢都架住了。脚步並沒有絲毫移動。恰似泰山不可撼的一般。想來這個。正是他以逸待勞。故意激怒守雄。令他自懈的計策。守雄忽自想及此著。恐怕中了他的計。便想乘著一鼓作氣的時候。一擊中了。因又看的十分正準。猛然刺去。一來一往。或上或下。風馳電掣。相戰約有二十分鐘工夫。只見守雄拿著的細刀。有時向空飛振。叱叱作響。有時纏在敵人的刀上。恰似一條繩索一般。只見那有名的弗爛白刃。還沒有一次平行傍著。只管向著守雄的眼底。自來自去。那大漢口裡還說著真像打鐵的打鐵板了。你把我的刀當了鐵砧。是使不得的。守雄說了一聲。這個也是麼。便又向前一縱。這時出盡生平氣力。眼見這口刀。正向中那大漢的腹部刺去。只可恨刀短了。還刺不到。便被他格了去。那大漢又說道。這一刀。果然利害。若是別人。必定被你弄倒了。又是贊人。又是自誇。那大漢似見還架的機會到了。話猶未了。便乘勢一縱。恰似電光一閃。正向著守雄的眉心斬將過來。說時遲。那時快。守雄把刀一劃。

早把他的刀攔在一邊。那大漢倒也出了意外。便道：佩服佩服。竟能把我的刀橫掃了。真箇不是沒有本事的。可惜你師傅教你的劍術，不是我的敵手。這回，定是我的勝利了。你看你額上的汗，爲什麼在這雪天，還自蒸出熱氣來了。原來守雄當初還是矜持，不肯暴怒。到後來忍捺不住，戰了半天。果然汗如雨下。薊花看著，不覺暗地裏替他著急。便從柱下閃身出來。一手摸著腰刀，拔也拔不出來。只是或起或坐，或左或右。正在旁皇無措。忽看見這個光景，不能再忍，便把一隻手指攔在脣邊，以示守雄須要鎮定的意思。守雄也似會了意，便把剛纔手不停揮的刀，指著敵人的胸前，再不動了。胡亂吐了幾口氣，便轉到敵人橫邊去。那大漢也且防且走，不一會彼此全然換了地位。守雄在薊花的面前。那大漢又在那紳士的面前了。兩人相持不發的時候，守雄的盛氣早已鎮靜了好幾分。勇氣也漸恢復過來。薊花看見，心中暗喜。那大漢這時却是不肯干休。這回却找出說話來。偏要激怒守雄，說道：狗才，你爲那荷蘭新聞。這麼著急。你是想看什麼新聞呢。狗才，我把我記得的說給你聽。等你到了地獄裏，也帶得些土產去罷。這幾句要緊的話，守雄聽說，似再動了心。那大漢看得親切，便接續說道：第一條路



易十四世行觀兵式，是這箇麼……我看你絕不驚怪。定然不是這個了。啊，是第二條麼。是了是了，第二條係警視總監羅波兼署陸軍大臣，名譽甚佳，守雄原知道第一二條，都是與己無關。自己的緊要暗號，却在第三條上。若係有羅馬那兩個字，即係我們大將軍向著我們同志，下了一箇『進』的號令一般，就要乘夜趕到巴黎去。斷沒有工夫再和那痴漢幹這無爲的事。守雄心裡著急，恨不得叫他快些把第三條念了出來，只管緊緊的持著刀鞘，却是息心靜氣的聽著。那大漢似已窺見他的隱情，便又說道：第二條也沒關你事嗎？那第三條是怎麼樣了……是了是了，是說有急使到了巴黎，那急使係從羅馬來的。這從羅馬來的這一句話，正刺中守雄的心窩，恰似親耳聽見了大將軍的命令。忽想累年經營，在此一舉，料來我的同志，或已見了這暗號，各自起程去了。我若一人獨自落後，將何以對得衆人。剎那間，偶一涉想，忽自忘形，叫了一聲呀。這個叫著，不覺神氣一懈。那大漢原要窺著這個破綻，說時遲，那時快，那口弗爛白刃的名刀，趁著這個機會，猛然一擊，可憐守雄提防不迭，早已被他斬入第四肋骨和第五肋骨的中間。又是傷口甚深，霎時間口鼻吐血來，便俯身倒在地下了。正是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霎時禍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痴婢子夢裡葬香魂 貴夫人夜深脫危局

卻說晏守雄被那大漢斬了一刀。倒在地下。蘋花看見了。却狂也似的跑了上前。連忙把他抱住。這時縱有萬斛淚珠。哭也哭不出來。連忙看這守雄。早已嗚呼一命了。這時蘋花倒豎蛾眉。圓睜鳳眼。毒毒的看了那大漢一眼。那大漢並不留意。只哈哈的笑了幾聲。取出一幅手帕兒來。把刀上的血腥。且拭且說道。我這口弗爛白刃。不管著什麼大敵。總是不會輸他的。今日已經立了功了。待我回去。賞他三杯罷。正說時。那紳士已從桌子上跳了下來。拉著那大漢的手說道。站在這血腥的地方。令人氣悶。我們去罷。兩人便開門出去。這時雪花滿地。堆積盈寸。兩人踏著玻璃世界。向著荷提露多秘爾那邊前走。走了半里之路。那大漢忽向那紳士誇口道。那良君。今晚那個對守。真是近來罕有的健者。連我也一時幾乎敵他。不過只見那個叫做那良的。不但不褒獎他一句。反爲抱怨道。埃斯男爵。你不是受了羅波。說著連忙回頭一看。見沒有人。纔接續說道。你不是受了羅波的吩咐。爲要偵探一件緊要事情。所以和我分個先後。到了這裏來。

的麼。你今不幹你的正經事去。却在館子裡和人爭這閒氣。敢問你。這是打着什麼主意呢。埃斯男爵也四圍望了一望。說道。我的事。你別要管我。你且先把暗殺那位貴夫  
人的事。快着幹的要緊。那良道。那個不但是個貴夫人。却是個有名的皇族。也曾做過  
我們國王的未婚皇后。我的事。你也別要管我。等我明天回京覆命。那時你就可曉得  
了。埃斯道。那個往日。雖是我們國王的未婚皇后。但如今既被路易棄了。豈非還是個  
貴夫人嗎。這且莫管。但是我要辦的事。原來正和你辦的不同。你明天要回京覆命。難  
道我今天就不能回京覆命麼。那良道。這個我也不限定你。但見你和那無謂的人。話  
猶未了。埃斯跳起來說道。啊啊。你估量今晚那個人是個無名小卒麼。那良道。看他的  
刀法。來得利害。也知他未必是個無名的人。只是除了吉比畢發之外。你就犯不着和  
他對敵。埃斯道。你的眼法。真不高妙了。原來今晚的敵手。就係吉比畢發。你還不知道  
麼。那良大驚道。噯。噯。什麼。埃斯道。你別要驚怪。他在巴黎。叫做吉比畢發。到了這裡來  
又改名換姓。叫做晏守雄。現在殺的就是他。你看我幹的事。怎麼樣。那良道。你從那裡  
得了消息。偏能殺尋著他。埃斯道。有一個住在荷蘭的。原係他的同黨。近來反了。暗中

作了我的內應。今朝他遞給我一封信兒，說是晏守雄在那館子，等那載有暗號的新聞紙。我因此約同了你特地找著他，惹他決鬥。你常說我有勇無謀，試問這件事，你佩服不佩服。那良聽說，皺眉蹙額，半晌纔說道：誰叫你把他殺了，却令我們政府受了大虧。埃斯悻然道：那裡話，殺了敵黨的大將，你反要來派我的不是。那良道：我說你有勇無謀，真是不錯了。你試想一想，靠着一個政府的力量，若只要把他個人殺死了，有什麼難處。只因要生擒活捉，纔費了這麼大功夫。你如今把他殺了，豈不可惜。埃斯道：政府爲什麼這般愛惜他的性命呢。那良道：你還不知道麼。原來他黨裡頭的人的名字，除了他就沒人知道。他把他同黨的名簿，放在一個箱子裏。這個也是我費了幾個月工夫，纔打探出來。但那箱子，不知他究竟藏在那裏。所以政府這般布置，只要把他捉住，好叫他供認出來。不料你把他殺了，不是後來的事，便不好辦麼。埃斯道：雖是這麼說，但我把敵黨的大將殺死了……那良道：不然。他雖是大將，只尙有一個首領係在他之上的。羅波的意思，料得那首領定是一個要與路易爭位的貴顯，所以只要得他口供，以便於澈底查究，斷絕了國家的大患。兩人且談且行，不提防相隔十來丈，遠有

一個白色裝束的人，暗地裏如影隨形的跟著，兩人並不知道，只見埃斯又道：「既經殺了，再沒有法子了。這刀殺了人，從來是不會蘇生的，就是不應該殺他，也不過將我免職罷了。我也不消聽你的教訓。我今晚幹的事，無論錯與不錯，總是與你無干。我想你的敵手，那奧利夫人是狠利害的，日前得着國王寵愛的時候，那朝上大小文武官員，正沒一人不仰他鼻息，這等婦人，真是不輕易對付哩。那良道正爲如此，羅波纔要派我辦這件事。那奧利夫人，只因一時見棄，懷恨路易入骨，無處洩憤，因此借著旅行養病爲名，到處招集無賴，勾通叛黨，現正到了此地。他的手段十分可怕，除了我，誰敢招惹他？幸虧我平日和他結識，如今還假作是他的心腹，賺得他有密事，也常常告訴我。今晚他原有約，要到舍下投宿，這豈不是自投羅網？看他縱有天大本事，也逃不過老夫手上去。埃斯道：「依你說，現從巴黎運來的那副大機器，可不是要用在奧利夫人身上的嗎？」那良道：「這個自然，這是我的妙計。羅波因歡喜的，了不得，纔好好的把一個會計長賞給我，你看今晚馬上成功，明朝好和你痛飲三杯了。說時面有得色，話猶未了，只聽見更樓上的自鳴鐘叮叮噹噹，打了十下。那良道：「啊，十點鐘了。那位夫人應

該到了。說着。大踏步向前飛跑。纔走到自己門口。說來湊巧。正見奧利夫人乘的馬車。恰好在門前停了。雪片繽紛。燈光掩映。只見一個彷彿從者模樣。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的美少年。拉住了馬。馬車的腰門開處。閃出一位二八芳齡的侍女。飛燕身。輕早已踏下地來。回頭將右手向裏一招。只見有一隻纖纖手兒。把他的玉臂一挽。手套上簪著幾點通亮的鑽石。映著雪天光彩奪目。跟著移下一隻凌波小足。登著漆光皮靴。輕輕一踏。便見柳腰一擺。早突出一位絕代佳人來。雖然輕紗罩面。看不十分清楚。只是那一把如雲的膩髮。早已令人一見心愛心憐。那一雙媚煞路易的鳳眼。至今猶覺含光射人。那良見是奧利夫人。連忙上前。俯身屈首。恭恭敬敬的請了一個安。自來扶著。領進莊內。賓主照例的應酬。不消說了。原來那良早已預備酒宴接風。不一會正將開座。夫人便開口道。妾今晚精神疲倦。苦不能支。偷得早賜休息。尤感高情。那君未知會否準備。那良道。恭候多天。一應均已粗備。原可領進臥室。但是夫人難得增光。敢請暫停片刻。少盡居停敬意。夫人即回頭向著那侍女說道。阿蓮。你先到臥室一看。免致夜中昏昏。不辨門戶。原來走慣世路的人。知道人情叵測。到處總是留神。況且奧利夫人

是個懷抱異志。久於秘密運動的。故無論到了什麼地方。總似入了敵地一般。只怕陷了不測。夫人此番吩咐阿蓮。就是這個意思。只見阿蓮聽了主母的命令。一面向著與自己並立的那從者。使了一個眼色。一面應聲說是。便自依著那良所指的方向走去。夫人又即回顧那從者吩咐道。達和。我們明朝便要動身。你須預備了馬車。切勿誤了時候。達和應聲道。是了。早已吩咐過馬夫了。夫人吩咐畢。正想回頭過來。只見達和背後。立著一個赳赳武夫。因向那良問道。那是誰。原來那人就是埃斯。可怪那良當下並不替他通名道姓。只輕輕答道。這是我的朋友。夫人也不再追問。畧點了一點頭。於是那良請夫人入席。坐定。達和在左邊侍著。那時阿蓮已從臥室轉來。因在右邊侍著。夫人說一聲今日倦了。早把帽子脫去。又把紗面除了。只見髻髮一鬆。登時褪了下來。半垂肩上。看他顏色青白。正露出一種淒涼之色。不一會酒肴雜陳。說不盡山珍海錯。玉液瓊漿。夫人無心領畧。只望了阿蓮一眼。又望了達和一眼。心中却似有無限心事。隨即向那良問道。那君妾帶來的從人。在那裏打睡呢。那良道。夫人不必掛心。早已安排定了。達和在我住的房裏。阿蓮……夫人不待說完。便挿口道。阿蓮。我尚要有事用他。

隨即叫道。阿蓮。你領我到臥室去。阿蓮應聲。即將夫人脫下的帽子外套等件。一手抱了。一手却扶著夫人。再與達和看了一眼。便向樓上走去。那良各人。連忙跟著。一直送至臥室門口。方纔丁寧告退。內中埃斯。忙中仔細張了室內一眼。心中暗道。那良自說苦心經營的東西。就是那個。係特特由法國運來的。不知叫夫人睡了上去。能幹甚事。埃斯正在那裡胡思亂想。夫人已早入了室內。反身關門鎖也下了。却說夫人入了房裡。便走至暖爐旁邊。坐在一張椅子上。阿蓮把那衣物齊齊整整的疊摺好了。出了一會神。走到夫人背後。低聲問道。夫人想已倦了。請將頭髮理一理罷。夫人聽說。把垂著的頭髮。只用手一分。說道。不。我還未要睡。阿蓮道。夫人今朝起的太早。行了一日。精神定必困倦了。還不睡去歇歇。夫人道。雖然困倦。尙要寄好幾封信。我剛纔對他們假說要睡。正爲這箇。阿蓮聽了。不覺神色一驚。夫人早會了意。便道。你定是眼倦了。說著看了阿蓮一眼。阿蓮不覺面上。一紅。答道。是因爲坐在車上。太過搖動。所以比之平日。覺得疲倦。但係夫人。若是有事。……夫人道。不消如此。阿蓮道。這麼說。可以讓阿蓮退去休息嗎。夫人道。你要在那裏睡去。阿蓮道。且去問明那老爺。請在隔壁給我一張床位。



夫人有事時。一呼就來。夫人聽了。把眉頭一皺。想了一想。說道。你不必出去。就在那床上睡罷。我今晚要寄的信多著。沒有工夫打睡了。阿蓮道。夫人。婢子要睡這床。恐怕消受不起。夫人聽不耐煩。說道。我叫你睡。你只管睡便是了。還要不聽我的話嗎。阿蓮雖見夫人動氣。心中仍自躊躇。口裏只說著這般精緻的東西。夫人道。無論精緻不精緻。也不過一晚工夫。再不要多說了。睡罷。阿蓮再不敢回話。只是心中還覺不安。等了半晌。纔徐徐的移動兩腳。說了一聲。夫人恕罪。便悄悄地解衣上床。不到十分鐘工夫。只見他早已夢入黑甜鄉去了。夫人正在獨自握管沈思。見此光景。不覺嘆口氣道。這種人。真是最可歎了。你看他什麼都不知道。整日裏無憂無慮。不恨人。人亦不恨他。比之我。……再不要思想起來了。……縱然思想著。……既然被他休棄。從前的辛苦。不要說了。只是後顧茫茫。……無聊無賴。且覺得日月如梭。光陰似箭。辜負了月貌花容。人生易老。正想到這裏。忽自驚嘆道。哎。可憐。薄命。飄零。只怕我這付天生麗質。早不免風塵憔悴了。說着。不覺輕移蓮步。走到穿衣鏡前。仔細一照。自言自語道。記得當年。攜著路。易促膝閑談。路。易替我畫眉理鬢。此情此景。我未能忘。可惜鬢毛依然。只恨

路○易○之○心○前○後○已○判○若○兩○人○了……只○今○我○也○滿○腔○心○事○比○不○得○當○初○了○這○回○偷○得○天○從○人○願○把○路○易○降○服○了○令○他○膝○行○請○罪○那○時○我○看○那○霞○麗○好○妃……想○著○不○覺○呆○極○失○笑○倒○退○了○幾○步○又○坐○在○椅○子○上○再○復○胡○思○亂○想○霎○時○間○那○副○忿○恨○悽○怨○之○色○又○早○把○那○笑○容○掩○住○了○又○想○着○現○在○所○靠○的○就○只○有○蘋○花○的○丈○夫○晏○守○雄○一○人○奈○何○他○也○消○息○沈○沈○至○於○我○所○愛○的○達○和○自○從○提○拔○了○他○滿○望○他○奮○發○忠○義○一○心○助○我○可○恨○他○近○來○不○像○從○前○的○殷○勤○看○他○神○情○似○乎○和○那○阿○蓮○欸○欸○有○意○不○覺○露○出○一○種○可○疑○的○形○迹○來○左○思○右○想○總○覺○人○生○無○趣○正○想○叫○醒○了○達○和○審○問○他○一○番○不○覺○站○起○身○來○那○雙○圓○睜○的○鳳○眼○正○向○那○邊○望○去○忽○然○失○了○一○驚○幾○乎○叫○了○出○來○原○來○阿○蓮○睡○的○鐵○床○無○聲○無○臭○的○忽○自○徐○徐○疊○捲○正○將○把○阿○蓮○包○裹○進○去○夫○人○那○時○正○怨○從○心○起○火○令○眼○迷○原○是○看○得○不○甚○清○楚○只○因○事○太○稀○奇○不○覺○看○得○呆○了○只○見○那○鐵○床○依○然○正○在○徐○徐○翕○捲○想○來○再○等○不○得○十○分○鐘○那○鐵○床○便○變○了○一○個○鐵○桶○似○的○把○阿○蓮○困○在○裡○頭○閉○絕○空○氣○少○不○免○就○要○嗚○呼○一○命○了○夫○人○想○到○此○層○不○覺○把○方○才○那○許○多○怨○情○恨○意○都○拋○向○九○霄○雲○外○忍○不○住○移○步○到○那○鐵○床○旁○邊○用○手○微○微○搖○動○阿○蓮○叫○道○阿○蓮……阿○蓮……阿○蓮……阿○蓮○正○在○熟○睡○雙○眼○深○閉○呼○吸

正甜。忽然面帶笑容。低聲叫道。快煞我也！是達和郎君嗎？是達和郎君嗎？夫人不聽則已。一聽了這話。像似頭上澆了一盤冷水一般。不覺噁啞了一聲。便即退了幾步。面上早堆著一種怨氣。心裡暗想。看他夢中尚且叫著達和的名字。他們的事情早已再無可疑了。像他如此胆大妄為。忘記了自己是個侍女的身分。卻敢忘恩負義。暗地裡和那達和幹這曖昧的事。如今受了此苦。豈不是罪有應得嗎。夫人越想越氣。不禁咬牙切齒。正在呆立不動。只見那鐵床愈捲愈緊。看看阿蓮一命。就在這三五分鐘裡頭。夫人忽又不覺叫了一聲。險啊。忙把兩手掩面。不忍注視。但是一個如花如玉的侍女。眼見他死期正在目前。無論心中如何懷恨。總是不能忍心坐視的。夫人忽自轉了一念。暗想。與其任他這般死了去。不如救了他。問他取了口供。或者因此反得了達和未曾變心的証據。這念一起。便再走向那鐵床來。不料看時遲。那時快。只見那鐵床已捲的緊密。再沒有一點通氣的地方。早把阿蓮捲在裡頭了。夫人到了此時。知是無法可施。不禁兩目瞪了。呆呆立著。只管嘆息。忽聽見頭上格格有聲。像覺得有人在三樓上徐徐緩步。像是安睡不穩。走了起來散步的樣子。夫人暗想。那人豈非達和嗎。

他原來是和那那良睡在一處的。這裏止有三層樓。除此之外。那裏再有那良的住房呢……是了是了。三樓上一定是那良的住房。那散步的。越發是達和無疑了。只是達和剛纔自說今日已經困倦極了。爲什麼這時候還睡不著呢。正想到這裏。夫人忽又動了疑心。暗道。曖。那無情鬼。定是和阿蓮訂了幽期密會。因爲等著不來。所以這般著急……罷了罷了。枉你等著罷。你只管等到天亮。你也不能再見阿蓮一面了……

啊呀。到了這步田地。我這一口氣也洩了。夫人一面想。又氣又惱。不一會樓上的脚步聲。早已歇住了。夫人的憤氣也漸漸平了。方纔不暇想到的事。到此也漸漸潮上心來。忽想這鐵床。究竟要謀害什麼人。特地放在這間房子裏呢。我想阿蓮睡在這張床上。恐怕是沒有人想得到的。據此看來。這件東西。當係爲我而設了。可恨那良那畜生。我原當他是個心腹。誰知却是個仇敵。想起在巴黎起程的時候。只有倍真女曾向我說。心腹近臣之中。也不免有非常之敵。因極意挽留。勸我不可出來。於今想起。倍真真是個第一愛我的人了。又想到我自被路易休棄以來。一心賞識那達和。滿望他可以倚靠終身。不料如今他尚如此。竟辜負了我提拔他一場。可知天下的人。大都難靠。

只可憐我的身世。一至於此。夫人左思右想。憂從中來。禁不住流下那傷心淚來。更無氣力支持。因就靠在那椅子上。又想我若在此處坐待天明。那那良估量我中了他的毒計。定然是要來查驗的。偷見我依然未死。自知陰謀敗露。怎肯干休。剛纔看見他的背後。跟著有一個趕趕武夫。安知不是他預先布置。以防萬有一失的。我雖是個皇族。他未必就敢明目張胆。把我加害。只是他係心計極工的。他見那鐵床一擊不中。怎肯罷手。依此說來。我在這裏一刻。便有一刻之險。爲今之計。真是三十六著。走爲上著了。夫人漸漸定了神。站起身來。向四邊一望。那時蠟燭餘光。慘澹掩映。虛室生白。萬籟無聲。只覺有一陣魔風。淒然來襲。更轉眼瞧那鐵床時。不知在那時候。依然是無聲無臭的。徐徐伸張。把阿蓮的殘骸。仍舊橫著。絕不見有慘死的形狀。可憐阿蓮的身體。雖然和睡時一樣。這三寸氣。却早已斷。只睜著一對不瞑之目。彷彿對著夫人抱怨。原來夜深人靜。獨自守著一箇死於非命的尸首。就令男子。尚且不無胆怯。何況夫人是箇女流。又是事在二百年前。那時正是迷信鬼神的時代。更加以夫人感受了意大利人的風俗。那一種怕鬼的心事。更比別人不同。這時夫人像似籠中囚鳥。恨不得天生兩翼。

破壁飛去。只得開了窗門。向下一望。只見離地約有二丈來高。自恨沒有飛將軍的本事。無奈再走到門口。把門一推。只覺得關的十分緊密。再捻著門柄一轉動也不動。知道鎖已下了。正想找尋那鑰匙。湊巧窗上吹入來的一陣淒風。竟把蠟燭滅了。霎時間變了一座黑暗地獄。夫人那時急得無法。可恨那門推也不再推不開。再摸索一會。猛然覺得那鎖不是在外頭關的。却是在裏頭關的。因料那鑰匙定在阿蓮身上。但是如此黑洞洞的。怎能覓走到那死人身上。暗中摸索。事到其間。再沒有法了。雖然粉身碎骨而死。也只得從那窗上。跳將下去。幸虧地上積雪甚深。恰似鋪了蒲團一樣。若用厚厚的外套。裹住了身子。恐怕跌不著我。亦未可知。於是放著胆子。摸手摸腳。正向椅子上。把阿蓮疊摺了放下的外套。取了起來。忽聽見樓板上鏗然一響。早把夫人嚇了一跳。驚定之後。猛然省起。這箇莫非就是鑰匙麼。隨即俯身伸手。向地毯上仔細一摸。果然不出所料。正是一個鑰匙。夫人滿心歡喜。這會再不消從那窗子跳下去。冒著險了。忙即走近門口。黑暗中把鑰匙插入一扭。順手一推。那扇門果然輕輕開了。幸虧聲響不大。不曾驚醒了人。因就悄悄的走出房來。只見那廊下點著一盞常夜燈。半明半滅。照

著四邊光景，好不淒涼。這時夫人九死一生，急急走向梯口而來。瞥見前面有一箇人橫中睡著，攔住去路，身邊放著一口腰刀。再一看時，原來就是晚上所見的大漢。夫人心中喫了一驚，不覺停住了脚。暗想：這人定是那良派來看守，正是防我識破機關。乘夜逃走的。如今進退無路，真不知如何是好。忽又轉念：這般天氣，就令擁被安眠，仍嫌清冷。怎能彀在那樓板之上，睡得如許安穩。想來定係飲了大醉，不知人事的。我何不趁他熟睡，躡手躡足，悄悄的走過他身邊去，計算定了，即便走向那大漢的脚後，輕輕閃身而過。正將到了那邊，那大漢猛然伸出一把猿臂，緊緊的把夫人的長裙拖住，口中喊道：那裡走，要知夫人究能脫險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假接吻出險遇救星 暗傷心登樓逢舊雨

卻說當下奧利夫人被那大漢拖住了長裙，只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待要擺脫就走，那裏擺脫得來，只得站住了脚，渾身打戰。連忙反過身來，背住了那大漢。一心只怕他看見了本來面目，那大漢酒氣芬芬的，徐徐抬起頭來說道：美人，何必這般害怕呢？你心裏事，我豈不知道的。你晚上和人眉來眼去，這回等著奧利夫人睡了，你好到三樓

上會那情人了。如今不要多說。我且賞識賞識你的姿色罷。呵。呵。你這種美貌。從側面看去。更覺得十分出色了。你如今反要害起羞來麼。既是這麼害羞。你須和我親了一個嘴。等我好賣放了你。做個冷眼旁觀。更不告訴別人。讓你自尋快活去。若說出半個不字。我就要把你牽住不放。喊起主人來。再作計較。一面說。一面要起身來。夫人見此光景。知道他誤認了人。估量自己係阿蓮。因此畧放了心。只想自己本係法國一個極高貴的夫人。這會却被人誤認作侍婢。被這樣的醉漢任意凌辱。想來真是令人氣死。想到這裏。幾乎要對那大漢聲明我係前任大宰相馬澤林的女公子。路易王未婚的皇后。把他大罵一場。正待發作。忽又轉念。這麼鬧來。反不免自招危險。從來成大事者。必忍小辱。到了這步田地。正是十分沒法。只得飲恨吞聲。一轉身。把那盞常夜燈。一口氣吹滅了。鬧的天昏地黑。夫人便伸出手來。把那極柔極滑的指尖。放在那大漢口邊。那大漢那裏知是贗貨。只當那美人真個和他接吻。便歡天喜地。狂也似的。舐話起來。夫人趁此機會。忙把身子擺脫。一步一跌。匆匆跑下樓去。後來大漢翻起身來。暗中仔細聽了一會。不覺大驚道。哎。吶。他不到三樓上去。反向樓下去了。呀。呀。不好了。不好了。



估量是他的侍婢。原來却正是奧利夫人。這還了得……這還了得……一頭說一頭。拄著腰刀立了起來。那時酒還未醒。站也站不穩。只管口中喃喃如醉如痴的。正在那裏。呆呆立著。不知還要計較甚麼。卻說夫人跑下樓來。連忙走到門首。只覺得天氣陰慘。寒風刺骨。庭前積雪。可有一尺來深。還幸守門的人。都在黑甜鄉裡。夢見周公去了。夫人不敢怠慢。急忙推開掩門。往外就走。但是夜色漫漫。人生路不熟。正不知向那方走去纔好。且說當時普魯士府。自奧皇的近臣雷祖勒伯爵以下。更有無數憎惡法國。怨恨路易的人。到處韜光匿迹。待時復仇。夫人這回逃難出來。若是等至天亮。不患沒有藏身的去處。只是今夜之中。那裡可堪投託。倘或那大漢後來識破。不是阿蓮。隨後趕來。豈不遭了他們的毒手。於是順著脚步。拚命向前便走。可惜那五光十色的一雙繡靴。一步一跌的。插入雪中。幾乎不曾翻了舫斗。夫人這時正似俗語說的。賊來不見酒風脚。並不敢回頭一顧。只管亂跑。後來跑了兩三條衚衕。那繡靴早已溼的透徹。只覺那十隻指尖。痛如刀割。再走也走不動了。心中暗暗叫苦道。誰來救我。只聽見一陣風聲過了。再沒有答應的聲響。夫人只得抖擻精神。立了起來。却又倒了。倒了又起。起

了又倒。到了後來。一毫氣力都沒有了。便自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不到一會。忽似有人把自己拖了起來。因就抬了一抬頭。口中微微吐語道。我雖不知是那一位。偷肯把我送到近邊的客棧……只見那抱起夫人的人。見了夫人手上帶著的手套。不覺失驚道。我估量是個無家可歸的叫化子。在這裏冷僵了。因此可憐不過。抱了起來。誰知他却滿身穿着綢緞。這般潤綽人家。還要拋頭露面。凍在這裏。想來定是爲著什麼蹊蹩的事情了。我如今那裏有工夫救助這麼不規矩的女人。我的主公現在生死未卜。我正要打點打點。不能再在這裏破工夫了。等到天亮。一定是有空閑無事的人。從這裡經過。當能把你救去。你暫且忍耐等著罷。說畢。便抽身要去。夫人見此光景。心中十分難堪。不覺自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你太誤會了。今日我奧利夫人也這般託你。夫人說至這句。那人便似喫了一驚。急忙回頭一看。說道。呀。你說什麼奧利夫人……天下同名的奧利夫人。正沒有第二個。一面說。一面扶起夫人。映著雪光。細細認了一會。失叫道。嚟。原來真是奧利夫人。爲什麼在這裏。一言未了。早把夫人抱了起來。只一拖把他拖在背上。再不言語。便飛腳就走。夫人且驚且呆。叫了幾聲。且慢且慢。那人還不

理會。恰似背著小孩子一般。毫不覺苦。只管大踏步向前走。夫人這時似在夢境。因又說道。既然知道我的名字。請問究竟是那一位。是我的仇人麼。還是我的同志呢。那人且走且答。我就令說出名字來。夫人也未必懂得。今夜因要查我主人的仇人。看他到那裏去。因此緊緊的跟著他。自從晚上就在這飛雲街那間大屋的後面。悄悄地窺探那屋內的情形。只因天氣太寒。熬不住了。隨便把身邊帶著這瓶酒。開量飲了。不知不覺就在那馬房背後。昏昏睡去。剛纔被風吹醒了眼。忙向屋內一張。只覺得鴉雀無聲。自念就在這裏。過了一夜。也是無益。而且主人生死未卜。心中掛著。急要回去一看。所以在此經過。不料無意中竟得救了夫人。夫人且看我是一個大背脊的粗人。去年因為跟隨主人。到了巴黎。也會在馬車外面拜識仙容一次。夫人正未必認得我這無名小卒了。夫人聽他說話。雖然粗率。卻是十分真切。知道他是個黨裏的人。因此放了心。便問道。這麼說。你的主人。姓甚名誰。那人答道。就是蘋花夫人。夫人聽說。不禁失驚道。原來是蘋花的家人。我從前聽見有一個叫做頑平的。莫非就是你嗎。那人忽然大聲失笑道。哈哈。一個小卒的賤名。竟然鬧到了皇族都知道嗎。小人的低鼻子。也不覺高。

起來了。夫人道：你剛才說你的主人生死未卜，莫非蘋花夫人受了什麼傷麼？頑平道：受傷的並非蘋花夫人。是晏守雄老爺。夫人又失驚道：守雄受傷？爲什麼事？頑平道：我也不知詳細。只曉得是和羅波所派的奸細決鬥，被他刺傷了。那時若是小人在場，定要扭住了那奸細的狗頸，把他投入糞坑裏去。可惜昨天因爲主人派我到了別個地方，就闖了這樁橫禍。後來我回來了，聽說那仇人去不多時，因此就跟著去找他。知道他就住在警視會計官那裏的莊內。一心要知道他的姓名。後來可報仇，因此藏在屋後。只等他有什麼底下人出來，好拉著他查問查問。可恨那雙眼睛，被酒氣迷住了。白白過了一夜，如今悔也不及了。夫人聽畢，暗想：睡在梯口攔住我的那條賊漢，一定就是傷害守雄的仇人了。忽又想到守雄身上，不禁又悲傷起來。再不說話，只任從頑平背著而走。不一會，到了普魯士街，就走向一間屋店門前。連忙敲了幾下。待那店主人開了門，頑平大踏步搶了入去。即向四邊一望，問道：店主人，晚上受傷的人，怎麼樣了？店主人見頑平背上背著的東西，十分詫異，不轉眼的瞧着，一面答道：因見那位客人，似覺非常痛楚，早到雷祖勒伯爵府上，請了他那位醫生來，盡法施治過了……頑

平道。施治過了。却怎麼樣。店主人道。那醫生說。因係十分重傷。若非安安靜靜。睡着調養。恐怕就有些棘手。因此把他搬到三樓上的空房。那位夫人就在那裏。一步不離的用心服侍。若到天明。還是沈沈睡着。或者可望有救。倘或半夜醒了。遇着了什麼煩惱的事。動了氣。那就不好了。這不是十分可憂麼。頑平聽了。眉頭一皺。說道。那麼。真是苦煞人了。……店主人。三樓上既有病人住了。此外還有地方。可以借給這位客人睡一晚麼。店主人道。房間不用說了。連牀被都沒有了。頑平道。既然如此。我且出去再走一遭。找到別家看去。你用心招呼那位客人罷。說着。把夫人卸在一張椅子上。夫人道。天色差不多就要亮了。到了明朝。我的同伴定來找我。或由我叫了他們來。便可同到別個地方去了。就在這裏胡亂過了這一夜。也沒什麼苦處。頑平見夫人說出這種客氣話來。不待說完。早已飛也似的向外跑去。撇下夫人。獨自無言無語。暗暗思量。今夜之中。遇着種種不幸的事情。跟。究。起。來。都。係。出。那。羅。波。害。我。的。最。可。恨。的。就。是。我。黨。的。先。鋒。晏。守。雄。亦。已。爲。他。所。害。據。此。看。來。可。見。羅。波。所。派。出。的。奸。細。真。是。網。開。四。面。再。沒。一。處。肯。放。過。了。今。日。事。雖。未。敗。却。不。能。不。格。外。留。神。現。在。湊。巧。到。得。這。裏。何。不。見。了。蘋。花。

一面彼此談談心事呢。想了半天。主意定了。因就站起身來。向店主人請他領到蠟花房裏。店主人搔頭擦耳。覺得十分爲難。但見夫人穿的衣服這般華美。又看他面色。知道他是決意要去的。因就不敢阻止。只得自言自語道。醫生雖經吩咐。禁人到那病人的房裡。若係因此害了病人的性命。是不能怪我的。一面喃喃。一面拿了蠟燭。領着夫人上去。原來這客店。就是昨天守雄在那裏決鬥的飯館。不過一間小小房子。他說的三樓。原是有名無實。不過像個放置東西的間架一般。中間只有兩間斗大的房子。那上落的梯子。更與夫人常時踏慣那又寬又大的。正自不同。須用兩手扳著。方才勉強走得上去。夫人正將上到盡頭。那邊蘋花聽見了脚步音響。不知是有其事。因亦拿着蠟燭。走到梯口來迎。看他雖係男子打扮。却面帶愁容。腰支無力。那兩隻似噴似翹的鳳眼。正在那裡東張西盼。夫人等店主人下了去。突然走近他身邊。叫了一聲蘋花。蘋花不免嚇了一跳。只因刻刻掛念著。不敢驚動病人。因此不曾叫了出來。忙把那左手壓住了心胸。定了一會神。隨轉身將小門掩了。然後用極嬌細的聲音。說道。怎麼。夫人。夫人道。不期而遇了。夫人這時身子疲倦已極。因取了一個舊箱子坐下。便又叫了

一聲蘋花。蘋花答應了。夫人道：你受的苦處，我也盡知道了。現在連我也要來這裏。就可知我們的事勢艱難了。暫且慢說別的。我最刻關心的，就是那個密箱。蘋花聽見密箱二字，忽然把眼一瞪，隨又平了氣色，答道：密箱是什麼東西？夫人道：蘋花，你守着夫君的吩咐，不肯洩漏機密，這是應該的。但是這個密箱，係由守雄告訴我，已經交在你的手裏收藏。因為他是一件極機密的東西，就令同黨中人，也不容易令他知道。你因這個估量守雄，連我也不許知道。但是我那有不知道的道理，即如這回畫策，派定守雄作個先鋒，領着十餘名敢死之士，潛入巴黎等路，易王出遊的時候，把他擒了，帶到邊境，然後舉了暗號，由雷祖勒充當外援隊長，立即飛檄四隣，令他同時起兵，在內則自諾爾曼以及各鎮，台均來相應。這是我盡知道的。再者，這次所用兵費，係由一個同路易爭位的皇族，與及一個和羅波作對的政治家，擔任籌措。現正存在荷蘭亞武的達銀行總辦歐露英那裏。你試想，我連這個也都知道，豈尙有事情能秘着我的麼？說着，看了蘋花一眼，面上畧現不平之色。蘋花也悻悻然答道：我那裡曉得這麼多事。我只知道出嫁從夫，所以丈夫怎麼謀反，怎麼和人作對，那種事情，我都不聞不問。只

有丈夫吩咐的話。我却不敢不從。所以丈夫叫我收起來。我只管收起來。丈夫叫我勿對人說。我就縱然被打被殺。也不敢說。這個原是我的職分。有如今就令那密箱。果然係由我丈夫交給我收藏起。若非我丈夫親口再命我交與誰人收受。說與誰人知道。我就不能交。不能說了。你看我丈夫不嫌我負累了。他。竟然帶我到戰場來。也正爲着這個信義。在夫人雖然有恩於我。却怎好把丈夫的機密。輕易說給你聽呢。洋洋灑灑說了一篇。夫人初聽時。雖然有些動氣。到後來也服他有識有胆。因改語道。既這麼說。我倒放了心了。其實那個密箱。凡係我黨同志的題名錄。以及與這回事情有關的緊要文件。莫不在那裏頭。近來那羅波查緝越發嚴緊了。守雄及妾。既被他陷害到這地位。萬一從你手裏再奪了那個密箱。那就了不得了。我因此想着。取了去。蘋花不待說完。便道。夫人莫非疑我有變心麼。我蘋花雖係一個弱女。但既將此身許了我的丈夫。自然以丈夫之心爲心。至死不悔的。倘或明朝我丈夫親口命我往巴黎刺殺羅波。或國王。我便不待問他緣故。只有答應一聲。便要動身前去。就如那個密箱。若果係我丈夫給我收藏了。那便萬萬用不著夫人擔憂的。夫人到此。見蘋花這般切實。不覺爲



之感動。暗想。女子愛情之可畏。真是天下無敵。因又說道。既然如此。我也安心了。請告辭罷。但得守雄愈了。煩你替我致意。說我在巴黎相待。夫人說了這幾句。貼起身來。就走。那時隔壁的房子裏。正透出一句呻吟之聲。想來是那病人發出來的無疑了。蘋花就連客也不敢送。急忙轉身到那邊房裡。讓夫人自己獨自下樓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甜言蜜語奸吏招降 負義忘恩奴才叛主

卻說那良等到天亮。急忙跑到客房裏去。滿意那鐵床上斷送了奧利夫人一命了。誰知仔細一認。只見那侍婢阿蓮。慘然死去。還豎著那對不暝的怨眼。却不見了奧利夫人的踪跡。不禁大驚失望。跟查起來。知道這件事。係由埃斯疏失。因大大戒責了埃斯一番。忙把前後事情。申詳到羅波那裏去。又怕洩漏風聲。世上知道了他要謀害皇族。那更不得了。因此十分秘密。照著收拾尋常死人的法子。忙請了醫生來。檢驗了阿蓮的屍首。那醫生自然是奉令承教。沒有說話。胡亂填了尸格。証明他是害了中風的急症死了去的。立刻備辦了一口棺材。就在近旁的寺門埋葬了。只有失了奧利夫人的

下落。恐怕惹起風波，因就造出一番話來，只說夫人因有緊要事情，乘夜去了。日內定必歸來。這話入情近理，在別人自然信以為真。只有夫人的從者達和，心中十分焦急。初意夫人真的不久便要轉來，誰知等了一日，又等了一日，仍是消息沈沈，毫無影響。只見這裏的底下人三三兩兩的背人私語，有說前頭那間什麼客棧，聽見忽然來了一位貴客，極為闊綽，那面孔又彷彿與奧利夫人相像。達和聽見心中，只怪天下真個人有相似，依然未曾經意。到了第三日，獨坐一間房裏，無聊無賴，正在思前想後，忽聽見脚步聲響，連忙抬頭一看，見是那良笑哈哈的走了入來。說道：達和君，又是這麼咨嗟嘆息，做什麼，不像個男人大丈夫了。說著就在達和前面坐下。達和道：老爺雖然勸我別操心，只是以後的事情，不知如何是好。連我也沒了主意。那良道：那裏話，你的事情，何用憂心呢？你跟隨著這樣不定性的夫人，也應該預先料得有這個日子了。夫人的行李，由我派人送到巴黎，夫人的府上去，一點都不要你擔心。達和道：行李倒不要緊，縱然失落了，夫人也不嗔怪。只是夫人一旦把我撇下，叫我怎麼樣好呢？那良聽說，冷笑一聲道：一個人的見識，何必這樣淺呢？你既鍾愛了阿蓮，當初豈就不會想到要

被夫人嫌棄麼。達和變色道：說什麼。那良道：你別要瞞我了。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夫人這回有幾分係因吃醋去的，你不知道還想著奉承著他，靠他提拔，這也可算得你不知自量了。你試看，從此以後，夫人斷斷不肯青眼待你了。我且對你說一句心腹的話罷。我看你這樣人才，正合擇主而事。何必靠定夫人一個呢。倘若在政府裏頭找著個最有權力的大政治家，巴結巴結，那還怕沒有出頭的日子麼。達和聽了這番甜言蜜語，心中早已有些活動。那雙鎖著的愁眉，不覺漸漸開了。忽又蹙額說道：倘能有法子去巴結那些大政治家，自然不愁什麼。無奈我這樣又無名望，又無本領的人，縱想巴結也怕巴結不上。那良聽說，暗裡恥笑道：這奴才真是薄情了。我估量他操心著夫人事，誰知卻正不是他。只知計較自己的前程，恐怕誤了他的衣食飯碗。我當初就料他不過是這一路人。如今果然不出所料。我的眼力，真是不差了我。想這件差使，仍是叫他幹去的好。像似埃斯那種人，只會受女人的欺騙。若叫他欺騙女人，必定做不來的。這奴才卻生成了一副欺騙女人的才具。你看他出落的這般縹緲，就令男子看見了，還要動心。何況女子，而且他又生著一把油嘴，落花流水的偏會買那女子的歡。

心算來他真是個有用的人才。若再把我的妙計傳授與他，那麼還怕蘋花不被他弄倒不成。計較了一會，纔開口說道：「你若有意，我替你想個法子，薦你到那些大政治家那裏去，好不好？」達和想了一想，答道：「大政治家，是說那一位？」那良見他越發活動了，因又說道：「大政治家，一時那有兩個呢？」自大宰相李世鑒死後，便是馬澤林、自馬澤林死後，便是我的主人，現任警視總監兼陸軍大臣的羅波。我替羅相爺設想，定是喜歡用你的，但不知你把羅相爺和奧利夫人比較起來，却要從那一個？」達和聽了這話，心中暗暗歡喜，不覺把方才面上的愁容都趕了去，越更顯出他的美貌來，便說道：「老爺是說頑話麼？」別要把我取笑罷。」那良道：「誰替你說頑話來？」達和道：「羅相爺那有用到我這等人的道理？」那良道：「雖或不是羅相爺親自用你，但是他曾經把全權付了我，叫我替他覓個妥當的人，由他出名，却算係我用的。這不是是一是二嗎？」況且就是我那良所用的人，將來在這世上，也未必沒有多少體面。」達和聽了這番說話，不覺一副熱心，冷了好些，因問道：「原來是這樣麼？但不知用我之後，却要叫我當什麼差使去？若非預先曉得……那良道：「那件差使，是合你狠相宜的。」達和道：「然則那酬勞呢？」那良道：「酬勞的

厚薄。係全憑我這雙眼睛作主。達和道。這麼說。到底就是老爺用的了。說着。更顯出不高興的樣子。那良見了這個光景。並不著急。暗道。看你就合起掌來。苦苦的求我了。因就從衣袋裡取出一張紙頭來。說道。達和君。是我用你的。還是羅相爺用你的。你試瞧這件東西。羅相爺並不是用了人。却要刻刻薄薄。不肯把好處給人的。達和連忙接過那張紙頭一看。見是一張執照。上面寫着□□□為國家盡力。朝廷嘉其忠義。特授以法國陸軍大尉之職。下署陸軍大臣羅波的親押。但未填上年月。與及收執者的姓名。達和看畢。噢了一驚。兩眼呆著。不發一言。那良道。達和君。怎麼樣。羅相爺是個大政治家。不是因為要我替他覓一個妥當的人。便把這張空白執照交給了我。你想陸軍大尉那個官職。常有許多終身荷鎗携劍。出生入死。尙弄不到手的。如今却把這官職輕易的由我任意授人。這可見得他的大量了。因此無論何人。若果合了我的眼。肯為我用。我就把這張執照填上他的名字。交付與他。那時那人就立刻升了陸軍大尉了。達和君。你意下如何。可有意要做陸軍大尉。沒有莫要錯過了機會了。達和變色答道。萬望提拔。萬望提拔。凡是我幹得來的事情。無論什麼。從此情願把這幾十斤賤肉奉

送與羅相爺了。說著就似真個受了大尉的封典一般，不覺笑容滿面。那良笑了一笑說道：你尙不知道要當的什麼差使，且慢慢活，你試想若是容易的事，羅相爺縱然大量，也怎肯輕易把那大尉的頭銜賞給他呢？達和道：無論什麼差使我總是不敢推辭的。那良道：你拿的主意這麼定，那就好了。我亦放了心，告訴了你罷。因爲近來有一種怨恨國王及羅相爺的不法之徒，潛伏各國，暗中計議要把法國顛覆了。達和道：是那良又道：現在趁他羽翼未成，早把他們的奸謀破了，做個防患未然的工夫。這就是你的差使。達和聽說呀，一聲那良道：別要驚怕，我說要破他們的奸謀，聽來像似十分利害。但是你去幹這個差使，倒是十分合式。爲什麼呢？原來他們黨裏的題名錄，與及一切大逆不道，謀爲不軌的往來文件，都係放在一個箱子裏，收藏在一個秘密地方。達和說聲是嗎？那良接續說道：那個收藏的地方，只有他們黨裏的先鋒和他的妻子兩人知道。他的妻子正是一個二十歲前後的美人，你若設法親近了那位美人，把他迷騙住了，好從他打聽出那個秘密地方來。達和聽了這話，不覺又沈吟起來。說道：我和那位美人無緣無故的，有什麼方法能殷親近他呢？那良道：這個容易。我寄一封信

給他丈夫。十分推薦你就是了。達和道。他的丈夫。就是賊黨的先鋒麼。那良道。不差。那封薦書。雖係由我僞造。却與暗助賊黨的那個荷蘭國王寫的一樣筆法。無論何人。都不會分辨出來。你却充作荷蘭國王的心腹。盡力巴結那賊黨的先鋒。等他信用了你。你就可打聽他們某月某日。從那條間道潛返巴黎。現在他們所取的問題。大抵雖已測知。政府亦經設了伏兵。嚴密防守。但那賊黨也十分狡猾。不能不預防他臨時變計。你一面又須騙了他的妻子那位美人。悄悄地把那箱子偷了出來。達和聽說。料得這種事情。雖不容易做到。只因事關一世的前程。沈吟了一會。便答應道。這個使得。我便依着做去。那良道。甚好甚好。但有一件。你若果把那箱子偷了來。你從前所服侍的主人奧利夫人。原來也是他們黨裏一個握要人物。第一就要把他治以斬罪。這件事。你須預先答應了才好。這一條難題。那良故意等到這會。才說出來。這正是他的權術。達和雖然是個見利忘義的東西。聽了這句話。也不免喫了一驚。沈吟了半天。說道。既是如此。合該先前告訴了我。那還好。那良道。這件事照例。可以不告訴你的。因怕將來你知道了。反爲亂了你的心。所以纔告訴了你。就你而論。你會受過的栽培。原算是你的。

恩人。但係他既屬謀反之賊，公爾忘私。大義滅親。豈不是忠君愛國的大道理麼。達和原是個粗俗的人。什麼忠義不忠義。他是不懂的。只因一向受了夫人的抬舉。未免觸起舊情。有些不忍。再一想。又恐怕夫人再有出頭的日子。自己還要靠他提拔。心裏頭只管七上八下。那良早已窺見他的心事。冷笑說道。你還思念著夫人麼。你也太多情了。你不聽見夫人在這街尾的客棧躲著麼。原來那間客棧。就是他的情人住的。他因為聽見他的情人受了傷。所以把你撇下了。却去服侍他。你至今不曉得。還在這裏思念他麼。達和雖是箇薄情的人。聽了這種話。不覺也動了氣。面上帶著幾分怒容。說道。他的情人是什麼人。那良道。正是我剛才說的那賊黨的先鋒。他的年紀和你差不多。也是箇美男子。名字叫做晏守雄。達和雖未曾見過守雄。只因他常時有信與夫人來往。又見夫人把他的信看的非常秘密。如今聽了那良的話。心中更不思議。那良早已看破。便又激他道。守雄有本事。奪了你的恩人。你却無心肝。不會弄他的妻子。到手出了這一口氣麼。那良這句話。已比剛纔說的什麼忠君什麼愛國。更爲得力。又更把利害動他。說道。你若果偷得他的妻子。把這件差使幹了。一則可以報仇洩恨。二則可以



受了陸軍大尉的封典，又每年更有三十萬釐布的賞金。豈不是一舉兩得？你若說半個不字，你今日既從我聽見了國家的密機大事，羅相爺是斷斷不肯放過你的。當要把你收下牢裡，叫你終身不能再見天日。現在只有這兩條路，任你自己打個主意來。達和原是箇不中用的東西，那裡受得起那良一激一勸，因就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從。此就做了那良的走狗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柯比里設計賺佳人 晏守雄出郊迎密使

却說晏守雄自從受傷以後，一連四五日昏昏沈沈，不省人事。日日到來診治的醫生，仍然不敢斷定他的生死。幸虧蘋花細心服侍，到了第七日以後，漸有起色。及至調養了三個禮拜，問准了醫生，搬到一間上等客棧去。那時平日相識的朋友，纔漸漸也來看他。就是奧利夫人，也曾到過幾次。後來夫人在這裡住的厭了，便自改了尋常人的裝扮，由蘋花派了頑平，一路保護，送到巴黎去了。且說蘋花原是一個多情女子，心只願戀著守雄，並不像奧利夫人有什麼政治上的心事。這會見守雄受傷，不消說自己是慘目傷心，却估量守雄從此或可回心轉意，不再幹那謀爲不軌極其危險的營生。

因此他日日只盼望著守雄的身子復了元。便雙雙攜手回到家鄉去同過安閑的日子。再說守雄臥病的時節也不時想念我的妻子。千恩萬愛一刻不忍相離。因此三四年來扮了男裝跟我出來受盡了世路艱難風塵辛苦。他向來雖沒有抱怨半聲。只我諒他心中定有十分難過。料他枕頭兒上的淚痕正不知漬了多少。古人說你憐我愛。正道著他兩夫婦當日的無限恩情。只因這個却把客途上無聊的日月容易送了。一日忽見店主人拿著一個名片。一封信來。回有客要見。守雄看那名片上寫著柯比里三個字。旁邊又注著荷蘭國陸軍大尉一行小字。一時想不出是什麼人。連忙再打開那封書。從頭至尾念了一遍。隨即吩咐請請店主人去不多時。果然領了一個客人進來。只見他相貌堂堂。英氣勃勃。守雄暗中贊羨。一面迎著。相見寒暄畢。便和他談起兵事來。又是議論風生。滔滔汨汨。守雄更加敬重。當日傾談至晚。便勸柯比里也搬到客棧裡來。從此日夕會見。好不親熱。守雄留心察看。見他有才有識。又嘗把幾件事給他辦去。更覺得周密異常。十分可靠。再因他係荷蘭國王薦來的人。更無可疑的道理。因此便拿他當了心腹。有時並把黨中的密事。也不免對他洩漏一二。蘋花見他丈夫

如此自己更不敢疏忽。因此也越發和他親熱起來。又因柯比里曾經遊歷各國。無論什麼地方。說起來總是手指口畫。流水落花。又自言久居法國。所有巴黎近事。無不熟悉。每談到路易及羅波如何驕橫。如何暴戾。更令守雄咬牙切齒。恨恨不已。又如講到說書唱戲彈琴跳舞等等。也能殼替蘋花解悶消愁。這也可見柯比里手段高強。無論遇著男男女女都像有一種魔力。能殼把他迷住。却說守雄自得了他。心中十分快活。不覺傷口漸漸平復。到了六個禮拜之後。醫生說他可以照常騎馬。一日清早起來。天朗氣清。風光明媚。守雄飯後。連忙攜著蘋花。同行散步。把那普魯士府的名勝都走了一遍。後來到了郊外。見有一座小山。茂林深處。鳥語可人。又有清泉。左灤右抱。一入其中。便把浮世的俗事。都拋忘了。夫婦兩人。正在那裡徘徊賞玩。蘋花見守雄樂而忘返。以爲他厭了政界上的塵囂。要享那世外的安閒清福。心中自覺歡喜。一面尋花摘草。聽蟲撲蝶。一面對著守雄說道。天地間既有這樣極樂的世界。何苦舍了他不去享受。却偏怨天尤人。今日說報仇。明天說開仗的。只管担心去幹那危險的事。這不是自尋煩惱麼。罷了罷了。我們不如早把他箱子燒了。樂得無牽無掛。豈不好嗎。守雄聽了這

話不覺喫了一驚。面色也變了。許久纔說有苦有樂。這是人生時由天注定。沒可奈何的。你出來日久。想是已經厭倦了。那頑平不久歸來。我就令他送你先回故鄉去罷。至於那個箱子。與其落了他人之手。真的不如燒了。倒覺乾淨。蘋花聽說。兩眼一紅。幾乎滴下淚來。說道。今日我若要獨自回去。當初又何苦同你出來。原來我估量你已把那件事忘却了……守雄道。蘋花。你爲什麼這般不能忍耐呢。一個人既經有了仇怨。除非報復清楚。豈有半途忘却的道理。總是我的運氣不好。辜負了你。累你也要受這些辛苦。蘋花忙道。怎麼又說出這種話來呢。辛苦不辛苦。我當初已經拿定了主意。你若說一聲沒曾忘記那件事。我就半句話也不敢說。無論什麼地方。都要跟著你走……這樣說來。今日散步。也是爲著什麼不成……守雄道。是正是。因有一個密使。係從巴黎來的。所以特來這裡候他相會。蘋花見守雄說了這句話。便忙收了眼淚。不敢挫他丈夫的雄心。但看他面色。已不像剛纔的歡樂了。守雄問道。蘋花。你又要傷心麼。蘋花答了一聲。不是。正欲掉頭過去。守雄連忙捧著他的前額。著實接了幾下吻。說道。我想不日就沒有空閒日子。再和你從容談笑了。話猶未了。只聽見那茂林裏格格有聲。忽

又聽見有人說了。爲甚麼來遲了。這一句話跟著便從裏面跳出一個人來。守雄夫婦不免喫了一驚。定睛看時。原來正是那柯比里。守雄不勝之喜。連忙上前迎著。說道。因怕被人見疑。故意繞了許多地方。所以來的遲了。他們呢。柯比里並未回答。先向蘋花說道。從這種地方跳了出來。驚動了夫人。實在對不住了。說著。正要恭恭爲禮。守雄著急道。他們怎麼樣了。柯比里方纔轉過身來。答應道。他們知道巴黎的密使一到。便要動身。現已預備一切。在那前村巴巴的盼望消息。這是斷然不會誤事的。你的馬夫阿伊也經配好了鞍鐙。在那裏等著。我在那約定的地方等了好一會。見你左不來。右不來。因此信步走到這裏。如今我們去罷。又轉身向蘋花說了一聲請。便先行領路。行不多時。到了林中一塊空地。縱橫約有數丈。短草芊芊。如敷花毯。這就是他們預先約定的會場了。蘋花這時心緒麻亂。勉強伴著丈夫。坐在一棵樹下。柯比里却對著蘋花側身而坐。坐了一會。柯比里像個等不耐煩的樣子。兩眼不轉睛的望著那邊路上。口裏却低聲吟唱那秘密會黨裏最當行出色的軍歌。清音微妙。婉轉動人。蘋花聽了入神。抬起頭對著柯比里一看。只見他朱顏素手。皓齒絳脣。身上穿著軍人的制服。不同平

日的紳士打扮更顯出英氣勃勃。咄咄逼人。頭上戴著一頂輕裝帽子。背後露出一握黃金相似的濃髮。風度翩翩。儼若天人。倘使蘋花不是當著操心慮患的時候。恐怕一見消魂。不覺也要痴了。奈何這會正自心灰意懶。那裏還有這麼閒情。不覺又自低了頭。思前想後。忽聽見守雄拍臂大叫道。來了來了。說著便立了起來。蘋花忙向那邊一看。遠遠的望見那來的人。正是向來認得。原係守雄部下的一個波蘭人。叫做霍符的。只見他旅行裝束。從那邊飛也似的跑來。不一會到了衆人面前。照著軍中的禮節。行了禮。守雄含笑問道。霍符。一路來。辛苦了。今日原係你約定回來的日子。所以各人都在此相等。巴黎的事情。怎麼樣了。霍符應了一句。是。却是半吞半吐。欲說又止。只把兩眼釘在柯比里的身上。呆立不語。守雄早已會意。便道。霍符。你還沒認得柯比里大尉麼。他是向來替我黨出力的一個武官。這回的事。他也親與其列。你從此不必迴避。但凡告訴我的事情。也儘可告訴他知道。霍符見守雄這麼說。只得勉強答道。既是這麼。我就說罷。現在立刻起程。便是絕好的機會了。說了一句。再望了柯比里一眼。又停住了。柯比里也早已會了他意。便道。守雄君的本事。真是了不得。我看你的部下做事這

般。周。密。這。就。可。見。你。平。日。的。軍。令。嚴。明。了。他。本。是。初。次。見。我。無。怪。他。未。免。疑。心。我。想。守。雄。君。要。幹。大。事。倘。沒。有。這。種。人。那。裏。能。毅。當。那。密。使。的。差。使。呢。罷。了。罷。了。我。且。暫。時。離。開。讓。他。說。話。罷。守。雄。君。你。別。要。誤。會。了。意。却。疑。我。是。因。生。氣。去。的。說。著。立。起。身。來。守。雄。留。他。他。也。不。管。正。要。向。那。邊。走。去。却。還。伸。出。一。隻。右。手。來。握。著。霍。符。的。右。手。說。道。相。見。恨。晚。後。會。有。期。我。今。暫。別。請。一。握。手。當。個。贊。見。罷。霍。符。君。霍。符。見。柯。比。里。舉。止。大。方。早。經。被。他。的。魔力。攝。了。去。連。忙。看。了。守。雄。一。眼。守。雄。見。他。果。真。要。走。暗。想。我。既。引。他。作。親。信。的。人。這。回。怎。可。疏。隔。了。他。便。連。聲。叫。道。大。尉。大。尉。且。住。且。住。一。面。使。個。眼。色。與。蘋。花。蘋。花。會。意。便。立。起。身。來。走。到。大。尉。背。後。把。一。隻。纖。纖。玉。手。輕。輕。搭。在。他。的。臂。上。殷。勤。挽。留。大。尉。只。得。允。了。便。同。蘋。花。拉。著。手。走。回。原。位。於。是。霍。符。再。不。疑。忌。便。洋。洋。大。篇。的。說。道。現。在。打。探。得。路。易。業。已。定。意。要。從。威。霄。宮。城。移。住。日。耳。曼。離。宮。查。他。必。經。之。路。係。從。馬。爾。列。村。那。間。旅。店。門。前。走。過。因。此。我。們。早。經。預。備。一。切。斷。無。誤。事。這。裏。同。志。只。須。預。先。到。了。那。馬。爾。列。村。分。途。埋。伏。那。就。怕。路。易。有。翼。也。飛。不。去。要。擒。要。殺。總。在。我。們。手。裏。況。且。打。聽。得。到。時。擁。護。他。出。門。的。御。林。親。軍。極。少。極。少。又。有。我。黨。裏。的。勇。士。就。是。倍。真。

姑娘的丈夫。也在裏頭作內應。這不是個極好的機會麼。守雄聽說。十分歡喜道。懂得了。但不知有了日期沒有。霍符道。四月一日。守雄屈指一計說道。今日是三月廿四。從今日動身。尚有八天工夫。儘可從容行走。柯比里從旁揮口道。是啊。只有三天工夫。便可行到馬爾列村了。霍符又道。因為羅波在處處都有了警備。我們自然不能依著大路而走。總要走那問道中的間路。故此不可不預算要走六天的路程。守雄道。你來時定必已把那問道踏勘好了。霍符道。正因踏勘路徑。所以就闊了好些日子。守雄道。你踏勘得那條路。是最妥當的呢。霍符道。是我已經擇定了一條路了。從這條路去。第一要留神的。就是那奧尼爾河。因為那河的對岸。有一座開斯諾鎮台。防守異常嚴密。我們須從賽堡村過去。到了一間有水車的人家。那水車的主人。我已經替他約好了來的。叫他等著鎮台的兵。經過了去。就在門前點起一把火來。我們望著他的火光前去。便不會有誤事的了。守雄道。後來呢。霍符道。那晚就在那有水車的人家歇宿。到了第二日。或在日間。或在晚上。看了機會暗暗的渡過了河。那就算過了第一個關頭了。第二的握要所在。就是那條梳明川。那川的對岸。有一個比龍塞。不但防守嚴密。又是他



營裏的人。並沒有一個和我們通聲氣的。因此不能不躲在那川的上流水勢最深的地方。偷渡過去。那個地方。土人都叫他做冤淵。比龍塞的官兵以爲那處是斷斷不能渡得過的。所以並不派人在那裏看守。話猶未了。忽聽見雜木叢中。彷彿像有人聲。各人。不免喫了一驚。仔細聽了一會。那聲音却是聽不慣的。像似正在唱着什麼山歌。守雄道。什麼。柯比里也道。是什麼呢。霍符忽然大笑道。無端的被他嚇了一跳。那個原是童子唱的刈草歌。係用荷蘭話唱的。因此各位就不懂得。霍符正在解說。只見有一個年紀約有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肩上挑著一把長草。從那林裏現身出來。向那邊去了。柯比里首先放了心說道。羅波無論怎麼利害。未必能設用著這種女孩子。來作包探。守雄道。這話雖是。但係羅波所用的包探。改了種種裝扮。到處窺伺我們。我們必須格外留意。無論什麼時候。倘遇著異樣的人。看他舉動。有可疑的。便當防備他。纔好。柯比里接著道。單是防備他那裏中用。須得把他結果了。纔能殺洩我們心頭之恨哩。蘋花聽了他兩人的話。不覺隨口說道。雖然。剛纔那個挑草的女孩子。未必就係個包探呢。守雄道。這個自然。因又向著霍符說道。剛纔說的。都曉得了。你在巴黎的時候。也曾遇

著頑平沒有。霍符道：頑平到了巴黎去麼？守雄道：他因為送一位貴夫人回去，已經有一個多月了。至今毫無消息。我們正在操心著哩。霍符想了一想說道：是了是了。他或者也到各處踏勘路徑去了。守雄道：無論怎麼。到了今日，還不見他歸來，自是放心不下。但又不能因為等他，耽擱了日子。或者他就在巴黎等著我們，也未可料。到了四月一日，想他是要到那馬爾列村來的。說畢，立了起來。蘋花也跟著立了起來。各人心中，只因生平大事，便在這八日之內，不免有些張皇。柯比里却向那繫馬的大樹那邊去了。霍符道：他們等的不耐煩了。我去看看他們來。說著也自去了。只賸下守雄夫婦兩人。同在這裏踱來踱去。蘋花一時心如麻亂，不覺紅了兩眼，叫了一聲夫君。守雄胡亂答了一句。蘋花道：那麼幾時要動身呢？守雄道：就在今日了。蘋花道：你料想這件大事，那麼就可以成功麼？守雄道：你又要說痴話來了。蘋花道：不是我說痴話，但係頑平尚未歸來。我總覺得甚為掛念。守雄道：你既然這麼操心，還是照剛纔說的，叫人送你先回家去等著的好。總之要幹這樣危險的大事，還帶著妻子出來，這是我錯在當初的。若使人說我一句為你減了銳氣，那不是壞了我半世的英名嗎？蘋花聽說兩眼早已

滴下淚來。守雄又道：你先回去。等我功成之後，再和你相見，豈不各得其便？那箱子又更爲安穩。但恨頑平未回。沒箇安當的人送你回去……呀，有了有了。我叫阿伊送你回去罷。你的汗衫裏頭，藏著一夥夜光珠，原係無價之寶。你有了這件東西，就可終身不愁衣食了。況且存在銀行總辦那裏的銀子，也可以隨時支用的。蘋花急忙收淚說道：我再不說什麼了。你試想我怎能和你分手，獨自回去呢？無論出生入死，我都要跟著你去了。守雄道：既是如此，你須依著我從前吩咐的話，莫來管我的事。兩人說話之間，那馬夫阿伊早從前邊牽了他兩人所騎的馬來。於是兩人上了馬，並轡而行。這時柯比里躲在樹影裡，看得親切，見他兩人去了，連忙趕向那邊，把那挑草的女孩子叫住了，拆了一頁小簿子的紙片，寫了梳明川之魔淵，這幾個字，遞與他說道：你把這條子送到那良府上去。吩咐完了，也就遠遠的跟著守雄回去。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撫遺物奧利發痴情 走長途埃斯齋警報

却說奧利夫人，靠著頑平護送，一路無事，早已到了巴黎，仍舊住在自己的私第。只見

門庭如故景物全非。想起往日路易鍾情國人致禮。那趨炎附勢的日日奔走伺候。絡繹不絕。真箇車如流水馬如龍。只今時異勢殊。却是門可張羅。大有一桁珠簾。間不捲。終日誰來的景况。邸內的童僕奴婢也。因沒事弄得一間高堂大廈。鴉雀無聞。像個居喪模樣。夫人悶坐無聊。不勝今昔之感。又沒有一個莫逆深交。常來談笑。迫得住在三樓上一間小小繡房。心緒如麻。貪眠懶食。有時開窗展望。見那浮雲來去無踪。便不免悲傷身世。屈指自從與路易失歡以來。日月悠悠。胸中蓄着無限的愁痕怨意。幸因見了達和以後。慰情聊勝。漸次相忘。有時竟起厭世之心。直想棄了人間的繁華富貴。携著達和到那山深林密。找個安身立命的去處。這種妄想也曾起了幾次。奈何今日連那達和又竟棄我如遺。每一念及可恨這賤人忘恩負義。竟像和那路易同一鼻孔出氣。思想起來叫我怎生不恨夫人。自從歸後每日只是這般埋怨達和。迨後過了一個禮拜。因無聊賴。觸起舊情。又不免愛根復活。暗想達和這時偷在我旁。那有這般岑寂。我當日匆匆避禍。竟把他一人撇去。那家不能兼顧。這原是我的失算。我的不是。後來他或連日跟尋我的下落。到底尋不出來。因此絕了望。不保他不自尋短見。又或他在

那家等我隨後派人迎接回來。後見消息毫無估量。我已棄他不顧。因此動了氣。不保他不是悻悻然投到什麼地方去了。忽又自言自語道：那裏那裏若果如此。他是有手脚的。怎麼不會到這裏來找我。今不見他回來。當係被羅波的爪牙捉了去。向他查究我身上的事情。他却念著我的恩義。不肯洩漏。因此或已下牢監禁……是了是了。他若非下了牢。爲什麼至今還沒有隻字給我。夫人左思右想。到後再不怨他無情。却密密的派人到普魯士府去。著實打探消息。曉得他自從出了那府之後。就似石沈大海。無影無踪。夫人自以爲自己估量的不差。因此更加憐惜。那憂慕之心。比從前更加百倍。無日無夜的。只管胡思亂想。幾乎不曾害起病來。後來想到無法。便把達和往常服用的東西。儘數搬到自已房裏來。不住的摩娑撫弄。做箇慰情之具。一日。自從清早起來。便又想著達和。直至黃昏時候。仍自無聊無賴的行。又不安。坐又不穩。忽聽見房門輕輕開了。有一女子步了入來。身上穿著一件深黑的外套。笑容可掬的走到夫人身邊說道：夫人又想什麼了。夫人回頭一看。便答道：倍真。近來除了你。什麼人都不來理我了。你來的正好。我正是有許多事情。要和你商量呢。因指著橫邊的椅子讓坐。倍真

忙將外套脫下。只見他裏面穿的都是綢子。打扮得十分當行。却說這倍真。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相貌生得也不俗。原來係同在那鐵床上被殺的阿蓮。俱係意大利國人。自幼服侍夫人。至二十歲的時候。與路易的御者安東訂爲夫婦。就向夫人告假成婚。當時風化未開。人人都犯着迷信神權的毛病。就是上流之人。無論什麼事業家。政治家。都信鬼神可以附託人身。因此巫祝之術。大行于世。倍真生來慧敏。善於察言觀色。談言微中。人見他料事如神。居然以大巫相待。那些貴家命婦。凡有什麼疑難的事。都要請他前去推占。他因此却知了好些事情。但凡上流社會的密事。他人沒能知道的。他也可以勾探出來。那些貴人。怕他宣洩了自己的隱情。竟至無顏見人。自然都來奉承。好不有勢。後來不知自從何時。爲著何事。得罪了羅波。累了他的丈夫。幾乎也要革職。於是夫婦兩人氣忿不過。同時入了秘密會黨。暗中爲之盡力。兩三年來。專好結交豪傑。一時有名的學者大半認識。更和那個創始毒藥學的意大利人埃忌治里十分投契。因此世上都傳他深好研究毒藥的真理。又因他的家裏所有階前種的樹木。俱係從意大利及別國運來。巴黎的人。少見多怪。便都疑他種的盡是毒樹了。因此羅波

雖然利害。還不敢十分奈何他。閑言少叙。如今且說倍真坐在夫人旁邊。見那達和遺下的東西。散了滿地。便道。夫人爲什麼變了心了。夫人不懂他話裏有因。答道。你怎麼說我變了心。倍真道。夫人現在思念達和。不比往日思念路易。更爲利害了麼。夫人從容答道。這是不用說的。路易那無情鬼。其種種可惡。令人心灰意冷。那裏像達和這可憐人兒呢。倍真道。這個或是。但係達和。如今再不能殺入夫人的手裏了。夫人聽說。不覺變色道。你說什麼。達和爲什麼不能歸我。莫非他已經收入大牢裏去了麼。倍真道。那却不然。他現在已變作了我們的仇敵了。將來或者也要收入大牢裏去。夫人道。你怎麼知道呢。却爲什麼。倍真道。我沒爲什麼。只料得他定然如此。我料的事。從來是沒有錯的。夫人還記前次起程的時候。我不曾料得甚爲危險。勸你莫要去麼。夫人呆著不語。倍真又道。我說的話。可知沒有不應的了。我料達和現在已爲敵人所用。正是身入險地。恰似從那劍鋒上走過。偶然走錯了一步。便要把性命斷送的。夫人一聽這話。再不思議。便著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救他沒有。我現在爲他性命也不顧財產。也不要了。總望你替我設法纔好。倍真道。這麼說。夫人爲著達和。就連那路易的事都忘了。

不成。夫人聽了這話，似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不覺愕然，答不出話來。半天纔說道：路易的事，我正每飯不忘。若非恨之刺骨，希圖報復，我怎肯這般拋頭露面，冒險長行呢。我自失意以來，那些勢利的人，都把我放在腦後，就是朝廷有了什麼禮節，也不再來請我。想來可不令人氣煞。我因此纔結識了雷祖勒，專等著晏守雄這些豪傑，設法推倒了現在的政府，纔洩得我奧利這口惡氣。但是歲月悠悠，人生易老，若沒有了達和在旁，安慰著我，叫我怎能捱這度日如年的苦况呢。現在到了這步田地，只覺得一切繁華富貴，都是有名無實。直似流落荒島的一般。啼也人不知，笑也人不見。倍真倍真。你試設身處地，能不淒涼。如今我的心事，除了你更沒有他人。可訴你何不體諒體諒。快把達和救了還我呢。以你這般足智多謀，未必就是束手無策的。倍真見夫人如醉如痴，說的十分可憐，因也不忍拂他的意思，說道：夫人，普魯士府那裏，不久當有消息傳來。那就知道達和的事情了。現在怎能設想出什麼法子來。只有安心等著罷了。夫人道：等了又等，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到今日，已是等的不耐煩了。倍真道：夫人雖然著急，但是什麼消息都沒有。叫我怎麼好想法子呢。忽又低聲說道：夫人，這回



的事情。恐怕未必能做得妥當了。我想起晏守雄在酒館受傷。這件事是狠有關係的。因為現在正吃緊的時候。忽然遭此不測。我們黨裏頭不保無因此灰心。反與敵人通氣的。這麼說來。縱然守雄的熱心。或比從前加甚。但是只有先鋒。更無後勁。豈不白送了守雄們一班的性命麼。我現在正爲這個。十分掛念著呢。倍真。雖是個女子。看他侃侃而談。說到大局的利害。瞭如指掌。正似一個運籌帷幄的參謀一般。夫人道。這個雖然可慮。只是說了出來。豈不滅了自己的威風麼。倍真道。我見守雄受傷以後。我們同志。就無聲無臭的。似已認了這件大事。已經是一敗塗地的一般。這是一件。再者我的丈夫。原係在路易左右充做親軍的。現在也革了職了。夫人不待說完。失驚道。你丈夫安東。已經開了缺麼。倍真道。正是哩。這個。我想是我們黨裏頭。有人反了。作了朝廷的內應。把安東也告發了出來了。不然。無端的怎會就革了職呢。所以我思前想後。或是政府賣通了我們黨裏頭有力的人。替他秘密通信。或是達和降了那良。夫人聽著。不覺從椅子上跳起身來。一面在房內踱來踱去。一面說道。未必有這種事。未必有這種事。我想你的推測。竟是錯了。我想達和。斷斷沒有作了我的敵人。反去幫助政府的。

倍真道。正爲如此。我纔說他是身入險地哩。夫人道。若果如此。我更要救他回來。把他放在我的身邊。使他再不會做敵人的內應去。夫人說了這句。可知他已信倍真說的話是真的。這也可見得他平時怎麼深信倍真了。倍真道。就夫人自己。雖是無論如何。總捨不得達和。話猶未了。只見房門開處。有一婢子拈著蠟燭。走了入來。向著夫人說道。外頭有一個武夫打扮的人來了。說要會見夫人。夫人道。我那裏有工夫見客。你回絕了他去罷。婢子道。我料夫人不見他。已把他謝絕了。他却不依。他說是從普魯士府晝夜兼行。特地趕來的。看他所騎的馬。汗珠如雨。也正可憐得狠哩。夫人聽說是從普魯士府來的。想著或是同黨派來的人。正在皺眉一想。倍真道。夫人見了他。便自明白了。達和的消息。他或者也知道。一句提醒了夫人。忙叫婢子領他進來。婢子出去後。夫人滿肚狐疑。向倍真問道。你猜是什麼人呢。倍真道。我也不懂得。夫人道。你剛纔不料著從普魯士府那裏。有什麼消息傳來麼。倍真道。這不過是計算時候。胡亂揣測的。那人就要進來了。且先把這些東西。收拾收拾罷。說著把達和的遺物。齊齊整整的收拾好了。再將窗門關上。然後點了一枝蠟燭。自向屋後去了。不一會便見那婢子領着一

人進來。向夫人回明白了，即自退去。那時蠟燭的火光，不大明亮。那人的面貌，看不清楚。只見他雄赳赳，走近夫人面前，却是一言不發。只管垂著首。夫人看來，似是向來不曾見過的。因問道：從普魯士來的，就是尊駕麼？請問有什麼見教？那人聲如破釜的答道：夫人忘記了，在下麼？夫人聽他聲音，像是認得的。但一時想不出來，因取桌子上的蠟燭，向他一照，不覺嚇了一跳，連退幾步，失聲叫道：你……你……那人道：真難得了。真難得了。可喜貴人至今尚不忘我。夫人氣著叱道：你在那家的二樓留難我，你那一副可憎的面目，忘也忘不了。你是那裏的賊黨？日前替他看守著我的臥室，現在又奉了他的命令，要來騙我不成。原來那人並非別人，就是當日把夫人誤認作阿蓮的。埃斯看他腰上纏着的腰刀，就是斬傷守雄，幾乎害了他性命的兇器。怪不得夫人這時一見是他，就不禁高聲怒罵起來。只見埃斯不慌不忙的說道：我若係那裏的黨，要來騙你。我當初就不應該把夫人放了走了。夫人道：你那時不過把我誤認作阿蓮，若知道我係奧利，你還肯饒過我嗎？你放了我，走是你的失算，我不領情的。埃斯道：我那裏敢說夫人要領我的情呢？夫人呀。我埃斯自從那時，不覺把這全付肝腸，都做了夫人的。

奴隸了。夫人那一片如脂如髓的絳脣，竟把這昂昂七尺大丈夫的一魂七魄都勾去了。夫人聽說，尙不解其意，喝道：「無論你怎麼說，現在那良已非我的朋友了。我已知道他係羅波的爪牙了。你係從他那裏來的人。我那有工夫聽你的話。夫人悻悻然的說了這幾句，却圓睜鳳眼，望著那門口，似是要趁他出去的意思。埃斯還不理會，又道：「自從一聞香澤，便心醉意荒，把自己的職事都不肯辦去。因此被那良起了疑心，連忙申詳上司，說我暗地裏做了敵人的奸細。於是羅波信了他的話，處處提防著我。竟把我往日斬傷晏守雄的功勞，也一筆抹煞，反說我不遵他的命令。記過一次。咳，我爲這一個有冤無處訴。如今除了跟著夫人，做牛做馬的效力奔走，再沒有第二條可走的路了。夫人縱然怨我恨我，若肯把我收了做個部下，我願把這一口腰刀，替夫人斬盡敵人的狗首，報答大恩。夫人夫人，可憐我這麼一條好漢，只因夫人親嘴一次，便連性命都不要了。夫人還不肯開恩見憐麼？說著，一手拖住夫人的裙帶，可憐一個目無一世的英雄。如今却做了愛情的奴隸，搖尾乞憐於一婦人之前。原來法國風俗，係崇拜婦人，婦人的勢力，駕乎武人之上。自古以來，不知害殺了幾許英雄豪傑，只因一時迷惑

著柔情媚態。或則葬身於牀第之間。博得一個昏昧的惡名。或則因此懷抱異志。謀爲不軌。這種人正自肩背相望。覆轍相尋。況且奧利夫人。雖非絕代佳人。却生有一種惱煞男子的魔力。國王路易。因曾被他秋波一盼。也幾乎鬧到傾國傾城的地步。這埃斯原是睥睨一世的壯夫。本來不以女色爲意。不料那日因誤認夫人真個替他親了嘴。因便算作生平不幸事。不免動了春心。迷了本性。從此恍恍惚惚。竟至變了本來面目。這原是凡人色性的常態。本無足怪。當下夫人見他如此。不覺大驚失叫道。這個人呀。你把奧利看做什麼人了。埃斯道。不是不是。我怎敢無禮。我算夫人是我的救命之主。我但望你錄用了我。我生平之願足矣。死也不悔了。夫人夫人。望你諒我是個痴人。從此用了我作個部下罷。如今只須夫人說一個允字。我埃斯便做了夫人的犬馬。做了夫人的奴隸了。我因爲聽見了一件大大的事情。係與夫人有關係的。因想著要來幫助。所以不遠數百里。星夜趕來。夫人還要疑心我埃斯麼。夫人這時。怒不可遏。正欲擺脫身子。將他處置。忽從屋角漏出聲音來。說道。埃斯男爵。從此便是我們同黨了。但是你要做個夫人的手下。也要拚命的幹。一兩件事給夫人看。一面說。一面現身出來。原來

就是剛纔躲在屋後避客的倍真。埃斯當時以爲屋內除了夫人，便無別人。如今見屋後走出一個人來，不免嚇了一驚，只見倍真走到夫人身邊，附著耳底說了好幾句話。夫人的性情，雖是倔強，有主意，不肯輕易聽人說話。但是他見倍真屢次說的主意，到後來都有效驗，無不中肯的。因此但凡倍真說的，無論什麼話，總是聽從。這時夫人忽然醒悟，便和了顏色。向埃斯問道：你方才說有大大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事呢？埃斯見夫人這麼一問，便似在山窮水盡的去處，忽然得了一條生路一般，其歡喜自不待言。便即答道：不是別事，因爲那良打聽出你們有一個機密箱子，把你們同志的題名錄，與及一切有用的文件，無不藏在裡頭。因此現在已派人設法偷那箱子去了。倍真從旁說道：要去偷那箱子的人，莫非就是叫做達和那個人嗎？倍真一言道破，埃斯吃了一驚，道：你怎麼便曉得了？夫人一聽兩人的話，忽然沈下臉來說道：那達和怎麼樣，莫非發了狂麼？埃斯道：不是不是。這個就可見得那良的利害了。那良靠著一把油嘴，竟然說服了達和，叫他做了羅波的走狗功臣去了。夫人道：怎麼說？怎麼說？埃斯道：我不從頭說起。夫人那裡曉得。原來當日夫人出了那宅之後，可怪的夫人的侍女阿蓮，就

中風的死了去了。究竟他是怎麼死的。夫人應該明白。我也約莫猜量得著。總是醫生硬說他是中風死的。那良怕我曉得其中的緣故。因此便疑心了我。這也不必說了。後來那良找著達和。竟把他說服了。夫人聽說。不恨達和靠不住。只道這件事。我真不懂。達和那個人。原不是朝秦暮楚。容易說得他改心轉性的。埃斯道。夫人那裡曉得其中原故。他原是被那良騙了。那良因為夫人係夜間逃去的。因就造出種種謠言。說夫人和晏守雄這般這般。因此逃去要服侍他的話。達和被他一激。果然信以為真。便認了夫人是個靠不住的人。夫人道。你那裡話。達和以為我靠不住麼。埃斯道。正是哩。那良看中了他的心事。所以花言巧語的激動他。勸他有意報仇。就該去尋那守雄的妻子。夫人驚道。是那個叫做蘋花的麼。埃斯道。我聽見的也像是這個名字。達和因為聽了那良的話。把守雄認作愛戀之敵。所以立意要污他妻子。出這口氣。因此改了名姓。假冒做個什麼柯比里大尉。用盡種種方法運動那蘋花去了。夫人聽畢。幾乎又氣又忿。不覺自言自語道。蘋花那般年少貌美。我的達和恐怕……就令蘋花見了達和……達和呀。蘋花呀。夫人一時妬心如火。憤氣填膺。幾乎忍不住的發起狂來。只見倍真執著

夫人的手說道：夫人說什麼。你還不知蘋花的心事麼。他雖是個幼女，却是守雄的妻子。那裡有見了素不相識的男子，就胡亂動了心的道理。我料那箱子既在蘋化那裏，無論用什麼法子，總是不能偷了他去的。況且偷蘋花的心，比偷那箱子更難萬倍呢。夫人別要多疑罷。倍真堂堂正正的說了一番。夫人也漸漸醒悟道：倍真，你別要怪我。我因為種種操心，自己也不免疑著自己發了狂了。說著，似有慚色，便仍舊坐下。那麻亂的方寸，因為聽了倍真一席話，忽又暗自盤算道：是了是了，這件事本不足慮。那蘋花原沒有動心的道理。況且達和又是愛我若命的，不過因一時氣憤，纔起了這個念頭。要洩了這一口氣，倘若趕緊把他救了回來，那達和的心，是斷然不會改變的。想了一會，再向埃斯問道：現在達和在什麼地方呢。我立刻就要救他去了。他果如倍真說的，正在立于險地麼。埃斯道：不錯，他現在正似刀在頸上的一般，倘或被守雄那些人一旦識破，他是羅那良的好細，那就立刻要斷送了一條性命了。夫人聽說，不覺心上一酸，叫起苦來。倍真連忙從旁開慰道：夫人，你別要操心這個。倘若他是可以識破的，那那裏就用不著他去了。他一向在朝，與守雄他們都無半面之識，加以他的本事，生成又



是極會騙人的。夫人道：說不定。說不定。倍真道：無論怎麼樣。我料他總不會被守雄們識破。但係他的差事。倘果好好的幹完了。那時羅波却饒他不過。爲什麼呢。但凡叫人做密事的人。待得事做好了。怕有洩漏。定是要把那人弄死滅口。這是一定的道理。俗語說的狡兔死。走狗烹。豈不可怕。羅波向來都是如此。夫人聽說。口呆目瞪。連嘆了幾口氣。埃斯却十分佩服。倍真有識。說道：姑娘說的。真是估量得著。我曾看見那良寄往羅波的一封密信。裏頭說的都是如何布置如何辦理的話。夫人道：他怎麼說呢。埃斯道：我纔偷看了一半。便聽見那良的腳步聲。因此不曾從頭至尾的看得清楚。但見他寫著達和和守雄。倘在魔淵擒獲。開堂公審。怕他們同黨知道。不免又生波瀾。因此我想將來捕了他們之後。要將這件事密之又密。務使他們同黨無從曉得他們在途中因如何失事。我因此又想出一個法子來。但得拿了他們到手。便把一個鐵做成的假面。替他戴上。叫他一世不能離脫。於是再找一個神不知鬼不知的地方。安置著他。那信中又把那假面是怎麼造的。都說明白了。夫人不待說完便道：可怕可怕。太過刻酷了。那個鐵假面。他預備要給達和戴麼。埃斯道：正是哩。可惜達和不知就裏。以爲自己

是他用的人。縱然一時同被擒獲。正可自行領功。那裏慮到更有這件意外的事。夫人聽說。呆若木鷄。再說不出話來。倍真道。他們既然布置的怎麼周密。各人斷不能無事的。到得巴黎來了。那達和自作自受。無可說了。但是守雄各人。那可不設法救他呢。埃斯男爵。魔瀾是在什麼地方呢。埃斯道。係在比龍鎮台橫面那條谷川的上流。守雄各人要從那裡走過。這都是達和打聽出來。暗暗地報與那良知道的。倍真聽著。不覺蛾眉倒豎。鳳眼圓睜。心中只恨那達和負義忘恩。通奸賣友。只因礙著夫人面前。不好罵了出來。便再問埃斯道。各人大約幾時可以到魔瀾地方呢。埃斯道。他們預備四月一日以前。要到此地。所以就在三月廿四日下午。各自分頭就道。悄悄的出了普魯士府。大抵廿八晚便可到魔瀾了。倍真屈指一計。不覺面如土色道。今日已是廿七了。然則明晚就是我黨裏一箇極緊要的日子了。現在我們須要趕快跑過了。魔瀾在他前頭的地方找著了他們。叫他們好生防備纔好。但是時候太促。正未必能彀趕得及了。埃斯道。我也是這麼計較。所以晝夜兼行的趕來報信。初意打算早些起程。可恨那良刻看守著我。沒得空兒私逃出來。因此不免耽擱遲了。倍真道。既然遲了。現在說也無

用。還是馬上設法要緊。夫人皺眉想了一會。忽自跳起身來說道。事不宜遲了。我們立刻救達和去罷。或者守雄各人。也可救得回來。待見了各人。我向守雄。把達和因一時錯悞。竟爲那良所愚的原委。說個明白。守雄原是個通達的人。總肯恕他無罪。把他還我的。雖然我們黨裏。原有一定規矩。但凡遇著敵人奸細。總要置之死地。只係達和與別個奸細不同。他見了我面。定然要改邪歸正的。後來之事。無論如何。他既在我左右。我當不許他再復干預政界的事。現在恐怕誤了時刻。不必再商量了。倍真。你吩咐他們預備馬車罷。埃斯男爵的腰刀。也要倚重了。趕快罷。趕快罷。夫人只顧催迫。不到半點鐘工夫。果然行裝齊備。夫人便同倍真乘著一輛四頭馬車。又把一匹雄壯的駿馬。叫埃斯騎了。跟著護衛。匆匆的出了巴黎。直奔向覽瀾那裏而去。要知道果能遇著守雄各人。把他救回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厥焚傷馬少婦知愁 伏發射人全軍覆沒

却說晏守雄於廿四日自從得了巴黎消息。便即回到寓所。打點一切。到黃昏時候。同著蘋花。騎了馬。叫馬夫阿伊跟著。主僕三人。靜靜的出了普魯士府。行不到數里。便見

那決死隊的同志。果然陸續來會。到得天亮，十五人都已依期齊集。只見個個磨拳擦掌。好不威猛。只有蘋花見頑平尚未歸來，心中十分著急。因向守雄頻頻問道。頑平不知怎麼樣了。守雄沒精打采的答道。他送奧利夫人到巴黎去。你是知道的。他至今還不歸來。我也沒有方法。他本是個誠實可靠的人。斷不至變了初心。或者途中被捕。或者在半路等著我們。均未可料。現在雖不放心。也正沒法。蘋花道。因為少了頑平一人。就似失了你的右臂一般。連我也胆怯起來。守雄道。這個自然。但是現下他不在這裡。幸虧還有那個柯比里。豈不一樣麼。原來先鋒隊早定了十五人。現在也仍舊十五人。那見得有什麼欠缺呢。蘋花雖見守雄如此說。仍是放心不下。一路上依然頻頻說起。守雄這時以為幾年來受盡許多艱難辛苦。今日纔得遇了這場機會。因此前後盤算。心裏忙的了不得。那裏還有工夫操心到這件事。只見蘋花問了又問。後來便不耐煩起來。懶於答應。却是柯比里大尉見蘋花這般焦急。屢次好言安慰。蘋花見他十分親切。暗想。不見了頑平。得了這一個親切的新交。也不至十分胆怯。漸漸也稍放心。但是他見柯比里。雖是一表人材。有時看他面色。却像有些可怪。因此仍然不敢十分信他。

只覺得霍符與阿伊更爲可靠。一路全仗著他兩人照應。跋山涉水。足足走了一日。方才到了奧尼耶河邊。那有水車的人家。是晚就在這人家歇宿。到了夜半。各人都已睡熟。忽然那馬厩不知因何起火。轟轟烈烈。燒了半個時辰。各人方纔驚醒起來。連忙救息了火。查點馬匹。可恨守雄夫婦與及霍符阿伊各人所乘的馬。總共燒死了七頭。單是柯比里所乘的。及有兩頭。遇救得生。守雄當時。心中自然十分惱怒。但見事已至此。更沒方法。只有告戒各人嗣後留神。並不追究起火的原因。惟是馬已燒死多頭。若不買來補數。怎能上路。巴巴的等到了天明。守雄連忙吩咐各人等著。自叫了一個領路的人。到各處收買馬匹去了。賸下蘋花。十分焦悶。因見自己乘慣的馬。忽然被燒死了。不免有些傷感。於是左思右想。忽然想起頑平是個最細心的人。凡事不肯疏失。倘然他若在此。必不致遇此災難。忽然又疑心我們同行的人。或有暗通敵人。因要敵人從容預備。故意將把馬匹燒死。阻了各人的行程。自己暗暗想了一會。便叫霍符來和他商量。誰知霍符的意思。正和蘋花一樣。而且有些疑心到那柯比里身上。說道。柯比里昨夜曾和屋主背著人。密密的商量了半天。不知爲著什麼事。再者他的馬匹。偏偏安

然無恙。這也極有可疑之處了。蘋花見霍符說的話。雖無真憑實據。不能作準。但備得他向來是有見識料事不錯的。因此把他的話牢記在心。從此之後。越發留神。窺探那柯比里的舉動。無奈窺探了半日。總看不出破綻來。只覺得他依然是個可靠的軍人。他見守雄不在。沒有半點疏忽。却能處處留意。類向各人談論古今勇士的行爲。鼓動各人的志氣。又向蘋花殷勤勸慰。說著守雄買得新馬回來。騎不慣。怕他種種作惡。須要加意防範。并告訴了許多控縱的方法。蘋花見他這般親切。幾乎把霍符的話都忘記了。只顧等著守雄回來。誰知等了半天。仍無消息。不免又著急起來。自念應該和他同去。便不至有這樣老等。直到黃昏時分。仍不見守雄回來。蘋花獨自一人。暗想守雄莫非萬有一失。落了敵人之手。兩眼。只向著守雄去的那邊巴巴的望了。又望。這時只見柯比里滿面愁容的。走了入來。說道。不知因何遲滯到這時刻。還不回來。我正想著要尋他去。蘋花見柯比里說出這種話來。更覺得事有不妙。不免滴下幾點淚來。說道。我也一同去罷。柯比里道。這個雖是應該的。但係守雄君萬一果然遇變。我們或者便要殺入敵中。也未可知。夫人正不必在這裏看著。請把這件事交付了我。讓我帶著四

五人同去打探。夫人却同阿伊。或是霍符。先回到普魯士府去。等著消息。至遲不過後日。我一定有信去通報的。倘或守雄君無事歸來。自當遣人相迎。蘋花見他這般懇切。正未必果如霍符所疑。全是假話。只得答應道。再等一點鐘。倘還不歸。那時再作道理。就是柯比里道。如今再等一點鐘。延擱了時候。徒令我們愈加担憂。再者守雄君倘真遇著什麼。遲了一點鐘。豈不誤了大事。這也十分可慮。這幾句話。正刺中蘋花的心窩。不覺淚如雨下。說道。既這麼說。請各位立刻便去。我在後另作計較就是了。柯比里聽說。正欲起行。忽似想著一件事來。便即停住了足。說道。因為過於張羅。幾乎把這件事忘却了。實係……說至此。便低著聲音道。實係守雄君曾對我說。萬一遇了什麼事的時候……切切實實的託下了我。現下我想就是時候了。是不是呢。夫人。蘋花胡亂應了一聲是。柯比里又道。到了這步田地。就是夫人身上。也不十分穩當。我們明日正不知怎麼樣。若不把我黨裏的密件。切實弄好。可不是放心不下。守雄君是個慮事周密的人。所以日前預先交託了我。他怕夫人又是個女子。究竟有些不安。蘋花見柯比里說的含糊。著急道。你說的是什麼事呢。柯比里道。就是夫人經手藏好的那個箱子。倘使

蘋花不是預先聽了霍符的話。不會疑心到柯比里身上。這回見他問及箱子。自然要感激他事事留心。自己也可從此釋了重負。那有怪他的道理。無如蘋花這時。本已先入爲主。剛纔雖然幾把霍符的話忘却了。如今聽見柯比里突然一問。不覺大驚失色。忽又頓起疑心。想來那箱子原係一黨生死關係的東西。所以擇了一個神不知鬼不知的地方。藏的十分秘密。倘非十二分可靠的人。斷斷不肯告訴他。知道當時守雄誤把柯比里認作心腹。或曾對他說過。也未可知。但今柯比里既有種種可疑之處。這回偏又問及此事。更令我不能無疑。安知他不是羅波特地派來偷那箱子的呢。一想到這裏。只覺得柯比里可惡可恨。蘋花更欲細細試他真假。因就不發一語的。只把兩眼釘在他的面上。事有湊巧。兩人正在鉤距之際。忽聽見遠遠的有馬蹄聲響。蘋花棄機說道。好了。似係守雄歸來了。說著連忙走出門前一看。果見守雄和那店主。帶了許多村馬。匆匆的向這邊走來。蘋花不覺堆下滿面笑容。上前迎接。一手搭在守雄臂上。說道。幾乎望穿我眼了。守雄道。買了這幾匹馬。費了許多工夫。不免又被他就攔了一日了。蘋花聽了這句話。心裏又生感觸。想起昨夜馬厩失火的事。或真不出霍符所料。果係



柯比里所爲了。他一面要各人就攔了日子。好等敵人預備一面。俟守雄不在這裡。他便乘機要探出那箱子的藏處。愈想愈像。更覺得柯比里是個心腹大患。立意就要告訴守雄。令他好生提防。正在暗中盤算。只見柯比里早已領著各人。迎將出來。圍著守雄說話。蘋花見不是時候。便自退了下去。於是守雄把買來的馬。分發各人。并且發下一個號令說。已經就攔了一天了。如今事不宜遲。就要乘夜起程。各人得令。連忙收拾好了。馬上離了水車場。渡過了河。不一會便走入山路。向著覺淵進發。一路都是荆天棘地。亂石磷峒。並沒有什麼正道。幸虧霍符預早踏勘停妥。便靠著他領路。左灣右折。忽高忽低。行的十分辛苦。正在一路前進。蘋花緊緊的跟了守雄同行。趁著各人離得遠的時候。便向守雄說了柯比里如何問及那箇箱子的話。守雄不但不以爲怪。却反說這正是柯比里盡心職守的好處。我萬一遇了不測。你亦萬萬不能獨生的。所以我預先把這件大事交託於他。若係頑平在這裏。不要說了。現在頑平既未歸來。我兩人倘若遇難。試問除了他一人。更有那箇可去把那箱子燒毀的呢。蘋花道。然則柯比里打算遇著你萬一失事之後。他還要生在這世界麼。守雄道。是呀。我若死了。怎麼不靠

他活著去報仇呢。蘋花悻悻然道：「那君若遇了難，妾當留此殘軀代那君報仇。若仇不能報，無論如何艱難險阻，我總不敢輕於一死的。」守雄道：「你立心如此，固是難得。但那箱子的藏處，若不告訴了他，那箇地方原來不是十分穩當。既非人跡不能到的地方，未必始終不至被人看見。所以萬一事已破敗，總要叫一箇最可靠的人，立刻回去把他燒了。」蘋花道：「你這般推心置腸的信用，柯比里，你料得果然妥當麼？正想把霍符所疑的話再述一遍，不意守雄聽也不聽，却便加上一鞭，自向柯比里那邊去了。蘋花沒奈何，只嘆了幾口氣，獨自悶悶不樂。自此在山路上住了兩晚，到第三日夕陽西下的時候，遠遠的望見比龍的谷川了。原來蘋花見守雄十分信用柯比里，心裡仍不舒服，却常常留心察看他的神情，只見漸漸走近谷川的時候，那柯比里不知爲了什麼，那面上忽然露出一種沈鬱之色，不像平時的活潑，話也不想說，飯也懶得喫。看他還要裝模作樣，勉強矜持，無奈心中有事，不知不覺的露了痕迹出來，却又頻頻瞥著人眼。東張西望，蘋花見他這個光景，暗中計算，莫非這川的對岸，有了敵人埋伏，他就是操心著那伏兵，不知已經預備停當了沒有麼？因也跟著他眼睛偷看的地方，留心看有

什麼奇異。只覺他的眼光。不時注射在那邊岸上。正在猜量他的意思。忽見那邊閃出一道燈光來。蘋花便疑是敵人與柯比里相約的暗號。因急拍馬走近霍符身邊。攔著那道燈光。問他是什麼燈光。霍符在馬上站起身來。望了一望。說道。那就是比龍鎮台屋頂上安著的一盞常夜燈。從此進去。不過有一里半的路程。便到甌淵。想來十一點鐘時候。就可渡過對岸去了。霍符說的話。各人都聽見了。不覺雄心躍躍。勇氣騰騰。那柯比里更喜形於色。不像從前的焦悶。忙向各人說道。這樣看來。不到天亮。那鎮台便在我們背後可有五六里了。好不快活。各人都應聲道。是。只有蘋花心中更覺疑怪。暗想那燈若果是常夜燈。自然不是什麼暗號。但看柯比里的神色。卻忽然變了。他看見一盞尋常的常夜燈。爲什麼要這般歡喜呢。其中定有緣故了。總之不渡過了甌淵。仍是放心不下。不如叫住了守雄。把我心裏的狐疑。盡行告訴了他罷。正算盤間。不覺早已到了甌淵近處。那時風聲在樹。月色全無。舉首但見幾點疏星。却看不見對岸的景物。蘋花見此慘澹光景。心中更爲害怕。只見守雄精神奕奕的。向各人說道。乘此夜色。偷渡過這種危險的地方。縱有十個羅波。怕他也夢想不到了。說著。便在堤邊齊集衆

人吩咐了那人在前。那人在後。部署畢。只見柯比里挺身說道。守雄君。今夜正是緊要的時候。種種方面。都要打算清楚。敵人要從那裡躍現出來。是未可預料的。請你同霍符別在後頭。讓我緊緊的跟著。做個殿軍罷。我想我們同志裡頭。雖是人人奮勇。料沒有臨陣畏縮的。但是這個殿軍。仍是少了不得。說著。便要走向後邊去。蘋花見他如此。心中更疑他因為知道對岸有險。所以要在後頭。預便見機逃去。因留心聽著守雄如何回答。不料守雄毫不疑惑。却欣然答道。你說的是。勇士以殿為榮。我就讓你做了罷。蘋花聽了。正在著急。只見霍符也似有些覺察。連忙阻止道。柯比里大尉是個要緊的人物。那裏好叫他列在後頭呢。我們背後。定然沒有敵人。所以有胆有勇的。總要他列在前頭。那個殿軍。就讓了我罷。柯比里倉皇答道。霍符君。你不是領略的人麼。你若列在後頭。叫我們那裏曉得那裏水深。那裡水淺呢。所以你和守雄君。若不列在前頭。那裡使得。守雄聽了這話。更以為然道。是了是了。這殿軍總應輪到柯比里大尉了。蘋花見守雄絲毫不悟。暗想這回還不告訴于他。更待何時呢。正要抽馬走到守雄身邊。只見柯比里早已占了先著。急忙拉著守雄的手。說道。守雄君。我有一句密話。和你商量。

兩人就拍馬走向那邊去了。蘋花心中更爲著急道。他說有密話商量。當係爲著那個箱子的事。他想向守雄問了明白。便是隨時逃去。也可成得大功。我還會縱被守雄叱責。也沒可如何了。於是連忙趕馬上來。追他兩人。正將趕及。只見柯比里點頭說道。守雄君。請你放心。你若有了不測。我必定替你謹守著那個箱子。決不會被敵人搶去的。這話雖然不祥。但係做事。不能不慮得周密。若不預先布置定當。將來後悔。就及不了。今你既把那箱子交託了我。我就拚了這條賤命。保守著就是了。蘋花恰可走到面前。畧約聽見柯比里說的話。知道那箱子的所在。已出自守雄之口。入於奸細之耳。心中自然懊惱。及見柯比里走開。便緊緊的握著守雄的手。說道。郎君已把那極緊要的秘密。告訴了他麼。守雄道。這何消說呢。我早經打算渡過寬瀾以前。必須把這件事交託於他了。蘋花聽說。叫了一聲郎君。便咽住了。說不出第二句。兩眼早已滴下淚來。停了半晌。說道。郎君總不覺得那人可怪麼。那是敵人的奸細。再無可疑的了。守雄怒道。你有什麼憑據。無端的疑起同黨的勇士來。蘋花道。你說那柯比里是同黨的勇士。這就是一個大錯了。守雄道。你從前也不是狠相信的麼。蘋花道。是呀。從前因未十分曉得。

所以未曾疑心到他。現在已是無一無二的。盡行知道了。那晚馬厰失火。正是他的所爲。他原是串通敵人。要在途中把我們捕了去。爲要使我們耽擱日子。所以用了那個計策。這不是我女人家量淺。胡亂疑人。你試留心看他今日的舉動。就有了憑據了。他未看見比龍那盞常夜燈以前。沒精打采的。悶悶不樂。及見了那盞常夜燈。便這麼揚揚得意。我料那常夜燈。定是他和敵人。用來做個暗號的。他初時未見那暗號。知道敵人還未布置停當。所以不免擔心。後來見了那暗號。知道自己的成功。就在目前。所以又不覺喜形於色。再者他剛纔說出定要做個殿軍。這也可見得他的立意了。他想着要把各人渡了過河。他却自在後面逃走。投到敵人那裡去。可把那箱子的所在。告發出來。蘋花從頭至尾。說了一大篇。守雄口裏只說未必未必。心中却有幾分動了。因又道。我料得未必有這等事。但你既疑心於他。我就不用他做殿軍。却叫他和我一同列在前面。他若到底不肯時。自然是事有可疑了。倘或不然。仍是不必疑他。據你說來。像似對岸便有敵人在那裏等著的一般了。這不是你自己心虛所致嗎。說著把眉頭一皺。心中像有些不自在。蘋花又含淚說道。我料那對岸定是十分危險的。若在日間。還

沒什麼。守雄不待說完，便喝住道：「蠢才！白日之下，在那比龍鎮台下走過，豈不像飛蛾撲火，自投死地麼？」蘋花道：「雖然，但你不聽我的話，終會聚九州鐵，鑄成大錯的。你做的事，我向來都沒干管。這回我却怎麼苦口勸你，你還視作等閑，以爲我是什麼都不懂的麼？」我總是放心不下。纔來和你商量哩。」守雄道：「這種囁嚅的話，我沒工夫聽了。說著便拂手要去。」蘋花緊緊挽住不放道：「你雖嫌我囁嚅，但係我像是預先知道要逢災遇難的，故不能不對你說個明白。我想起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前一晚就夢見我母親睡在棺裏。昨夜我又夢見你……」守雄道：「你夢見我做什麼？是否見我在這對岸被敵人殺了？這屍首並沒有裝入棺裡，却被投入河裡，任他隨波逐浪的流了去麼？」蘋花道：「不是這個樣子。只夢見你被監在一間極黑極暗的牢裏，守雄聽畢，不覺如被寒風吹刺，毛骨竦然。只是到了這步田地，更不容心虛胆怯，因奮勇說道：「無論怎麼，現在斷非臨陣退縮的時候。若怕對岸有了敵人設伏，便想退走，這不是辱沒了我晏守雄嗎？」再如你疑心柯比里，這也是大錯特錯的。那柯比里原係從我黨裏最爲得力的人，親自寄了薦書，薦他來的，而且看他一向辦事熱心，更可知他的爲人了。你若還放心

不下。我再把他排在前列。這就不用你憂心了。說畢。擺脫了蕓花的手。轉身就要走。蕓花悽然叫道。郎君既這麼說。我也不敢再說什麼了。萬一郎君被捕。妾也情願有禍同當就是了。但有一件。敢問郎君已把什麼事情都盡行告訴了柯比里麼。守雄低聲答道。只有那箱子裏的名簿上。未曾題名的人。還沒有告訴他。蕓花道。那名簿上未曾題名的。就是朝上那大將軍。說至此。守雄忙伸手把蕓花的口掩住了。說道。正是哩。我們這麼艱難辛苦也。正爲要報答那大將軍的恩義。倘使天從人願。路易竟被我們擒了。那時大將軍只須發一命令。先把路易廢爲庶人。再把羅波那些奸臣國賊。盡行除了。然後重新立過政府。這都是全靠那位大將軍在朝作主的。大將軍的姓名。與及我們受他栽培的恩義。我向來除了你。再沒有告訴第二人知道。若非你我兩人自行洩漏。就令羅波如何設法。也無從知道那人就是我們的大將軍的。此外更有奧利夫人一班貴顯的人。也沒有載在那名簿上。這都是密之又密。你必要替我謹守到底的。守雄懇懇切切說了一番。不覺挽了蕓花到自己身邊來。親親愛愛的和他親了一個嘴。蕓花見丈夫依舊把那無限的愛情。注在自己身上。心中一喜。幾把一切煩惱。都丟了去。



了。忽。又。轉。念。這。一。次。莫。非。就。是。生。離。死。別。的。紀。念。麼。想。著。忽。又。不。勝。愁。慘。正。在。悲。喜。交。集。不。能。自。持。恰。好。霍。符。來。報。各。人。都。已。預。備。停。當。了。於。是。守。雄。返。身。走。到。了。各。人。面。前。立。刻。吩。咐。霍。符。和。柯。比。里。兩。人。跟。著。自。己。排。在。前。列。其。餘。依。次。而。進。柯。比。里。得。令。不。敢。推。辭。連。忙。躍。馬。入。淵。蘋。花。到。了。這。時。也。只。得。和。各。人。在。後。面。跟。著。這。冤。淵。的。水。原。不。甚。深。仍。可。騎。馬。而。渡。惟。是。水。勢。極。急。倘。然。走。錯。了。一。步。便。性。命。難。保。因。此。慎。之。又。慎。的。慢。慢。渡。將。過。去。足。足。費。了。三。四。十。分。鐘。工。夫。始。得。渡。過。了。險。處。於。是。各。人。又。結。成。一。隊。鼓。勇。而。前。正。將。迫。近。那。邊。灘。岸。守。雄。忽。自。縱。馬。急。行。突。過。了。各。人。數。丈。一。剎。那。間。首。先。躍。馬。登。在。堤。上。回。頭。望。著。衆。人。招。手。叫。道。噫。噫。原。來。並。非。艱。險。諸。君。諸。君。只。有。這。幾。步。了。話。猶。未。了。忽。似。電。光。一。閃。那。邊。突。然。放。了。一。道。大。光。明。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常夜燈慘照冤淵鬼 鐵假面初作鎮台囚

却說決死隊忽見冤淵對岸。現出一派火光。各人夜眼朦朧。不覺爲之一眩。接著便聽見砲聲隆隆。可憐那先登的守雄。早已受了一彈。不自由的翻身跌下馬來。只見有五

六箇兵士連忙出來把他的屍首運到那長隄的背後去了。這時十四人在後面看得親切，同聲叫道：不好了，不好了，遇了敵人的伏兵了。我們的大將已經被殺了。十四人只管亂叫，却是人人都是敢死之士。到了這時，並沒有一個肯退後一步。依然策馬向前。還要跑上堤去。可恨那敵人發來的彈子，急如雨下。不一會，馬仰人翻。彼此不能相顧。這時只有蘋花正將上得堤來，心中計較，縱然不能救得守雄，也應跟着他並頭而死。因之猛力加鞭，湊巧那馬是新買來的村馬，未經訓練，只見他一聞鎗聲，早已驚的呆了。一步不進，蘋花正在鞍上著急，又忽有彈子飛來，正中馬首。蘋花遂被那馬拖累了。一齊跌下水裏去。原來蘋花是畧識水性的，因此容易浮上水面來，可幸水不甚深，又且離岸不過丈餘。正想息將前去，可惜他的雙足被馬鐙絆住，一時擺不脫來，偏又被他牽倒，警眼間還見各人正在前頭極力苦戰，不一會却漸漸沈下水底去了。這時正是三月下旬，那水原係凝冰初泮，冷的非常難耐。若在水裡再過十分鐘，便不免要凍的死了。幸虧蘋花儘力掙扎，將把那絆住雙腳的馬鐙容易離脫，忽又現出水面來。只見各人早已形影全無，那敵人的砲聲也已沈默寂寥了。火光也已沒有了。只聽畧聽

見敵人互相怒罵的聲音。甲道：「會吩咐，別要把那賊黨的大將及副將殺了。如今不是活捉不成嗎？」乙道：「既經殺了，說也沒用。快把他的尸首用石子壓住。沈將水裏去罷。」丙道：「可幸還有一箇。不知是大將，或是副將。現下不過受了微傷，還未死去。我們已經把他網住。看他穿的係將官的衣服。我們帶他回去一審，便曉得是大將，或是副將了。蘋花聽得清楚，因念數年來同生共死的忠誠義士，既被敵人一網打盡，後顧茫茫，更無可望了。想著便欲沈死水中，與各人同歸於盡。忽又想到，他們既說有一箇穿著將官衣服的，還自活著。安知不是守雄呢？再不然，當就是那個柯比里了。除了他兩人，更沒有第三箇穿著將官的衣服的。我如今何必就要自尋短見？第一須查明那人是否守雄。倘是守雄，定要設法救他。倘或守雄已死，活著的却是柯比里，他既賣了我們，我雖女子，也須替守雄報仇雪恨。現在各人雖已如此，猶幸有那個頑平或還未死。故我現在無論如何，總不是可死的。時候匆遽之中，定了主意，急向那堤岸扒將上去。那時頻頻聽見敵人把尸首拋入水中的聲響，不免心如刀割，氣力漸衰，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徐徐僵凍，幾乎手足都不能自如了。可喜離岸不遠，正在奮勇向前，忽又遇著一箇尸

首正從上流流將下來，不偏不倚的，恰好把蘋花推倒了。從此昏昏沈沈的，順着水勢流了好幾丈。忽覺有一件東西，觸着自己的右手，便即出盡生平氣力，狠命的把那東西扳住了。原來係從堤上倒下來的一幹枯枝，得了這個把柄，好容易扒上岸去。急忙尋了一箇草叢躲著。這時早已力倦神疲，不能再走一步。又因久在水中，手足都已凍如僵石。不覺倒下地來。人事不省的，儼似死人一般。後來不知經了幾許時候，忽然醒了過來。只覺寒氣侵肌，渾身打戰。只有心中了然，尚有一點生氣。回憶守雉各人慘死的情形，宛然在目。那淒涼慘痛，自不待言。再歇一會，忍凍起來，向四邊一望，只見天昏地暗，萬籟無聲。料得敵兵早已奏凱回去，便放著胆子，悄悄的依舊上得堦來。第一映著眼的，便是昨晚所見的那個比龍鎮台上的常夜燈了。記起這燈係與奸細柯比里暗通消息，遮殺我們的。這回被他捕去的人，料必也在那常夜燈的下頭。想到這裏，不覺怨氣填胸。仰天嘆息，暗想這回，不如走到那裏，相機行事，待有機會，便即潛身走入鎮台裏頭，打探那捕去的究係何人。現在丈夫的生死未明，我縱然被他一并拿住，也沒悔心。偷果拿住了我，解到巴黎去。我等羅波親來審我的時候，我並請把我心中的

恨事。一五一十的罵他一番。令他知道守雄的妻子是不可欺負的。這也勝似徒然一死了。計算已定。毒毒的望著那盞常夜燈。嘆了幾口氣。熱血一湧。勇氣自生。便忍住了。風寒夜暗。走下堤來。先把衣服絞了水。幸虧身上穿著一件貼肉汗衫。係用獸皮造的。水溼不透。因此腰上還有些須暖氣。不似手足的冰寒雪冷。徘徊了一會。那衣服漸漸乾了。便向著那常夜燈一步一跌。忍著痛的慢慢前走。千辛萬苦。走了三點多鐘。眼見東方漸漸白了。恰正走到那鎮台後面。周圍相了半天。還想不出什麼方法。可以潛身入去。後來繞著那鎮台。仔細查勘。不覺便已到了大門前面。只見大門緊閉。左右站著兩個兵士。盛甲持劍。威風凜凜的看守著。寸步不離。蘋花遠遠的窺探一會。只覺風悽物慘。鴉雀無聞。頭像似無人居住的一般。但念除此以外。再沒有可以位置囚徒的地方。便又轉回後面。向著橫邊而走。一路都有矮牆圍住。後來看見有一箇小小後門。兩扇門都沒關掩。遠遠的望見裏頭像有火光。蘋花暗想。這個後門當係通進裏頭去的。因擇了一個不即不離的地方。藏著身子。窺探情形。不一會見有一箇挑著竹籃的醜漢。從那門裏出來。欠身擦眼說道。近來夜短得狠。睡不多時。天就亮了。朝朝要早起。

趁市。真是苦也。說著。便向那邊去了。蘋花暗想這裏一定是個廚房。如今廚子出了去。我不趁此偷了入去。更待何時呢。想著更不遲疑。便放著胆。信步入去。只見裏頭原係一間土屋。縱橫約有二丈。那邊放著一個火爐。氣蒸蒸的已經生著了火。蘋花一躡足入去。驟覺空氣暖和。想起方纔外間的寒冷。便不自由的像似燈蛾一般。連忙走到那爐邊靠火。却說蘋花懷著滿腔心事。嘗盡了許多艱難險阻。才能駛入得這裏來。如今却把什麼都忘了。還要從容靠火。這豈是入情入信的事。但係一箇人太過勞苦之後。氣力全無。神魂不定。到底不免迷了心性。恍恍惚惚。把前後的事情。都付之若夢若覺。往往不能自持。這也是常有的事。蘋花當日。正是這箇光景。靠了一會火。身上的溫度。漸漸回復過來。精神還在迷迷離離。忽聽見有脚步聲響。便似從夢中驚覺一般。猛然省起自己爲什麼在這虎口討生活呢。如今却怎生是好。正在旁皇失措。那脚步聲已走到門外。知是再無可逃。急忙四圍一望。只見那土屋的後面。像有一條窄路。可以通到那邊去的。便不暇再想他是條生路。抑係絕路。連忙抽身。飛跑走入了那條窄路去。黑暗之中。轉過了幾道曲折。蘋花方纔悟得自己的脚步。踏著板子。十分響亮。還不見

驚醒人來。想來當係無人住在這裏。我何不在這裡找箇地方。暫時躲避著。再作道理呢。這回却躡手躡足的。向各處張望。只見前頭相隔有三四丈遠的地方。放著一把闊大的梯子。他的旁邊。又有一間小小的房子。那房子的門。還是半開半合。因探頭探腦。悄悄的走上前去。向裏頭一聽。只聽見裏頭正有許多人在那裏低聲談論。暗想他們趁著各人還未起來。便在這裏商量什麼密事。倘見了我在此窺探。豈肯放過。想著便要退去。忽又轉念。我這一來。原爲查探守雄與柯比里的生死。俗語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今在這裏頭的。斷非無名小卒。定是士官之類。正在談論昨天的事。我若不去打聽。豈不是當面錯過麼。因又留住了脚。貼耳壁上。潛心聽著裏頭說話。只聽見甲道。雖是如此。但係不數過了尸首。就投了入水裏去。這便是失算了。蘋花暗喜他們果然正說著魔淵的事。又聽見乙道。那裏話。已是十分的確的了。那尸首雖然未曾數過。料得是沒有一個逃走得生的。無論怎麼。那尸首總共不下有二十個了。甲疾聲說道。這就錯了。那尸首斷無二十個的道理。因爲他們的敢死隊。不過十五人而止。乙又道。不是這麼說。我既覺得他有二十個。可知十五個。是必定有的。却都被我們殺了。甲道。把

他們盡行殺了。那算得是鎮台長的功勞。我不曾吩咐過。叫你射馬不射人麼。我的主意。是要生擒活捉的。蘋花聽了這句話。知道他們裏頭。有一箇就是鎮台長。却因把各人盡行殺了。被那人責罵。但不知那人是誰。或係守雄所深恨的羅波。親來此地。也未可料。想著心頭不覺突突的亂跳。又聽見甲說道。那裏頭可曾見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沒有。鎮台長道。什麼十八九歲的少年。甲道。看他是個少年。原來却係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子。蘋花聽了這句。不覺渾身冷汗。那臉上比方纔靠火的時候。更覺得熱。暗想他們既把各人全行殲殺。還不满意。還要查究我的生死。真是十分利害了。鎮台長道。我也覺得那屍首裏頭。像有一個是那麽樣的。甲道。那更可惜了。那個女子是我最想要生擒他的。鎮台長道。現在生擒的那個。既然是種種事情都知道的。那豈不濟了事麼。甲道。那裏。還未十分哩。可惜可惜。現在已是沒法子了。蘋花聽得分明。暗想他們說那箇種種事情都知道的。正不知是我丈夫守雄。還是那柯比里。又想那箇埋怨鎮台長不能生擒得我的。究不知是什麼人。想來定是羅波無疑了。他既係我丈夫及各人的大仇。將來時候一到。定要尋他報復。如今那可不預先認識了他。想著。便放



著胆悄悄的走到那房子門口的對面。沒頭沒腦的。向那房子裏張了一張。只見有一個紳士打扮。穿著間裝。仔細看了他的樣子。心裏忽自生了一個疑團。暗想那人決非羅波。係似曾在那裡見過的。一面看。一面想。忽然記起守雄和那賊漢決鬥那一日。他就是同著那賊漢一塊兒來的。後來聽見奧利夫人說他的名字叫做那良。係羅波的第一個爪牙。也會要用那鐵床謀害奧利夫人。原是一個不共戴天的大敵。蘋花想著不錯。暗中點了幾點頭道。原來斃淵的大禍。又是由他來的。不禁憤氣填胸。恨不得立刻上前。把他殺了。以洩此忿。只見鎮台長還向著那良分辨道。我當初打算。自以為安當萬分了。我從昨天早上。就在那堤邊築了一個木寨。上面蓋了土。鋪了草。把火光藏在裏頭。敵人是看不見的。我的布置。豈不是十分周密嗎。那良道。這種辦法。不過尋常罷了。你把應該生擒的人。不能生擒了來。這就什麼功勞都沒有了。蘋花沈吟道。他說應該生擒的不能生擒了來。除了守雄。更說何人呢。然則現在被擒的定是那柯比里無疑了。我所愛的守雄。當已變了水底的遊魂了。那時在水中把我碰倒的屍首。莫非就是守雄嗎。當時我若知道的確是他。就要抱著他。與之共死。不該留下這終天抱恨。

的殘軀了。想著不勝悲感，幾乎要哭了出來。只得咬牙忍住了。聽見鎮台長又道：這也太過求全責備了。總之不動聲色，能斡辦到這步田地，怎不算是我的微勞呢？現在並沒有人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做著什麼。和他同謀的人，也只盼望着他們今天到了巴黎。就今天起事。明天到了巴黎。就明天起事。如今當還在那裏等候著他們的消息。到了一個月兩個月之後，仍然音信斷絕，他們定然灰了心。風流雲散，再弄不出什麼來。那就天下太平。我們的富貴，也不愁不能長保了。我敢說那敢死隊十五人在寬淵全軍覆沒的事情，縱然到了千秋萬歲之後，也斷斷不會有人知道的。你放了心罷。那良道羅大人的宗旨，不是這麼打算。你辦的總是不妥當了。鎮台長道：這麼說，真是冤枉了。我這般密之又密的，那良道你辦的不妥當。雖不至於有罪，但斷斷不能再委你在這鎮台當差了。這裏是從普魯士攻來必經之路。原係第一個險要的地方。你到底不能勝任。總要調往別個不甚握要的鎮台去了。鎮台長道：這麼太……太……太……那良道：你別要埋怨我。這不過是暫時降調。你忍耐守著。倘又有了什麼功勞，是仍舊可得超升的。現在我想調你到比尼羅路鎮台那裏，是最合式的。等一會恐怕就有札文下

來了。鎮台長聽說，顯出一種失意的樣子。那良又道：你雖聲聲說自己十分周密，却還有看守不到的地方。昨日黃昏時分，有一箇人坐了四頭馬車，經過了這裏前面，你未必知道了。鎮台長道：這個不是我的職掌。那良道：不是這麼說，那坐馬車的是一個貴夫人。因為要在途中，救那敢死隊，所以特來此地，向各客店查問。幸虧世人都沒知道。那貴夫人查問不出，以為那決死隊還未到此，所以竟向曹魯士府那邊去了。就這件事而論，你見了那輛馬車，也應該覺得駭異，要去追究的。鎮台長道：雖然如此，但那貴夫人查問不出，這不是因我謹守謹密的緣故麼？那良道：這是你例應如此的。你若洩漏了這件事，恐怕把你調到比尼羅路去，不足抵罪。那大半裡頭，少不得還要請君入甕呢。過去的事，後悔不及，也不必再說了。你把昨夜生擒的那個帶了來罷。鎮台長沒精打采的，不敢怠慢，站起身來，正要從那門口出來。蘋花正聽的呆了，不覺喚了一驚，想要逃去。又是一道長廊，逃也逃不了。而且他們既說要把那人帶來，總須在這裏看個明白。因向四邊一望，只見那梯子下面似有一個放東西的所在，便隨手把門一推，却自開了。只見裏頭放著許多不知什麼東西，也無心細管。一踏踏了進去，忙將門輕

輕的依舊掩了。只覺有一種臭氣薰人。十分難耐。知道這個地方。許久沒有人到。便安了心。就伏在門邊。湊巧那門有一小洞。正向著對面那房子的門口。於是把一隻眼。不轉睛的在那小洞。向外望著。只見那鎮台長還不出來。又再走近那良身邊問道。就令。他。戴。著。假。面。來。麼。那。良。道。自。然。自。然。在。這。裡。不。便。審。問。他。現。在。不。過。要。看。一。看。那。具。假。面。合。不。合。鎮台長應了一聲。是。便轉身出來。只覺他愈行愈近。後來他的身子把那小洞掩住了。蘋花看不見他。曾留意看出破綻來沒有。只聽見他一步一步。不停足的向那邊去了。方纔放了心。等了十分鐘工夫。便聽見那邊有大踏步聲響。蘋花暗想。這個想係守雄。因憤恨被擄。所以忿忿的把那地板亂踏。倘是柯比里。那有這種勇氣呢。正在胡思亂想。那脚步聲早已入了那間房子裏去。蘋花注目一看。並不見什麼守雄。什麼柯比里。只見有兩個士官用的床抬著一個人。蘋花不覺又傷慘起來。這樣看來。定因受傷太重。走不動了。只見那兩個士官。放下釣床。便自去了。牀下那良和鎮台長兩人。走到那釣床旁邊。檢驗那個受傷的人。蘋花左張右望。只恨這洞子是弄不得大的。而且鎮台長站在這邊。恰好把那傷人遮住了。蘋花雖然著急。却沒有什麼法子。只聽

見那良說道。只有腰部受了微傷。不出一禮拜。便可愈了。鎮台長道。生擒了這一個。不是我的功勞麼。那良道。不管有功勞沒有。你是總須調往比尼羅路鎮台去的。你只好安心等著罷。忽又道。妙哉妙哉。這個假面的口。也做得十分恰好。這麼關了門。只有從那鼻子可以呼吸。和那銜枚的法子。正是一樣。若到了巴黎。把那口門開了。便可問他種種事情了。蘋花聽了這許多話。還猜不著那人是守雄。抑是柯比里。又想假面怎麼有口門可以開閉。真是令人不解。正疑惑著。只聽見那良得意揚揚的又說道。可憐可憐。因為這個假面是一生不能解脫的。鎮台長。你佩服這個新法嗎。鎮台長應聲道。是是。你的妙想天開。真是令人可怕。這時那受傷的人。不知因為聽了這些話。忍不住。抑或因傷口痛極。忍不住了。只呻吟了一聲。便停住了。可惜那聲音又是從鼻子裏洩出來。聽不出是那人的聲音。蘋花心中暗道。倘他再呻吟一聲。我便可分別出來了。忽又想這個聲音很像從前守雄決鬥受傷時呻吟的聲音一般……又或者究不是他。正在推量著。只聽見那良又吩咐道。這假面背後的關鍵。不知怎麼樣。把他扶起來看一看罷。鎮台長答應著。便把那人從釣床上扶了起來。那時蘋花仔細一看。雖

只見他腰脊以上。却因形狀太過古怪。不覺嚇的魄飛天外。魄散九霄。不自由的呀了一聲。那個聲浪。早已透到那良耳邊。那良失驚道。不好了。門外有了什麼聲音了。原來蘋花吐出來的聲浪。係在那板房的裏頭。不大聽得清楚。只聽見鎮台長答道。那裡安得有這種事。說著。便走了出來。四邊一望。見沒什麼。即又走了入去。蘋花再仔細看時。只見那人的兩隻手。都用繩緊緊的縛住。自頸以上。架一個鐵塊。看來雖是個假面。但不像尋常的假面。只把面目遮住。却從前面以至腦後。都用鐵塊包的嚴密。並沒有一點地方。可以看見他的本來面目。那慘酷情形。真是見者流淚。聞者傷心。怪不得蘋花當時忍不住的叫了出來。隨又暗想。柯比里源係羅波那良所用的奸細。安用這般相待。那人定是守雄無疑了。原來九人見了親愛的人。慘受苦痛。斷斷不能袖手旁觀的。何況蘋花和守雄。尤非別人可比。今眼見他受著這個慘無人理的虐待。叫他如何隱忍得住。還在這小洞裡。做個壁上觀呢。這時蘋花憂愁怨恨。一齊湧上心頭來。不免迷了本性。便不顧前後的。一手推著這門。正要撲將出去。可怪這裏頭却又有一个人。急從蘋花背後。突然伸出雙手。緊緊的把蘋花抱住。令他動也動不得。再用一條手帕

似的東西，把蘋花的口鼻都塞住了。蘋花因事出意外，又驚又怪，儘力的要把身子擺脫。正在伸手踏脚的左右搖動，那人却更緊緊不放，急忙向蘋花耳邊低聲說道：夫人，我是霍符。蘋花聽說，如夢如痴，料不到霍符依然未死，心中一喜，就停住手足，不再動。揮，可惜這時事已遲了。原來方纔兩人相纏的聲音，早已被那良聽見。連忙拿著鎮台長的肩頭說道：你聽見沒有，不知有什麼人藏在那裏。窺探我們的樣子了。究竟是那個偷看國家的秘密大事，這還了得。總是你管理不嚴，却令兵士們藏在各處，做這種事，快拿了出來。從嚴究辦罷。鎮台長又恐又怒，答道：我想不過是耗子走動，且細心些去查一查便是了罷。說著便走了出來，忙把那門推開了，只見裏頭只有許多零亂的東西，不但見什麼兵士，並不見有什麼耗子，便猜疑方纔的，正不知是什麼聲響。因向那良說：你試聽，是這個樣子。想係耗子打架，再沒可思疑的了。那良連忙也走出來說道：沒有這個事。剛纔聽見的人聲，也正從那裏透出來的。因圓睜兩眼，正在周圍驗看，忽望著那邊暗處說道：你看那箇，已經把那木板揭開了。鎮台長看了一看，果見那地板拿去了三四塊，開成了一個窟窿，約可有縱橫三尺，似是有人剛從這裏走進去。

的。便道。奇怪奇怪。但是這刻。他怎麼能毅把地板拿去。那良道。何必這刻呢。想是預先拿去。從這裏偷走入來的。鎮台長道。我部下的兵士。決然沒有幹這種事。那良道。既非兵士。必定是賊黨裡頭的人了。你因爲不曾數過屍首。那裏頭定有逃走得生的。却從這地板下偷走進來。鎮台長道。沒有這個道理。那賊黨已完完全全的盡行除滅了。鎮台長雖極力分辨。那良還不以爲然道。我們在這裏爭論。被他走了去。是不了的。快些調取兵士。把這鎮台重重圍住。令他無從逃脫。然後我們再向那地板下查驗查驗。若還拿他不得。索性把這鎮台付之一炬。那時那賊也就可死在這地板下了。那良怱怱定了計較。鎮台長不敢怠慢。連忙先把那戴着鐵假面的囚人。不知搬往那裡去了。再吹起畫角來。下了戒嚴的命令。便見人披甲。馬掛鞍。不到二十分鐘工夫。便把這鎮台圍的鐵桶相似。再選了幾名有胆有力的兵士。命他從那窟窿走入地板下。仔細查了一遍。却是連人影兒都沒有。鎮台長方纔放了心。向那良說道。這樣看來。仍是耗子無疑。那地板想是不知什麼時候。早經拿了去的。不然。那賊人豈有不在這地板下拿出來。的道理。就令說他從這地板下進來的。外面又是沒有可以走入這地板下的所



在那良這時。心裡雖還疑惑。却不敢拿定主意。果照前言。把這鎮台盡行燒了。因自帶了幾名兵士。親到那鎮台外面。巡勘一週。只見這地板的盡頭處。有一塊石。稍爲鬆了。若把這塊石拔了。不難走入那地板下去。又相了那塊石一會。確像有人拔了出來。後來依舊放回原位的。那良心中料定有人從這裏入去。穿過了地板。然後攢身出來。躲在那間小房子裡的。只因沒有證據。不能認真發作。只得連忙叫人把這塊石裝好了。令他不能再行移動。再吩咐各兵士。嚴密看守。又向鎮台長說道。這樣看來。將來把那鐵假面的囚人解往巴黎的時候。途中或有什麼變故。也正難料。你須件件留心。現在也須加派幾名兵士。暗中看守著他。萬一有了疏失。都是你的責任了。說畢。便沒高興的告辭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瞞強敵改服扮漁夫 訪密囚分途充探子

却說蘋花被霍符救了。出比龍鎮台。那良大行搜索。拿不著人。只有吩咐各兵士。嗣後留心看守。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過了數日之後。各人把這件事。漸漸忘了。一日有一個兵士。獨坐在鎮台的堤岸。正在垂綸釣魚。忽有一個漁夫打扮的黑漢子。從那邊走來。

見兵士在這裏釣魚。便停住了足。看了半天。不覺自言自語道。一個堂堂軍人。不料這釣魚的手段。却怎麼低。這裏本是禁人漁獵的地方。那魚兒正多得狠。若是我來釣時。那說的一朝獲十。算得甚事。兵士聽見抬過頭來一看。罵道。賤農你敢得罪我麼。我可不饒你。那漁夫哈哈的笑著答道。你把漁夫尙且誤認做農夫。無怪你釣魚是這般下手了。老爺請讓我釣一回。給你看罷。說著便把身子坐在兵士身邊。兵士連忙打量了一番。見他果然是個漁夫。便道。你這麼大言不慚。你試釣一回看。倘然釣不來時。要把你投下這濠裏去。漁夫道。我若怕這條濠。便做不成漁夫了。我們到了水裏。却像魚兒一般。游行自在哩。一面說。一面把釣竿接了過來。先拉那餌兒起來。看了一眼。說道。無怪你釣不來。這餌兒已經被水浸淡。一點香味都沒有了。說畢。便從從容容的。向自己衣袋裏。取出一片食殘的牛酪。撚作一個小團。穿在那管釣上。看他手勢快捷。便曉得他是慣弄當行的。只見他把這管釣輕輕沈下水去。果然不到十分鐘。早已釣上五六尾來。兵士十分佩服。說道。怎麼怎麼。你用的餌兒。究竟是什麼。漁夫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了。我若告訴了你。我這飯碗。便拿不穩了。兵士道。不錯不錯。各有專門。我佩服你。

了。漁夫道。是豈不是嗎。在這覺淵開仗捉賊。我雖不能及你。若在這川裡釣魚。便你不  
如我。兵士見他說出這種話來。心裏吃了一驚。連忙瞧他一眼。只見他毫不爲意。又接  
續說道。老爺你那天在覺淵捉賊。真是有本事了。我恰好在那下面有許多蘆荻的地  
方撒網。親眼看見老爺的手段。真個高強哩。我怕出聲。就要被責被罵。因此靜悄悄的  
在那裏躲避著。想來那時的光景。真是可怕得狠。兵士聽說。更失驚道。怎麼。你親眼看  
見了麼。漁夫道。我是看見的。夜裏在那裏下網。正是我的營生。那晚有許多人從這裏  
的上流渡過來。我想那魚兒被他們驚動了。定要向下流逃下來的。因此急忙打了大  
網。果然接三連四的來了一個又一個。幾乎把我的網都掙破了。我滿心歡喜。謝天謝  
地的。正要撈了起來。忽然却令我喫了一大驚。只見這邊堤岸。突然閃出一派火光。跟  
著便吧嘞吧嘞的鎗聲四起。我靠著那火光。看得親切。眼見有人跌落水中。眼見有人  
顛倒地上。老爺那裏頭有一個翩翩少年。彷彿像個美女一般的。可憐他也被爺們射  
落水裏去了。那箇人我恨不能救了他來。老爺。那人是叫什麼名字呢。兵士見他源源  
本本的說來。不免附和著答道。是囉。我也聽見那裏頭有一個像女扮男裝的。但他的

名字。連我們也不曉得。漁夫道。原來真是女子嗎。一個女子。能殺和那些漢子一氣。波過這寬淵。這也算得是個女豪傑了。此外不是更有一個美少年麼。我見他穿著一件似比老爺身分更高的士官衣服。那人後來怎麼樣了。他是怎麼死的。可惜我看不見了。兵士道。無怪你看不見。什麼那人係被我們生擒了回來。漁夫道。是嗎。那個美男子。是了是了。老爺撲前去拿他的。就是那個美男子麼。老爺那時的樣子。我至今還記著哩。老爺如今在這裡釣漁。雖然不覺得十分威武。一日到了戰場。却真是箇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可怕的了不得。那天捉賊的定是老爺無疑了。兵士連忙答道。不錯。正是我拿的。但又不止我一個。係各人齊來把他捕縛的。漁夫道。雖然。總算老爺是第一奮勇了。倘非老爺首先撲上前走。把他拿住。怎能殺立這大功夫呢。兵士道。是呀。若使我不在場。他們或不能把他拿住。也未可知。漁夫道。然則老爺的功勞。是很大的。恭喜就要升官了。俗語說擒賊先擒王。老爺我想那個定係敵人的大將了。兵士道。不錯。是大將裏頭的一箇。漁夫道。那麼說。大將也有兩個麼。兵士道。果有兩個。有一個已經死了。漁夫道。那被擒的。想係兩個裡頭那箇出色的了。兵士道。原是箇美男子。在軍人裏頭。也

可算是很少有的。漁夫道：那美男子怎麼樣了？現在還活著麼？兵士道：還活著哩。聽說不日便要他解到巴黎去。好等我們國王及大宰相親自審問他。因為他是關係著國家的密事的。倘然死了。那還了得。漁夫道：國家的密事……真是利害了。就是那個美少年嗎？兵士道：國家的密事是什麼事。你可懂得麼？漁夫道：我那裏不懂得。一定是國家的一件緊要東西。兵士道：不是東西。是件事情。漁夫道：事情！事情！將來要解那人到巴黎的時候。想又是老爺押他去了。兵士道：那裏不是我押他去。漁夫道：不錯。不錯。像老爺這種兵士。原是一時一刻都不能離開鎮台的。故此老爺却要做箇留守麼？兵士道：是這個。是這個。漁夫道：然則幾時解他去呢？兵士道：至遲也不出這七天之內了。漁夫道：今日是四月三日。然則就在初十左右了。兵士見漁夫層層詰問。不禁起了疑心。連忙舉眼相那漁夫。相了又相。那漁夫不知何故。猛然立起身來。出盡生平氣力。把右腳向著兵士背後只一踢。只見兵士翻了一箇筋斗。足向天首向地的。跌入水底去了。漁夫在岸上不轉睛的看了半天。見他仍然不能翻身起來。纔放了心。再把那釣魚的器具。盡行投入濠裏。自言自語道：這麼一來。無論何人看見。只以為他是失足

跌下去的。說著探頭在上面。向四圍望了一會。繞走上堤來。幸虧沒有人看見。正要走時。只見有一個滿臉鬚鬚的武士。腰上揸著一口大刀。停住了足。呆呆的正對著這鎮台的牆壁東張西望。看他樣子。是剛纔走到這裡來的。漁夫更不理他。急忙走過了。他面前。直向那邊而去。走了好幾里路。到了一間小小客店。便不招呼的。跑上樓上去。向著一間房子。把門一推。便自開了。只見裏頭有一位姑娘。迎將上來。叫道。霍符。叫我好等。漁夫也叫了一聲。蘋花夫人。原來那晚霍符也被官兵擊入水裏去。可喜沒有什麼受傷。鬼到下流去。縱身登岸。暗想同黨的人。定有幾個被捕。監禁在那鎮台裡頭的。因即跑到鎮台那裡。趁天色未明。把那通天窻的石頭拿了一塊。攢身進去。在那地板下一路查探消息。後來覺得有一處。像個放東西的地方。便拔了一塊板。走了出來。正藏避著察看情形。後來見蘋花也來了。不禁滿心歡喜。但怕被那裏他們聽見。因此不敢則聲。後來見蘋花見了鐵假面的樣子。不覺大驚。要推門出去。那時正是危機一髮。迫得上前把他抱住。塞住了他的口鼻。趁鎮台長還未開門進來。他早已背了蘋花。走入地板下尋著舊路出了鎮台。仍舊把石頭嵌上。原來霍符在守雄手下。正似水滸傳裏

頭的時遷。那飛簷走壁狗盜鷄鳴。正是他的擅長。所以往往用他做密使。或是幹那偵探的事情。虧他有了這付本領。救了蘋花出來。找著一間小小客店。暫且藏身。爲要打探鐵假面。究竟是誰人。又要查他幾時解到巴黎去。因此假扮了漁夫。這日適見那兵士在那裏釣魚。便乘機應變。探了他的口氣。後來怕被他識破。故此把他踢下水去。因就跑回客店來。蘋花迎著。開口說道。你去了許久。叫我等的望眼穿了。你打聽得什麼消息。回來了沒有。霍符連忙把門關上。纔低聲說道。蘋花夫人。還未有的確消息。但據我所打聽的看來。那鐵假面似係柯比里了。蘋花道。然則守雄怎麼樣了。在那裏呢。霍符道。蘋花夫人。你不是親耳聽見他們說。兩個大將之中。有一個已經死了嗎。蘋花悲聲說道。我當初也料守雄已死。柯比里尙生。但見那人受著這種慘無人理的相待。又料他不是柯比里。若是守雄果還徼倖生存。我想未必沒有法子可以救他。因此纔要這般擔驚受苦。霍符道。可不是嗎。若果係守雄老爺。無論什麼艱難險阻。總要救他出來。縱然赴湯蹈火。也顧不得。惟係據我所打探的。料得那人却是柯比里。因爲羅波把一切秘密事情。都告訴了他。其勢不能不把他結果。絕了後患。但因爲現在還有許多事

情。待要問他。故此暫且饒他一命。却叫他戴著鐵假面。當著一個死人看待。因把自己和那兵士問答的話。說了一遍。蘋花半信半疑。說道。真真令我悶煞了。倘查明那人的確不是守雄。那就知守雄一定死了。我也要跟著他去。無奈如今還不曉得究竟是那個。我也怎便就死呢。霍符聽說。只叫了一聲蘋花夫人。蘋花皺眉蹙額。說了幾句怎麼好呢。兩人就相對無言的。坐了半天。霍符忽然定了主意。說道。我們現在還不要這樣頹唐。長嗟短嘆。那鐵假面不日即要解到巴黎去。那時定有機會。可以打探出那人是誰。蘋花道。若然打探出他是柯比里。怎麼樣。霍符道。守雄老爺與及各人。都被柯比里賣了。以至遭了羅波的毒手。然則柯比里和羅波。均係守雄老爺的仇人了。我們若不報了此仇。豈能洩這不共戴天的大恨。可知我們今日還有應盡的職分。是萬萬不可輕於一死的。蘋花夫人。我料你也是打定了這個主意了。說著兩拳緊握。眼光四閃。蘋花見霍符這般忠義。不覺心又一熱。答道。霍符。從此無論十年二十年。我這身體。總要爲著守雄做事。守雄死了。我替他報仇。守雄若生。我便設法救他出來。兩人正議論著。忽聽見窗外透入一種聲音。像似連珠砲響。兩人杯弓蛇影。不覺嚇了一跳。連忙探頭



出窗外一望。只見有一輛馬車。正從普魯士府那邊。駛向巴黎進發。蘋花仔細一看。見那馬車裏頭坐著兩個女子。內中有一個正是奧利夫人。蘋花因事出意外。不覺失叫道。那位不是奧利夫人？霍符也叫道。倍真姑娘也在裡頭哩。原來奧利夫人和倍真。那日聽了埃斯的話。爲想救那柯比里。因此到了此地。後來打探不出覓淵的事情。一逕駛向普魯士府而去。如今正從那裡回來。忽聽見樓上有人叫著自己的名字。連忙抬頭一看。見是蘋花。不覺愕然失驚。立刻叫馬夫停了車。扶著倍真。挺身出來。一直奔向那客店樓上。原來蘋花當時。係扮作鄉下姑娘的模樣。如今却有這般高貴的婦人來訪。那店主一定是要思疑的。但是夫人這時更沒工夫思前想後。即急忙一步三級的上得樓來。一見了蘋花。便抱著叫道。噯唷。怎麼樣了。我因爲聽見人說。敵人已在覓淵。伏兵相待。我替各人担心。不過恐怕遭了他們的毒手。所以趕緊跑到這裏來。正要尋著你們。通個消息。誰知打探了多少。不見有渡過覓淵的樣子。我料你們未必已經被捕。想還尙在前頭。因此一路尋問。直到普魯士近邊。在那裏仔細查訪。知道各人正是行到覓淵的時候。那時心裏正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轉復回來。湊巧在路上。這輛馬

車又壞了。因此耽擱了兩日。我們同行。原來還有一位壯士。先行一步。我們却這會纔來。今見你平安無事。十分歡喜。我想各人都已無事的渡過了覺淵了。蘋花聽說。不覺兩眼流淚。說了一句各人都已葬在這覺淵裏頭了。便咽住了。半天再說道。可恨我們遇著伏兵。暗中來襲。幸得逃生的。只有我和霍符兩人。夫人聽畢。不覺嚇的面如土色。許久纔說道。哎呀他們果然被敵人暗中算害了嗎。蘋花道。我們黨裏。因為來了一箇敵人的奸細。所以各人都被他賣了。奧利夫人暗想蘋花說的敵人的奸細。當就係冒稱柯比里的達和無疑了。夫人念這回竭力奔走。大半正為著達和的事情而來。一聽見蘋花這句話。連忙問道。你說的敵人的奸細怎麼樣。蘋花道。只在一個月以前。那人拿一封黨裏頭的薦書。自行投到。只管巴結著守雄。把我們的密事。都打探出來。暗暗報與敵人知道。奧利夫人道。那奸細不是先來巴結你。求你替他做個先容的嗎。蘋花道。我那裏肯受他的巴結。他也沒曾來巴結我。夫人聽了這話。始安了心。暗想這麼看來。那人一定不是達和了。既然不是達和。那埃斯說的。恐怕是不對了。我的達和。究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呢。想了一會。因向蘋花說道。事到今日。我們的事情。已經盡行

破壞了。當初幸得守雄與及各人，那麼出力，纔得弄到有些指望。如今我們最握要的先鋒隊，已經全軍覆沒。想來未必再有相繼而起的人才了。我替你打算這會，少不免也要逃返故鄉，纔是上策。住在這裡，偷被羅波的手下遇見了，又不免吃他的虧。我聽見那那良十分利害，已想出一個什麼法子，做了一個鐵假面，說來甚是可怕的。我今就把我的馬車，先送你回鄉去罷。我到底是個皇族，就令他們知道我的馬車上載著什麼亡命，也不奈我何。你想日前那那良想要害我，也須弄出那張鐵床的故事來。可知他們究竟不肯公然和我作對。因怕得罪了皇族，國法上也饒他不得。如今不用多說，你放心坐了我的馬車回去便是了。說著便拉蘋花的手，要他同去。蘋花搖頭說道：我現在不能回去。我拚被羅波捕來了去。我和霍符，還有不能不辦的事哩。夫人道：又有什麼事呢。蘋花道：現在不知是守雄，還是那奸細，被敵人拿了去。監禁在這鎮會裡頭。聽說不日就要解到巴黎去。我目下正要打探他究是何人。若是守雄，我便不能不設法救他出來。夫人聽說，不勝詫異道：什麼，有一個被他們生擒了去嗎。蘋花道：不錯。生擒了去，却用一箇鐵假面給他戴上。夫人聽著想起埃斯說的話來，忽又疑心到達和

身上不免著急問道。鐵假面？給了誰人戴著呢。蘋花道。不知是守雄，是那奸細。夫人道。那奸細的名字叫什麼。他的相貌，是怎麼樣的呢。夫人著實跟問。蘋花不知他的用意。答道。年紀相貌都和守雄差不多。看他的舉止，似係也會在巴黎的朝廷。當過什麼差的。他未必肯說出真名真姓。但聽見他係叫做什麼柯比里大尉。夫人聽說柯比里大尉五個字。不覺急的叫了出來道。呀。柯比里！然則埃斯說的不錯。真是達和了。真是達和了。蘋花聽說。摸不著頭腦。急忙問道。什麼達和。夫人道。據你說來。那人本來叫做達和。正係我的從者。蘋花道。夫人說什麼。那奸細是你認得的嗎。夫人不覺忘了形。兩手掩面說道。世界上那裡更有如我這種可憐的人呢。我是認得他的。而且不止認得他。唉。蘋花。我之於達和。恰似你之於守雄一般。正係我一箇最親愛最緊要的人哩。說著不覺哭了出來。蘋花不待說完。連忙跳起身來說道。這個一定是不對的。夫人係有意栽培守雄和各人的人。那裏有愛及那些做奸細的人的道理呢。夫人還掩面說道。斷斷不錯。我是愛他。我是愛他。蘋花道。前事我不管了。夫人現在還說要愛他麼。他既明明是把守雄及各人的性命賣了。夫人道。蘋花。你別要再說罷。你原來什麼都未知

道理。蘋花道。那裏話。我是沒有不知道的。這回各人被害。都係由他一人作弄。他原是一個人面獸心。狗彘不若的。你看他改名換姓。巴結著守雄。只管說謊。瞞著守雄。却把我黨的密事。盡行賣給敵人。若是稍有人性的人。怎能做出這種事來呢。說著恨恨不已。夫人也再忍不住。便道。其中原有緣故。那達和斷不是這麼壞心術的。他原係被那良騙了。說我和守雄有了交情。反把他拋棄了。所以激他生了妬心。要做出這種事來。和守雄作對。這個也正因我而起。他若聽見這種話。還沒起醋意。那就是薄情的人。我也不會愛他了。蘋花道。夫人說的話。太沒道理了。無論他是妬是恨。但若是個光明磊落的男子漢。那裏肯幹這種事。譬如我的丈夫守雄。偷然知我犯了罪過。也不過怨我恨我。甚至怒極把我殺了。報仇雪恨。也斷斷不肯起那欺人賣人這種惡劣的心事。這纔是個有氣骨的好漢。這纔是個女子應該愛他的男子哩。奧利夫人道。我如今對你說。你也未必懂了。我的見地。原來和你不同。我以為我所愛的男子。偷然犯罪。我也應該同他任過。怎可說他立心不好。便把從前注在他身上的愛情。取了回來呢。我為達和家也不要了。位也不要了。我這般死心塌地的愛他。你還不諒我。蘋花蘋花。你也不

像箇識情的女子了。說來又氣又惱。幾乎不可收拾。這時從旁聽著的倍真。再忍不住。因就挺身說道。兩位現在豈是爭論這種事情的時候麼。我想達和守雄。還未知那個是生。那個是死。如今兩位總須同心合力。先探出那被擒的。究是何人。這纔是要緊。兩人見倍真說的有理。便一言不發。你看我我看你的。呆呆相對。霍符却於此時。走上前來。指著倍真說道。蘋花夫人。這位就是我告訴你的倍真姑娘了。蘋花招呼過了。不暇再說別的話。仍帶著悲聲說道。姑娘說的不錯。那戴鐵假面的。我們自然要查探他係守雄。抑係柯比里。但無論如何。從此以後。我和奧利夫人。却要各行其是了。夫人說要救那柯比里。我却認那柯比里是我丈夫和各人的仇人。偏要尋他報仇。那鐵假面若果係柯比里。他日倘有出世的日子。那時我和夫人就不免變了敵人了。倍真道。若係守雄呢。蘋花道。若係守雄……倍真道。若係守雄。我料你斷斷不能不設法救他出來。只因今日正沒分明。夫人要去查探。你也要去查探。這樣說來。彼此豈可不相助爲理嗎。我現在有一個主意。我們暫且照著辦去罷。蘋花道。怎麼樣呢。倍真道。我們且分作四路。奧利夫人先回巴黎去。設法向羅波那裏。打聽那鐵假面是誰。霍符君就在這裏

看守著。看他要把那鐵假面解到那裏去。我想他十中八九。是要解往巴黎去。但羅波他們是狡滑得狠的。他或於沒人知道的時候。把他解到一箇極荒遠的地方。也未可知。若失了鐵假面的下落。便萬事俱休了。故此須要留心看守著。無論他到天涯海角。你也跟著他去纔好。霍符首先答應道。我原來也是這麼打算。我若不能探出那鐵假面是誰。縱然變了千萬化身。也要緊緊的跟著他走。但係蘋花夫人呢。倍真道。蘋花夫人另有別的事。也須獨當一面。霍符道。蘋花夫人獨自一箇人去。是使不得的。倍真道。蘋花夫人那裏。我却要不即不離的暗中幫助他。萬一遇著我的力量做不來的時候。我便找著我的丈夫安東。交託於他。有了他便同你跟著去一樣了。看現在的光景。若不是蘋花夫人獨自一人做事。反爲惹人疑心。無論同你去。或同安東去。總不免有些痕迹。我們形迹可疑的人。住在一處。究竟是危險之道。我們就從今日。各各分手。避過了這次風潮。後來纔得再作道理。我想各人分頭查探。定是蘋花夫人。第一能殼先探出那鐵假面的底蘊來。各人聽了這話。都滿腹狐疑。霍符獨自走近倍真身邊問道。爲什麼緣故呢。用什麼法子呢。倍真道。並沒有什麼。不過要蘋花夫人。立刻跑回普魯士府

去。把那秘密箱子拿了出來。馬上燒了。這就是了。霍符道。燒了那個箱子。與那鐵假面有什麼關係呢。倍真道。蘋花夫人到得那裏。那個箱子。或者既經入了羅波的手。不在那箇藏置的地方。也未可知。若果真沒有了。那就不難曉得那鐵假面是誰了。爲什麼呢。因爲知道。那箱子的所在的。除了達和。便沒有別人。若非達和在羅波那裏供了出來。那箱子就應該原封不動了。霍符連忙說道。不錯不錯。那箱子若果失了。那鐵假面便是柯比里無疑了。蘋花也道。是了是了。若係守雄。不但一個鐵假面。濟不得什麼事。就令迫他上了刀山劍樹。也斷不肯供出那箇箱子的所在來。然則那箱子若在原處。那鐵假面定係守雄了。倍真連忙點頭道。正爲如此。所以我想憑那箱子的有無。推斷那鐵假面是誰。這是最直捷了當的。除此之外。恐怕沒有什麼好法子了。這個差事。不是定要蘋花夫人親走一遭麼。蘋花聽了。滿口應承。只有霍符放心不下。嘆道。蘋花夫人獨自一個人去。本是放心不下。……蘋花不待說完。便道。事到今日。不要說這種話了。我扮了村下的女子。更有誰人疑心到我。這鎮台裏頭。我尙想著要偷了入去。何況燒那箱子。更是容易的事。你別要替我操心。你自己盡力辦你的事去罷。霍符道。是了。



我也有應幹的事。自然難伴夫人同去。這時候可恨頑平不在左右。不然，就沒有什麼爲難了。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奧利夫人從旁聽見，便揷口道：「就是送我回巴黎去的那箇頑平麼？蘋花道：是他送了夫人去後，一向沒有回來。我正想見著夫人，問他一聲。他究竟在什麼地方和夫人分手呢？」奧利夫人道：「他一直送我到巴黎家裏來，第二日，他說普魯士府那邊的事情，放心不下，便辭了我回去了。如今你說他還未回去，莫非在路上……」蘋花道：「正是哩。我想他或是被殺，或是不知怎麼樣了。霍符道：我料他未必就會被殺。若止被捕，也還有望。倘將來遇了機會，便再有相見的時候。但係蘋花夫人這回辦的事，是十分危險的。我總是放心不下。蘋花道：「什麼危險都沒有。你放了心罷。那頑平的事，說也無用了。如今事不宜遲。我今晚就要向普魯士府進發了。說著，立了起來。儼有催促各人動身的意思。看他這般奮勇，不像他平日那種溫柔嬌媚的樣子。這係因他心裏頭記掛著丈夫生死，快要探出一個確實消息來。所以這般勇猛。只見倍真又挽住說道：「你這麼拿定了主意。這件事一定是辦得妥的。我本不要說出別樣艱難的話來。灰了你的心。但有一件。這件事正如霍符君說的。不是一箇女

子輕易做得來的大事。你須十分用意。爲什麼呢。倘然那箱子依舊有了。你不要說把他燒了。便完了你的事。因爲現在要探出那鐵假面的事。比之燒那箱子。更爲要緊。你把箱子燒了之後。還須在那近邊。住得一個月左右。察看情形纔好。蘋花道。又爲什麼呢。倍真道。恐怕羅波派去的人。或者反爲落在你後。所以但止看見有了那個箱子。還不能曉得清楚。須要看後來再有人來找那箱子沒有。霍符道。是。不錯。是要這麼辦法。但係這般說來。我更不能不同你一塊兒去了。蘋花道。你跟了我去。倘然那鐵假面不知解到那裏去。失了下落。豈不誤了大事。那箱子的事情。我一人辦去。便使得了。霍符又道。雖是如此說。倘或羅波派去的人。比你先到。把那箱子拿了去。還怕我們同黨續後有人來尋。因更在那裡看守著。那却怎麼好呢。蘋花道。若果有人在那裏看守。更可知道那鐵假面確係柯比里無疑。我便立刻走了回來就是了。倍真又道。羅波估量我們同黨。都已被他殺的乾淨了。未必還派人在那裏看守哩。霍符見各人都定了主意。方纔不再則聲。奧利夫人隨向倍真說道。各人辦的事。都已定了。但是你呢。倍真道。我替你們做個傳遞消息的機關罷。各位人各一方。行蹤無定。彼此無從知會。今且把我

的家裡。做個通信的地方。你們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要先來關照我。我家裏來往的人。繁雜得狠。無論上下貴賤。無一不有。所以有信寄來。與及各位自己到來。別人也不留意。就是蘋花夫人及霍符君將來辦妥了事的時候。也須請到我家裏來。說着便寫了兩分住址。交與蘋花霍符收了。各人商量定當。奧利夫人和倍真。就起身告辭。依舊乘著馬車。往巴黎去了。要知三人之中。究竟何人探出鐵假面的消息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貴婦人隻身潛古寺 大怪物深夜盜密箱

却說蘋花送奧利夫人及倍真去後。一夜不曾合眼。到了第二日清早。別過霍符。獨自一人。離了客店。向著普魯士府進發。當時各處雖設有關吏。稽查行人。蘋花因為改了村下女子的裝扮。關吏也不爲意。並沒有什麼留難。是日行了二十餘里。便在西狄爾驛上的客店住宿。只因日來受的驚險太多。到了夜半。忽然發起大熱來。到了第二日。沈沈迷迷。不能起來。心中雖然十分焦悶。無奈身上的熱度。逐漸升漲。後來竟至不省人事。一連病了一個來月。那病中的苦況。不必細表。幸虧醫藥有效。不至嗚呼一命。直

到從起程計起剛剛滿了四十日，纔能走動。蘋花暗中盤算。我如今大事在身，却無端的耽擱了這些日子，真是不幸中之大不幸了。那箱子到底不知已經入了羅波的手裏沒有。現在霍符不知怎麼樣，倍真及奧利夫人，又不知怎麼樣，一定是見我絕無消息，不禁十分怪異了。或者他們已經查出了那鐵假面的底蘊，正等著我回去，也未可料。不如先寫一信寄往倍真，把臥病的情狀告訴了他，却等見了他的回信，再作計較罷。想了一會，忽又轉念，拿出那個箱子，是我應辦的事，必須趕快到了普魯士府，把這件事弄好了，便即潛回巴黎。倍真雖曾吩咐，拿得了箱子之後，還須在那裏看守一個多月，但今已經病了許久，想可不必再要如此辦理了。主意打定，便又離了這間客店，晝夜兼行。第二晚，早已到了普魯士府。好容易等到夜深人靜，便悄悄的獨自一箇走到約華彌寺來。原來那時文化未開，不像今日到處均有銀行，可以存放緊要物件，又沒有什麼奇巧鐵櫃，可以深閉固拒。況且守雄們，原係軍人，行蹤無定，所以他們收藏要物，都靠著那掘地埋藏的法子，只有自己設了一個暗號，不肯給別人知道。這就算十分秘密了。當日守雄夫婦要收藏那箇箱子，就在從前行婚禮的聖約華彌寺，先在

經堂立了一個大誓。然後兩口兒在暗夜裏掘地埋好了。後來蘋花住在普魯士府的時候。還自日日到這寺裏來。巡視一回。原來這聖約華彌寺極爲寬大。大殿之後。便是墳墓。石像燈塔。星羅棋布。後頭都是大樹大木。一望無際。約畧可有數里。不止千株萬株。因擇了一株。在那樹下掘了數尺深的洞子。把箱子埋了下去。還怕被人識破。又再做了同樣的箱子。共有五個。埋在各處。倘被人疑心到這林裏來。也不免被假箱騙了。這可見他們謀慮周密。倘那鐵假面不是柯比里。不把那收藏的地方告訴了羅波。那箱子是斷斷不會失去的。那真的箱子。却在那墳墓盡頭的地方。又依著大樹。照著蘋花的年歲。向右邊數來。又照著守雄的年歲。向後頭數來。就在那交叉點的那株樹下藏好。那株樹正在一個人人。不甚注目的位置。無論何人。都不會搜尋得著。但若把這暗號記得清楚。就在黑夜裏。也可摸索出來。這晚蘋花到得寺裏。早已人聲靜寂。燈火全無。舉頭只見疏星兩耳。但聞蟲語。料得人人都已睡熟。連忙走過那墳墓的所在。暗想當日和著守雄携手同來。如今却是人隻影單。想來好不淒涼。只因一心掛念著守雄的生死。便什麼都不害怕了。尤幸天色黑暗。不怕被人瞧見。因就躡手躡足。努力向

前而進。聽見了自己的足音。便疑有人隨後跟來。看見了石塔神碑。又疑有人遮攔去路。一路探行。偶被荆棘拖住衣裙。更疑是亡靈出現。苦苦相纏。縱是男子到了這步田地。也不免毛骨竦然。蘋花却都無心計較。只管冒險直前。好容易到了那個起首數樹的所在。便停住了足。一望那邊深林。却是咫尺不辨。黑洞洞的像個黑暗地獄。蘋花不敢怠慢。連忙探足前行。一株一株的摸著那大樹。數將前去。數不到十餘株。忽聽見前頭似有什麼聲響。蘋花不禁嗅了一驚。幾乎倒下地來。兩手抱住那株樹。戰個不住。半天纔想起。這個莫非心虛幻聽。原係腦氣筋的所爲麼。再側耳仔細一聽。那聲音果不聞了。纔定了神。再走上前。數了一株。那聲音忽又聽見。雖聽不出是什麼聲音。却顯然並非自己腦氣筋的所爲。定是有人比我先到這林裏來了。那時蘋花胆氣非常。縱然遇了鬼怪。也要當他是個好友。何況是人。故此心中雖則驚訝。却沒有什麼害怕。暗想這裏就在白天。原來也少有人到。如今那個却在暗夜裡。和我一樣的背著人眼。到這裏來。不知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了。想著再抱著那株樹。站定了身子。那心頭却還兀兀的亂跳。忽又聽見那聲音。像是掃落葉似的。比先前更聽得分明。暗道。那莫非是喪家

之狗。或是狐狸之類。是了是了。定是那些狐狸。知道我來。要逃去的……就令他果是個人。他既夜深來此。我料他要怕我。正似我怕他一般。若胆怯不前。那箱子怎能拿得呢。打定主意。便放著胆量。振起精神。又進前數了四五株樹。離那藏箱子的地方。相隔不過三四丈遠。只聽見那聲音越發大了。像似有人舉著鋤頭掘土地一般。蘋花到此。纔知道不是狐狸。不覺嚇的呆了。進也不能。逃又不得。只有躲在一邊。看他怎麼舉動。心驚胆震的。再仔細傾聽時。見那聲音。確在那收藏箱子的地方。那掘地的人。又彷彿已經倦了。還聽見他頻頻噓氣。聽了一會。知道那人正要把那箱子掘去。暗想那是什麼人。怎麼能毅知道我們的機密。偏又先我而來。要把那箱子偷了去。想來真是可恨了。蘋花暗中嘆了幾口氣。忽又想到。莫非果如倍真所料。因柯比里告訴了羅波。那人就是羅波派來掘取的。這樣說來。那鐵假面是柯比里無疑了。他們說穿著士官衣服。有一個死了。有一箇被捕。被捕的既是柯比里。那死去的除了守雄。更有何人呢。蘋花想到這裏。不覺心酸肉痛。兩眼流下淚來。自想當初霍符說那鐵假面像是柯比里。我還不肯相信。我因料著守雄尙生。纔要不辭辛苦艱難熬。到今日。偷然守雄既在

魔淵死了。我又何苦要這條賤命呢。不如索性死了。倒是乾淨。又想那羅波派來的人。倘然聽見了我的聲音。把我捕去。我既是拚了一死的人。更何害怕。究不如先見了那人的面目。再作道理。見了那人。雖沒有什麼用處。也可免死了之後。還要抱著一個疑團。計較定了。向前一望。只是天昏地暗。沒有什麼方法。能覓看見那人的樣子。自來火雖帶了來。但這時不便驚動了他。不如等他掘完了出來。我却暗暗跟著他罷。正盤算間。只聽見那人停了鋤頭。自言自語道。噯。什麼掘了許久。還掘不著呢。蘋花聽了這話。心裏說了一句呀。那箇聲浪。幾乎洩了出來。幸虧到了昏邊。却自停了一會。那人又道。到底不能不點個亮了。又一會說道。點了亮。未必有人看見我的樣子。……我這麼樣。無論什麼人見了。也認不出我來。蘋花聽著。心中更爲疑惑。越發要看他一看。因捏了兩手的冷汗。把身子靠著那株大樹。只伸出頭來。不轉睛的望著那邊。只聽見着然一聲。自來火早已亮了。那人再取了一枝蠟燭點了。蘋花用盡眼力。向前注視。只見那人用著一條黑頭巾。把自己的面目都遮的極密了。只有那雙眼睛。想來還是露出來的。但亦看不清楚。暗想在比龍鎮台見了鐵假面。這回又見了黑頭巾。都是大怪的事。



若果是政府派來的人。何必這般蒙頭蓋面呢。其中定有緣故。故此暗夜裏還怕人看見他的樣子。他方纔說我這麼樣。無論何人見了。也認不出我來。想就是說這黑頭巾的事情了。蘋花正在左思右想。那人又拿起鋤頭來。儘力掘將下去。看他掘的。恰可離那埋藏箱子的地方。只有相距一尺。料他定是知了那箱子的所在。漸漸掘將前去的。蘋花這時計較自己眼見的。被他把這緊要的箱子掘了去。怎能饒過。忽又想我還未看見他的面貌。暫且不理他。他或就要把那頭巾除了去也未可定。正在等著。恰似兩人在心裏打了電報一般。那人忽然停了手。叫道。熱的了不得。熱的了不得。抹了一會汗。正要把那頭巾除去。蘋花看見。心中暗喜。只見那人除了頭巾。還要休息片時。便自坐在那落葉之上。恰可那人的正面。借著燭光。十分呈露。蘋花眼光一注。不覺叫了一聲。便倒在地上。三魂七魄。都不知飛散到那裡去了。原來蘋花見的。並非生人。像是箇從墓中走出來的枯骨。又却比枯骨更爲可怕。只見他兩眼又深又大。恰似兩面凹鏡。那鼻子只腫了一個三角的洞子。兩頰無肉。下頷全骨。上下脣都沒了形跡。只有幾個五分以長的牙齒垂在外邊。看他顏色。青青黑黑。如漆如土。除骨之外。所腫的皮。都已

乾枯摺縐。那裏是個生人。正是一個怪物。怪不得蘋花一見。就被他嚇死了。那人聽見蘋花叫了一聲。立刻吹熄了火。後來蘋花漸漸被寒風吹醒。省過人事來。急忙向四邊一望。不知已是什麼時候。只見天地更爲黑暗。就在眼前。也看不見了。只覺得那怪物的醜樣。依然在目。他的長牙。他的深目。斷非人類所有。定是妖怪無疑了。我如今還在這裏徘徊。怎不害怕。無如要走。又是兩足無力。再走不得。於是無法。只得靠著女子求神庇祐的本事。就在口中唸唸有詞。祈禱了許久。幸虧這點迷信。果然有了效驗。不到一會。蘋花早已心地明白。氣力也漸漸恢復過來。因就蹲在地上。要等天明。那時一千年。很像那世界長此黑暗。再難望見天日的一般。等了又等。忽然遠遠的聽見鷄聲。纔記起這裏原去人家不遠。那胆子不覺又壯了許多。漸漸站起身起來。伸了腰。摩了膝。再向四圍一望。只見那邊林外。漸漸白了。蘋花到此。更不害怕。便徐徐前進。到了那怪物攔的樹下一看。知道自己不省人事的時候。那怪物還攔下去。到底把那箱子取了去。只見上面蓋著浮土。蘋花還信不過。再折一枝枯樹。將浮土撥開。仔細查看。可恨那箱子果已化爲烏有了。想來若早到一夜。那箱子還可無恙。不幸途中遇病。耽閣了四

十天工夫，鑄成了這個大錯。這定是我的命運已盡。無可救了。蘋花嗟嘆了一會。心中雖已絕望。却還有些詫異。自忖那個怪物。我雖疑他不是個人。但他不欲顯出自己的面貌。在暗夜裡。還要蓋著頭巾。又能取火點燈。這樣看來。又似是人。而且熱極出汗。正是生人之事。但不解那樣乾枯繃摺的面皮。何以尚有許多汗水。又不明白他怎麼知道這箇箱子的所在。因何又要靜中偷去。原來知道那個箱子的。只有守雄和柯比里兩人。然則那個是守雄麼。或是柯比里麼。再不然。是政府派來的人麼。我一向思疑偷這箱子。必定是政府派來的人。但看他那個樣子。又却不像。在政府秘之又秘。不肯把守雄們被捕的事。宣洩出來。他不肯公然派人取那箱子。本是意中的事。也無可怪。但亦無用著一個這樣怪物的道理。蘋花越想越怪。又想倍真雖曾說過。那箱子儻然被偷。那鐵假面定是柯比里無疑。但不料今日眼見箱子失了。仍猜不著那鐵假面是誰。從此以後。雖似大海撈針。無從著手。總須把這情形。告訴了霍符及倍真。任他們再作道理罷。我今日到了絕望的境地。原來死不足惜。只因目下尙非其時。或者天不死我。故意要我多歷些艱難險阻。也未可知。試想世上的婦人女子。大半不知愁苦。安安樂

樂的活了一世蒼蒼者天何獨令我受這無窮之苦呢自嗟自怨了一會只恨行路悠悠有懷莫訴只得忍淚吞聲再向比龍鎮台那裡轉來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羅波遇美席上銷魂 奧利說情車前受辱

却說法國有一座大牢叫做巴士治爾原係世界上有一無二的著名監獄年年那國事犯及種種犯人監在裡頭死在裏頭的不知凡幾那現任司獄官叫做辟毛年紀約有五十七八歲就在那大牢圍牆內的官宅居住生平不喜出外每擇了事務空閒的時候設一夜餐招請近處的良家婦女到家宴會藉此談笑爲歡做個消遣大凡做獄吏的遇著有什麼新囚徒解來少不免向那犯人的至親相好受些賂賄積少成多漸漸比那薪俸多了幾倍十倍辟毛也靠著這條路數家道頗覺寬裕但爲他究竟是箇獄吏所以有許多清高的人雖然受他招請也不肯來內中有一人最喜歡和他來往的就是和這獄吏有些交涉的那個什麼裁判所長的妻子那人自己來時却又好拉著幾個隣近同來因此每次宴會來客還有四五個人有時來客太少便把宅內下人的妻子也要請來作伴這是他老人家生成一種喜客的僻性一日正是要開宴會辟

毛把獄中事務。辦理清楚。到得黃昏時候。連忙跑回家來。叫了那四十七八歲的老娘子來問道。你一切都預備停當了麼。客人差不多就要到了。老娘子懶懶慢慢的答道。常時來的。都不過裁判長的夫人一個人。真是沒有什麼意思。你何不發奮出去交結。交結。務須得有幾位闊綽夫人。肯來賞光。這才有興呢。辟毛道。你別要嚙嚇。今晚就有一個新出的闊綽夫人來了。我已經和裁判長的夫人說好。一定要拉得他來的。老娘子道。那位夫人帶來的人。還是司空見慣。未必是個初相識呀。辟毛道。不然。不然。他從前是沒有來過的。因為如此。我想是另外發去一個請帖的好。所以剛纔預備了。老娘子聽說。纔堆下笑臉來說道。有這樣生客來。纔有興頭哩。往常來的慣了。說來說去。都是這些話。我已討厭萬分了。這麼說。今晚的生客。是那裏來的。叫做什麼夫人呢。辟毛道。聽見係上一個月。從波狄爾鄉間出來。人人都稱他做勒夫人。那波狄爾是我往年去過的地方。從今想起來。那裏果有一家姓勒的。想來就係那家的媳婦了。等他來我問問他看。現在聽見他丈夫新死。因為有些遺產。要打官司。因此到這裏來。恰好借了一間房子。就在裁判長的隔壁。他的年紀還青。相貌也生得縹緞。倫在這裏住得半年。

一定又有紳士。要運動做他的後夫了。老娘子點頭說道。我懂得了。我先日到裁判長家裏坐。他的夫人也曾說過這種話。我想就係那個勒夫人了。他說他年紀不過二十歲。可憐已經守了寡了。辟毛道。就是那個不錯。本來二十日前。便要請他來。因為那個戴著鐵假面的囚犯。從比龍鎮台解了到來。此後羅相爺不時要來巡視。我是不敢怠慢的。所以延至今日。老娘子道。真個有戴著假面的囚犯麼。辟毛忽然低聲道。真有哩。但係那犯人戴的假面。和尋常的假面。正自不同。却是一個用鐵打成的。耳目口鼻。件件齊備。把全個腦袋都包的緊密。這樣看來。那個定係一個極緊要的犯人了。昨晚羅相爺自從十一點後鐘。親來盤問那犯人。一直到了天亮纔回去哩。老娘子覺得奇怪。盤問他什麼事呢。辟毛道。我那裏懂得。他每次見那犯人的時候。連我們都喝退了。他兩個問答的話。我們一點都不曉得。係羅相爺獨自一個走入那犯人的房裡問他的。老娘子道。獨自一個人。對著那種犯人。豈不險嗎。辟毛道。那裏。那犯人什麼凶器都沒拿著。是沒有可怕的。再有一件。羅相爺屢次吩咐我。把上等的飲食供奉他。不可委屈了他。我總不懂得他的意思。想係一個非常的人。怕他死了。是不了的。老娘子道。莫

非是個皇族麼。辟毛道。這是未必。老娘子道。我聽見門房說。有幾天晚上。奧利夫人親自到了門口。懇懇的請他領他去見一個犯人。你可曉得嗎。辟毛道。是麼。這個不知又是什麼緣故了。但無論他給多少錢。那門房是不能答應的。因為進了大門。還有五度門。都已下鎖的。須盡行走過。纔到得那犯人的房子。這可知門房是無法可以領他進去的。兩口兒談論著。早聽見看門的叫了一聲有客。兩口兒匆匆迎了出來。只見裁判長的夫人。領著一位恭恭敬敬的少婦進來。只見他村裝打扮。並不十分華麗。年紀約在十九二十之間。生得修眉俊眼。杏臉蜂腰。雖不是絕代佳人。也算得天姿國色。但見他笑容可掬。裏面却含有一種悲愁之氣。令人一看。便覺他真個是新寡的樣子。看官你道這人是誰。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守雄的妻子。蘋花。他自從遇著怪物。拿不得箱子。立刻起程。回到比龍地方。只因不知霍符的住址。又不知那鐵假面還在鎮台裏頭沒有。只得定了主意。連忙跑到巴黎。尋著倍真。把前後的事情。告訴了一遍。倍真聽見那怪物的話。也不禁毛骨竦然。却猜不著他究是什麼人。只覺得這件事。奇中又奇怪。中又怪。但不能因這小事。便灰了心。因激厲蘋花。須要忍耐。或是三年。或是五載。還須盡

法查探。又說到了各人費盡心力。還不濟事的時候。我還有一個收場的方法。定能數把那鐵假面救了出來的話。蘋花聽罷。忙問因何不立刻用那方法。倍真搖頭說道。現在還不是時候。原來一切布置。尙未妥當。就從今日做起。或尙要費十年工夫。也未可定。若到各人真是沒法救得那鐵假面的時候。我用這個方法。無論那鐵假面在什麼鎮台。什麼大牢。我包管一夜便把他救了出來。但係那個方法。極其危險可怕。除非各種方法都用盡了。是不能說出來的。蘋花聽說。只是半信半疑。想着倍真是個多才多藝的奇俠女子。而且向來真實可靠。沒有說過半點謊話的。想他一定有了一個驚天動地。常人做不來的奇計。他既然這麼說。便不能就此灰心罷手。因又商量後事。倍真勸他先行住在自己家裏。等著霍符的消息。便把他留住了。蘋花從此就住在倍真家裡。也曾訪過奧利夫人。說及那箱子的事。夫人一口咬定那怪物定是政府派來的。這樣看來。那鐵假面當係達和無疑。便振起精神。獨自一人。也要救他出來。因此設法運動。比往日更爲著力。蘋花也料得那鐵假面係柯比里居多。但亦不敢遽信守雄真的已死。只是自己和奧利夫人。早已宗旨不同。現在夫人要救守雄的仇人柯比里。我若



替他出力。於心何忍。所以我的意思。斷斷沒有和著奧利夫人。同在一處運動的道理。蘋花盤算幾番。心裏總是不能釋然。因就對倍真說了。倍真也覺得有理。便任他各行其是。不到幾天。忽接得霍符寄來的一封信。裏面寄著「探得鐵假面已定計解往巴士治爾」的話。蘋花見了。便和倍真商量。除了交結獄吏那們。更沒有別的法子。因求倍真及他的丈夫安東幫助。竟自來到巴士治爾近旁。借了一間房子居住。對人說是勒家的夫人。又招了霍符回來。把他當了跟人。已在兩個月之前。住在這裏。幸虧蘋花的汗衫裏頭。藏著好些寶石。便拿了幾塊賣了。靠著這個撐持門面。令人看見。真像個鄉下有家的人。又暗中替霍符設法。不到幾時。便把出入巴士治爾大牢的人。與及牢裏那一班差役都結識了。後來因此才曉得那鐵假面果真已從比龍解了到來。蘋花和霍符。正在商量要去窺探。一日。那裁判長的夫人過來。邀同到辟毛家裏赴宴。原來那裁判長恰可就住蘋花的隔壁。他的夫人和蘋花。日夕相見。却幸情投意合。不久便成了閨中莫逆。所以辟毛請客。裁判長的夫人。定要拉著蘋花同去。蘋花不好推辭。於是兩人携手到了辟家。賓主初見。少不免寒暄一番。隨後領到食堂。圍坐而食。蘋花

原是滿腔心事。不大說話。辟毛頻頻說及波狄爾地方的事情。幾乎把蘋花問倒。幸虧裁判長的夫人是個口若懸河。議論風生的。每把別的話來攙開了。纔替蘋花解了圍。賓主且談且飲。約莫一點鐘之久。忽聽見大門前有人大踏步走進來。各人正猜量是誰。那脚步聲早已到了房外。只見客堂的門。猛然推開了。跟著便見一人。踏將進來。口裏叫著辟毛在這裡麼。辟毛抬頭一看。不覺變了面色。連忙離了坐。走到那人面前。打躬作揖。口裏只說對不住了。羅相爺對不住了。羅相爺。蘋花從旁聽著。知道那人就是我黨的大仇法國宰相兼陸軍大臣警視總監羅波。不覺嚇的面如土色。渾身打戰。暗想我的丈夫與各位同志。都係因這人而死。不免舉眼一看。只見他生得中等身材。可憎面目。顏色紫黑。神情岸傲。鼻上橫著一字連鎖眉。豎著一雙三角眼。滿臉鬚鬚。週身重濁。並非低眉菩薩。是個努力金剛。穿著一身粗衣便服。絕不見有官家氣概。聽說他現年三十二歲。看來却像四十餘歲的人。蘋花正在呆看。裁判長的夫人早已上前。恭恭爲禮。只見辟毛還在鞠躬垂地。聽候羅波吩咐。羅波便疾聲說道。怎麼。辟毛。你這樣把緊要的職務都放棄了。只管飲酒。想是快活極了。辟毛嘶聲答道。相爺。我不曉得。

相爺到來。羅波不待說完。大怒喝道。我不來。你就不用心當差麼。宰相係代表國王代表國家的。因為國家的事務。一刻都不能放置的。所以不論三更半夜。也要出來巡視。辟毛道。無論相爺什麼時候到來。決不會誤了差事。羅波道。你還敢強嘴嗎。現在正是犯人食晚飯的時候。你連這個都不管。却在家裡飲酒。還說不誤差事麼。你爲什麼不到那第二塔。等那犯人食完了飯纔回來。辟毛道。那第二塔。有我的部下。在那裏照料。決不會誤事的。我的部下。正是和我一樣哩。羅波見他強辯。更大怒喝道。你說什麼。你的部下。也同你一樣麼。既這樣。就把你的部下。升了司獄。把你革了職能。現在正是國家財用不足的時候。既有了那幹得事來的部下。再用不著你這樣大薪水的司獄了。辟毛聽說。嚇的面無人色。連忙謝罪道。我知錯了。我知錯了。我立刻就要到第二塔。親自料理去了。說著只管叩頭。裁判長夫人在旁正慮著不知如何收拾。似悔今番多此一行。蘋花也沒精打采的。只有閉口無言。垂眼直立。這時羅波眼光四射。在那裡看來。看去。忽似想著什麼。連忙走上前來。那面色更爲可怖。嚇的裁判長的夫人。只恨無路可逃。辟毛也只管低著頭不語。只見羅波走到蘋花面前。便停住了足。把這雙怪眼。

不轉睛的釘在蘋花面上。蘋花嚇做一團。動也不敢動。兩眼低垂。不能仰視。只覺得羅波那付眼光。全注在自己身上。狠像有一種魔力。一直射入自己的心坎裏。却是沒有法子。把他除去。暗想丈夫的仇人。在我面前。可恨。手無縛雞之力。未奈他何。且怕他識破我的來歷。就要盤詰我。拿捕我了。但是守雄的妻子。原是有氣骨的。他若果捉了我。我就當堂辱罵他一場。稍洩守雄之恨就是了。正盤算著。只見羅波看了一會。便向辟毛問道。這婦人是誰。辟毛一時還未答應。羅波又向蘋花問道。夫人。請問尊姓大名。蘋花見他相問。心中一亂。正不知如何回答。只管呆呆的站著。裁判長的夫人。早已堆下滿臉笑容。走到羅波面前說。這位是勒家的娘子。日前從鄉下裏搬到這裏來。和我們認識。請相爺賞面。莫怪他罷。羅波因又向辟毛問道。也是你的相好嗎。辟毛見羅波跟問。不解他是何用意。只怕他藉端發作。便搔首答道。不是我的相好。我只認識這位裁判長的夫人。因為他兩人是個鄰舍。交情甚密。我因請裁判長夫人。想著連他請來也好。……我若知道相爺到來。我就不該請他了。羅波聽說。並不嗔怪。反為柔聲說道。不是。我不是怪你請他來。又再向蘋花說道。以夫人這般人材。想在上流的交際場中。

也不失個當行人物。今日難得相見。我辦妥了事。也來同你們啣一杯酒。因又吩咐辟毛好好的預備。羅波本是個刻薄寡恩的政治家。生平並未把笑臉對人。如今事出意外。忽然這般起興。喜的辟毛連忙鞠躬謝道。倘得相爺賞光枉顧。我這辟家子孫萬世亦與有光榮了。裁判長的夫人。見了這個樣子。也不免高興起來。只有蘋花沒精打采。仍然垂著兩眼。不作一聲。羅波道。辟毛。我們快去看一看那第二塔來罷。辟毛答應了幾個是。兩人早已出去了。先是辟毛的妻子。不知在什麼時候。因覺羅波十分可怕。便悄悄的偷進後堂迴避去了。只賸下裁判長夫人和蘋花兩人。裁判長夫人似替蘋花道喜的說道。你真是好運氣哩。國王的第一流政治家。還要來替你拉相好。蘋花聽說似從夢中驚覺。抬起頭來。說了一句我？裁判長的夫人道。是呀。你不看見羅相爺看見你的時候的神情麼。真像個蝴蝶見了花朵兒哩。蘋花懶答答的答道。我覺他把那雙可怕的眼睛。照在我面上。我心中十分焦急。現在覺得身子大不舒服。裁判長的夫人道。你別要說這折福的話。那勞目金剛似的面孔。向著你也變了低眉菩薩。這個佳話。偷然傳了出去。那些貴婦人們。都要歎羨你不置了。我想羅相爺對人。說出這種多

情的話來。只怕除了你之外，再沒有第二人了。他不久就轉來，你看他怎麼樣兒。蘋花道：他還要轉回這裏來麼？裁判長的夫人道：是呀，他不是說過了纔出去麼？蘋花聽了一席話，漸漸會意，知道自己這付天生麗質，動了那賊子的春情，倘使蘋花有倍真這種胆量，這種見識，當下定會將計就計，把這箇認做一個機緣，可惜蘋花究竟是尋常女子，并未計及這個，只是一心怕他，想著要逃了回去。裁判長的夫人不知他的心事，更又說道：你將來試看，他靜中還要到你那裡去哩。蘋花聽得不耐煩，便戰戰慄慄，站了起來說道：我身子不舒服，今晚我告罪，要先回去了。裁判長的夫人驚道：你說什麼？你常著這緊要的時候，蘋花道：我一刻都再熬不住了。裁判長的夫人道：不過等一兩點鐘，當沒要緊。蘋花道：雖是這麼說，我却忍耐不得。裁判長的夫人道：你這麼就回去了。將來辟君恐怕有話說哩。蘋花道：辟君夫婦那裡，望你替我改意就是了。裁判長的夫人又道：羅相爺回來，不見了你，定要發怒的，只怕辟君就要革職了。蘋花道：我頭暈眼花了，你不讓我去，我總支持不來，說著，真像個就要昏倒的樣子。裁判長的夫人見他到底難留，便道：這就沒有什麼方法了，等相爺回來，我替你好好的說一聲就是了。

你的跟人。在大門前伺候著麼。一面說。一面送了出來。只見那跟人打扮的霍符。連忙接了他去。原來出了辟家門口。就是巴士治爾的天階。遠遠望見有一盞常夜燈。那裏便是大半的門口。那矗立雲霄。掩蔽日月的。就是鐵假面被禁的第二塔。這樣地方。縱在日間。也覺陰氣襲人。風光慘澹。何況夜色沈沈。悽涼殊甚。蘋花無心觀看。飛也似的向外就走。只有後面跟著那霍符。四顧無人。便拉住蘋花。低聲說道。請夫人等一等。今晚或在這裏。探出鐵假面的底蘊來。也未可定。蘋花驚道。你爲什麼曉得呢。霍符道。我方纔在門口等著的時候。留心查察。知道奧利夫人今晚正在這裏藏著哩。蘋花更爲失驚道。奧利夫人。霍符道。不錯。奧利夫人自從鐵假面到這裏之後。也曾到過幾次。或則恐嚇看門的人。或則賂賄那些底下人。用盡多少方法。似是已經有了入手。今晚也到這裏來了。蘋花道。奧利夫人始終估量那鐵假面是柯比里。打算要救他出來。我因此生了氣。先日也曾說過。斷斷不能和奧利夫人合力辦事。你豈忘記了嗎。霍符道。各人的心事。不必說了。但是救那鐵假面的念頭。是彼此一樣的。那鐵假面不是守雄。就是柯比里。奧利夫人現在也不能決定那鐵假面是誰。所以還要打探。今晚他來這裡。

想亦因爲這個。剛纔奧利夫人正和那看門的說話。後來聽見有人脚步聲。繞走開了。原來那脚步聲。就是羅波。依我猜度。定是奧利夫人因爲聽見了羅波今晚到這裡來。立意見著他。問個明白。所以他曾向那看門的問。羅波已經來了沒有。蘋花道。奧利夫人後來那裡去了。霍符道。我想他要等羅波回來。定在羅波的馬車前頭躲著。因怕羅波上了馬車。便沒有法子。所以要在未上馬車之前。攔住了他。我和你躲在這裏。且聽一聽他們兩個問答的話。豈不好嗎。蘋花原係因避羅波逃了出來的。現在放心未下。話也答不出來。霍符又再勸道。奧利夫人躲著的地方。我也大畧知道。我們就躲在後面罷。我們看那羅波的樣子。倘是已經知道我們要暗算他。那時我便索性挺身出來。把他殺了。就在今晚出奔就是了。我早已預備好了。你試看。說著便從懷中。拿出一把小刀來。給蘋花看。黑暗之中。猛然閃出一道白光來。好不利害。蘋花到此。只得說了一句也好。霍符會意。便拉同蘋花。找了一個隱身的地方藏著。不到一會。見羅波同辟毛正從第二塔出來。匆匆的轉到辟毛家裡。只因不見了自己賞識的美人。不禁怒悻悻的大踏步走了出來。辟毛只管跟在後頭認罪。羅波把他喝退了。獨自一人。正向



那馬車而來，蘋花和霍符忍氣隱聲的正在暗中偷看。只見他到了和馬車相隔二三丈遠的地方，忽從旁邊閃出一個人影來，雖在黑暗之中，看不出是誰，只見他頭髮飛散，分明是個女子，便料得確係奧利夫人無疑了。羅波路見事出意外，一面向後退去。一面叫問是誰，只聽見那人答道，並非別人，就是屢次奉訪，都被你拒絕不肯會面的奧利。今日既然彼此見了面，我有幾句話問你，你未必再不答我罷。羅波驚定了，冷笑一聲說道，噯，夫人，你以為國王路易的宰相，可以在這種地方，替人打話的麼？奧利夫人聽說氣極發急道，什麼，你說在這種地方，不能替人打話麼？你把十年前的事，都忘記了麼？你的祖父李逖理挑著麪包上街叫賣，靠他過活，你這燒麪包的子孫，湊巧遇著機會，做了朝廷的一個小書記，常常跟著路易去服侍，那時路易每晚到我的別墅來，叫你站在門前等著，往往等至三點鐘四點鐘之久，你還記得麼？我見你太過可憐了，有時拿了些少酒錢給你，你一面說這是我的職任，不敢領受，一面看了四邊無人，便連忙替我接了，手急眼快的放入荷包裏去，你如今却忘了麼？那時正是冬天時候，我的門前寒風蕭瑟，你在半夜裏還忍熬著，不敢埋怨一聲，如今要你站著說幾句

話。恐怕未必就十分難爲了你哩。你現在雖說是什麼侯爵。你在十年前不是個做長隨的密查兒麼。奧利夫人。五。十。的說個不休。羅波似怕拒絕了他。更把自己的底蘊都被他罵了出來。因就勉強說道。夫人。你要問的。是什麼事呢。奧利夫人道。你不問我也應知道了。你把那達利放了出來。還我罷。羅波像似聽不明白的問道。這是什麼人的事。奧利夫人聽說大怒叫道。這是什麼人的事。你還沒有知道麼。你還要裝模作樣麼。你不是騙了他麼。你的手下聽了你的話。把他弄到這步田地。照情理論。他是應該受賞的。你如今却反把他下了大牢。羅波道。你說的我總不懂。奧利夫人道。你還估量我不知道麼。你以爲我自和朝廷斷了因緣。那國家的事。便一概不知道麼。却不知我比那在朝廷的人。消息更爲靈通。無論什麼密事。都還瞞我不得。你不特把他監禁著便了。更創出一個千古所無的鐵假面。給他戴上。令人認不得他的樣子。我連這個都曉得了。你還要在我面前撒謊嗎。羅波見他說出鐵假面來。不覺喫了一驚。不知這件大秘密的事。因何洩了。又因奧利夫人的話。一層追深。一層知是不能含糊了結的。便道。夫人。你留心些說話罷。那個犯人。係國王的大敵。你和他們相通。並有種種舉動。我

雖則早已知道，因念著你是僑有身分的人，所以替你遮盖，並未向別人提及。若是你自己不檢點，胡亂說了出來，那就怕生出種種波瀾。後悔莫及。倘被國王聽見了，更是不肯答應的。羅波嚴氣正性的，誥誡一番，儼然是個宰相的口氣。奧利夫人聽著，殊不害怕，負氣道：「國王答應不答應，我不管。我原是個國賊。我從前係國王未婚之妻，今為國王勢不兩立之仇，你係國王所用的宰相，你若不負委任，怎可把這分明是箇國賊的放過了。你若不拿我，便是瀆職了。你快傳了部下的兵士來，叫他把我一併收入這巴士治爾大牢裏頭去罷。那麼，我反得因此見著他，却是我的本願哩。」羅波即回頭望著那第二塔說道：「你諛監在塔裏的那箇賊漢嗎？他係要在那塔裏送了一生的，不單是你。無論什麼人都見他不得。夫人聽罷，幾乎哭了出來，說道：「這也太無人理了。他犯了什麼罪，他幾時做了惡事，要受這個千古所無的刑罰呢？你放了他罷。他是個不會為惡的你，別要委屈了人。」羅波道：「夫人這般怨我，真是錯了。他犯了彌天大罪，照例是生他不得。如今他的同黨都殺了，單饒了他一條性命，這就是我的恩典了。」奧利夫人道：「怎麼？讓是你的恩典呢？你諛他的同黨都殺了，這句話我也不懂。他原是

沒有什麼同黨的。他雖然投身入決死隊裏，這也不過是一件冤枉的事。他從前係連決死隊的名號，都不知道的。因為被那那良騙了，說是替你出力，投入他們黨裏去。這正和那做國事偵探一樣。豈得算爲有罪麼。羅波聽到這裏，似乎出了他的意外，不覺失驚道：你說什麼。一會，又再說道：哎呀，原來你說要救他的，却是你所寵用的。那箇生得粉白，叫做達和的美男子麼。奧利夫人道：正是哩。若不是他，我爲什麼說要救他。羅波道：是嗎。這個呢。夫人，你也不必再操心了。他早已死了。奧利夫人驚道：達和已經死了。達和已經被殺了。說謊說謊。你想騙我麼。那死的是另外一個。羅波道：夫人，除此之外，便是我職務上應該秘密的。我再不能答你了。你問也無益了。請罷。說著便要向那馬車前去。奧利夫人到此，無可奈何，只得拉住羅波叫道：這麼說，請你再聽我一句話罷。我現在只請你讓我看那箇鐵假面的樣子。雖然見不得他的本來面目，但能一見他的樣子，我也心滿意足了。羅波道：那個使不得。我曾奉過國王的嚴命，無論什麼人，都不許見那鐵假面的樣子。所以可能看見他的，只有我一人。奧利夫人道：雖是如此，但有一箇通融辦法。那決死隊的陰謀，我都知道。我把他的密事告訴了你。你且領

我到牢裏頭，讓我得一分鐘工夫。在一個罅隙，看一看他的樣子，這可使得麼。羅波道：「決死隊的密事，再不須你說了。他的密事都在那箱子裏頭。我不待有人告訴，便知道了。你只盼望自己的名字，沒有題在那題名簿上便好了。」羅波說了這幾句帶嘲帶諷的話，便把夫人推開，一躍上了馬車，便飛也似的去了。奧利夫人嗟嘆了一會，隨後也照著馬車去的方向，跟住去了。蘋花看得親切，見他兩人都去了，便挽著霍符的手說道：「霍符，你聽見羅波說的話麼？他不是說達和已經死了。這麼說來，那鐵假面不是守雄，更是何人呢？」霍符道：「羅波的話，不知是真是假。」奧利夫人說要把決死隊的密事告訴他，聽他所答的話，似是那個箱子已經入了他的手了。這也仍舊是一個大大的疑問哩。在這裏不好商議，我們且回家去罷。兩人便閃身出來，忙向著自己家裏走去。原來蘋花住的地方，正是相隔不遠，不一會到了門前。只見路旁停著一輛馬車，霍符隔著一二丈遠的望見了，低聲說道：「蘋花夫人，奇怪了，奇怪了。這輛馬車，豈不是剛纔羅波所乘的嗎？」蘋花聽說，噢了一驚，因再握著霍符的手說道：「霍符，沒有什麼奇怪。這也有個原故，我再不能住那房子了。趁羅波未曾看見，我們去罷。」霍符道：「那裏去？」蘋花

道。先到倍真家裡。歇一晚，再說。現在羅波想是要等我們回去的。霍符道。我總不懂，是爲什麼事呢。莫不是我們的來歷。已經被他曉得。所以他親自到了這裏來麼。蘋花道。不是。霍符道。我料羅波也正未必自己做那偵探的事。但是你這麼說，我越發不懂了。蘋花道。別要多說了。我們去罷。家裏有那個新來的僕婦看守著。羅波也未必能等到天亮。將要等的不耐煩，便自回去。我們總是暫到倍真家裏躲避的好。說著，拉著霍符，便似亡命一般，奔向倍真家裏而去。霍符更覺疑怪，自言道。羅波到這裏來，真是怪事。若係我在家時，不難把他刺死，葬在床下了。口中喃喃，跟著蘋花就走。要知蘋花見了倍真，有何計較。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將計就計設局迷人 以恩報恩挺身救主

却說倍真住的房子，在魯也街的轉灣。雖不華麗，却還壯大。前門有一條馬車大道，便於貴婦人們來問事的。在這裏出入。又因爲有些人，不願被人看見，因又在後面，另設了一個秘密門口。從這裡入去，便是一個樹木森森的院落。轉過一條小路，便到倍真的住房。當下蘋花主僕兩人，到了那住房門口，照著那平時約定的暗號，輕輕把門一

叩。倍真便從裏頭開門迎將進去。坐定。倍真先開口說道。剛纔奧利夫人來過。說被羅波打了沒趣。十分憤怒。我安慰一番。纔勸他回府去了。霍符道。奧利夫人和羅波問答的話。我躲在一邊。都聽見了。我却不能下一斷語。你想是怎麼樣呢。倍真道。我不在場。聽見叫我怎能斷他。但依我想。還是達和死了。那鐵假面正是守雄。這一說似較的確。蘋花到此。才挿口道。我也是這麼想。倍真看了兩人的面色。忽又問道。兩位今晚可有什麼事呢。霍符見問。便把羅波的馬車停在門前的話說了。蘋花接續也把在辟家席上。遇見羅波。與及裁判長的夫人說。羅波怕要靜中到我家來的話。都述了一遍。倍真霍符聽說。都喫了一驚。後來倍真忽似想定了一個意思。說道。霍符君。你想是怎麼樣呢。依我愚見。這是不必驚怕的。蘋花夫人似當照舊假冒著勒夫人名字。和他相處的好。霍符道。這個自然。若不是如此。恐怕被他思疑。被他思疑之後。到底不免被他識破。那時或是拿住。或是殺了。總要遭他的毒手。現在雖則危險。但我們既然假扮了面目出來。總須不怕忍耐到底的纔好。蘋花悲聲說道。我那裏能敷做這種事呢。不如被他識破。把我拿了去。同著我丈夫。戴著鐵假面過了一世。這却是我所願意的。說著。

不免對著兩人。流下淚來。倍真連忙安慰道。你記念著丈夫。無怪你是這麼想的。但是我們從前受盡許多艱難辛苦。究竟是爲著什麼事呢。不是要探出鐵假面的底蘊。把他救了出來麼。你試想。你若被羅波識破拿了去。他是斷斷不肯把你和那鐵假面放在一處。一定又是你還你的。另外想出法子來虐待你。既不能因此滅了那鐵假面的苦楚。又不是令我們易於做事。天下那裏有這麼自尋煩惱的事呢。若確然知道那鐵假面不是守雄。也還罷了。今既測定是守雄君居多。你怎可不設法營救他。却反說這絕望的話呢。原來知道那鐵假面的。只有羅波一人。我們正想著用什麼法子和他拉相好。向他打探打探。現在他反來就你。這不是極好的機緣麼。你須稍稍忍耐。每逢他來。你便像待貴婦人的一樣待他。慢慢的巴結上了。那就可想法子了。蘋花嘆了一口氣。搖頭說道。我可惜沒有你一樣。的深沈多智。我一見了他。就面色都變了。這件事我到底辦不來。倍真道。你想起他是箇大仇人。那就無論什麼事都幹得來了。蘋花道。若說要殺他。你若把一口小刀給我。我馬上也可到他那裏。稱名道姓的。把他當堂刺死。倘或力不能逮。反被拿住殺了。我也死而無悔。但是現在既然知道他是我丈夫的仇敵。



却要我裝著一副假臉兒逢迎他。這個如何使得。倍真道。你這麼說不肯會他。他一定是要起疑心的。現在若被他識破機關。後來的事就不辦了。所以我還勸你。今晚雖然避過了他。但這三五日內。他見有機會。定是更要再來的。等他來時。你却請了那裁判長的夫人。做個陪客。有了陪客。就見著他也無妨礙。你只當是羅波和裁判長的夫人相會。你是做個旁觀的。他有什麼話向你說。你總要極單極簡的回答他。不過如此一個辦法。想來是容易做得到的。原來我也可做得一個陪客。只因他是認得我的。到底有些不便。若係裁判長的夫人。便真是個沒有關係的人。反為可以放心。霍符也從旁勸道。若是這麼辦。我也可在旁邊提防著。倘遇著什麼意外之事。我是預先有了準備。總要把你救了出來。或則把他驅了出去。就是了。倍真道。他是個公事繁忙的人。斷斷不能久坐的。將來到了狎熟的時候。不用說了。頭裏不過是因為往來巴士治爾之便。順道停一停足。就是應酬他幾分鐘工夫。也不怕生了什麼支節。霍符道。正是。正是。我想夫人。若不照這個辦法。請了裁判長的夫人做個陪客。見他一面。到底是失算哩。蘋花被他兩人勸不過。只得勉強答道。你們都這麼說。我也沒有法子。做得來。做不來。

不能知道。我且試辦一辦。看罷。倍真道。你立定了這個主意。就沒有什麼難處了。但是這個也不過將計就計。預先布置了後路的計策。或者用他不著。也未可知。霍符道。這又怎麼說呢。倍真道。事到今日。不特要查出那鐵假面究是何人。我想。不如竟自救他出來。較為直捷。你兩位現在未知那鐵假面的真相。恐怕誤把柯比里救了出來。或是不願贊成這箇辦法。只是我的意思。却怕一時查探不來。我們只管等著消息。那鐵假面却忽然不知遷到什麼地方去。那就萬事俱休了。原來羅波係不時要把重要的犯人遷徙無定。令人不曉得他的去向的。今幸鐵假面還在這裡。我們趕緊把他救了出來。豈不是第一要著嗎。萬一被救的果係柯比里。就算我們的晦氣罷了。兩位意下以爲如何呢。蘋花聽著。心中似已答應。只不作聲。霍符道。我也贊成這個辦法。但沒有可以救那鐵假面的法子。怎麼好。倍真道。說起法子。並非沒有。而且日內可望成功了。因爲我和奧利夫人。一向設法運動。買通了那些監卒。現在已經得了一條路。可把那破獄逃走的器具。送給那鐵假面。我已託人做了一條絲繩。約可從那第二塔的窻下。垂到濠裏。若把這付器具送了進去。我料他定能自想法子逃出來了。第二塔的內容。我

也曾經打聽，知道那監禁上等犯人的監房。反有箇容易逃走的地方。而且我又聽見監卒說，那犯人不時呻吟叫苦。正似想著要設法逃走的。霍符道，說他呻吟叫苦。這就怕是守雄老爺了。若係守雄老爺，任你怎麼苦他，他總不會叫苦的。說著縐眉蹙額。倍真看見了。又道，不但如是。據監卒說的，更有一件奇怪的事。原來那鐵假面時呼著奧利夫人的名字。說是在這裏受苦。奧利夫人爲什麼不來救我，莫非已把我忘却了嗎的話。但我想，這或是監卒造的謠言。亦未可知。因爲奧利夫人曾和監卒約過。肯把重賞給他。比那司獄的年俸反爲多了。那些監卒貪著這箇。只要慮慮著奧利夫人。所以造出這種謠言來。我料是不足取信的。霍符點頭道，有理有理。就令真是柯比里。也未必肯叫著奧利夫人的名字哩。無論如何。總是救了出來。便有分曉。我們現在不犯著多心了。但我有一件問你。你打算專靠著那監卒的力量。便能殺把那鐵假面救出來麼。倍真道，依我看來。或者能做得。原來我們不過要那監卒把這些東西送給那鐵假面去。至後來如何破獄。如何逃走。那就靠鐵假面自己的本事了。既然如此。若係達和那種沒有胆識的人。或者不敢幹那非常的險事。得了這些器具。反爲旁皇。

也未可料。霍符不待說完，便插口道：「若係守雄老爺，一想到還有同志在這裏等他，他就什麼事都幹得來了。」又道：「鐵假面果然逃了出來的時候，那首先走近他的身邊，睇看的，想應派我去。了。倍真道，我明白了。你以為那鐵假面若係柯比里，你就要立刻把他殺了報仇，可不是打著這個主意麼？這也不能怪你，但你試替奧利夫人設身處地想一想，他為著那個達利，把從前的事，什麼都不顧了，常說著倫得救他出來，便當攜著他逃到外國去的話，他既這麼想著，我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他殺了，叫我怎能殺對得奧利夫人住呢？因為這個，我替兩邊打算，總須預先約明，那鐵假面若係守雄，自不用說，若係柯比里，你們須勿記起從前的仇恨，必要把他完完全全的交還奧利夫人。一旦交還於他之後，你們或是殺他，或是和他決鬥，或是奧利夫人携他到了外國，你們跟著去尋仇雪恨，這都任你們的便，我却不管。但若開首便說，一見了他，便要取了他的性命，不肯交還奧利夫人，這就斷斷使不得。霍符原和蘋花所見不同，他向來料定那鐵假面必是柯比里，現在又聽見他在牢裏呻吟叫苦的話，更覺得自己所料不差，心中自是極不高興，以為柯比里若生，自己的主人定是死了，偷然救了出

來。正可立刻把他殺了。替主報仇。如今倍真却勸他交還奧利夫人。一時本不願意。還要爭論。惟想及倍真是個受過奧利夫人的恩惠的人。知道他另有一腔心事。不便再和他爭執。自己盤算了半天。纔向蘋花問道。夫人的意思。怎麼樣呢。那鐵假面若係柯比里。蘋花道。若係柯比里。我只有不管。任你和倍真兩個商量處置就是了。倍真便道。我們約定這麼樣罷。那鐵假面那天晚上可以出來。我們應是預先知道的。到時我和奧利夫人。在那第二塔的後面躲著等候。你們也可同往那裏。但若和奧利夫人見了面。彼此爭執起來。也不方便。請你們就在那塔的右邊的濠外張望著。我們却在左邊。若見了鐵假面出來。我就首先上去迎接他。霍符道。既然約明救出來的如係柯比里。也要交還奧利夫人。這就叫我去迎接。也應使得。況且這個差事。總是我最合式。因為他雖然出來。想必仍是戴著鐵假面。驟然不能分辨他究是何人。唯有讓我迎著他。我只叫他一聲。便曉得他是什麼人了。倍真聽說。也以爲然。便道。這個也是道理。然則你們既肯聲明。若係柯比里。就要交還奧利夫人麼。霍符道。是我答應了就是了。當下三人商量停妥。便各分頭就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潛聲耳畔暗遞絲繩 匿迹濠中猛攻石關

卻說倍眞和蘋花霍符。自從定下了救那鐵假面的計策。後來靠著倍眞的才調。奧利夫人的財勢。可喜運動有效。光陰似箭。不覺到了九月四日。當日正是禮拜日。原來巴士治爾大牢裏。平時看管極嚴。不許各犯人走開一步。只有禮拜這日。照著老例。應把所有犯人。盡行帶到一間大經堂裏。任他聽經。那鐵假面雖和別個犯人不同。只有這件。也是不能獨異。惟有替他多設四名看管的人。分作兩班。輪流值日。這日應該輪到甲班。那監卒一個叫張三。一個叫李四。都是在這大牢裏。當了差幾十年。這日自從早上九點鐘。便到那第二塔的門口站著。眼見別的犯人都已往大經堂去了。兩人便低聲私語。張三道。那個戴著鐵假面的。我們正思疑著他。不知是怎麼樣的一個犯人。到這會纔曉得。原來就是奧利夫人的情夫。李四道。是呀。若不是情夫。奧利夫人那裏肯替他打算。又把這許多東西來送我們呢。但是今日的差事。極爲艱險。我們把這東西交給那鐵假面的時候。倘被司獄看見了。正是非同小可的。張三道。那裏別要這麼害怕。那鐵假面係獨自一個。要到大經堂樓上間那房子的。我們走到樓上。左手交右手

的交給他。這是斷斷不會被人看見。因為送他到樓上去。與及領他回來。都只有我們兩個哩。兩人正議論著。忽見從大經堂那邊。又有兩個監卒走來。走到兩人的前頭。就停了足。也像要等那鐵假面出來的樣子。而且看他兩人。正是一樣看管那鐵假面。今天不是值日的乙班。兩人見傳了不是值日的監卒到來。心中暗暗著急。估量自己的所爲。早被司獄知道。因此你看我。我看你的。呆了一會。到底張三有些見識。便裝作無事的模樣。走到那兩人面前。說道。同僚怎麼記錯了日子了。今日正是輪到我們。你兩位並非值日啊。那兩人聽了。內中一人答道。那裏。原來這兩三日前。又添了一個戴鐵假面的犯人了。張三道。什麼。鐵假面又添了一個。現在已變了兩個麼。那人又道。正是哩。因爲如此。所以今日却連我們都傳了出來。張三懷著鬼胎。忙自退開。恰可司獄辟毛。從裏頭把門開了。帶著鐵假面出來。張三兩人看了一會。沒從測度。他是從前來的。鐵假面。抑是新來的。鐵假面。只見他一樣穿著犯人的衣服。那頭上戴著二個鐵桶相似的假面。沒從窺見他的本來面目。一時沒從分辨。正想接了過來一認。方欲走上前去。只見辟毛招那乙班兩人上來。把那鐵假面交給他。兩人再沒有法子。後來辟毛轉

身入去。把門關了。那乙班兩人也押著鐵假面。往大經堂那裏去了。張三便向李四說道。不好了。怎麼好呢。李四道。除非作爲罷論。再沒有什麼方法了。一場把這東西送給他。倘然交錯了人。也是無用。奧利夫人一心只要救他的情夫。倘或救出一個不知什麼人來。他一定是大失所望。那賞錢也斷斷不會給我們的了。張三道。雖然。但是這注大財。分明入了荷包口裏。如今偏要把他丟了。豈不可惜。我想若不趁這機會。發了財。我們就一世都不能發達了。李四想了一想道。也是也是。就令交錯了人。也不要緊。我們只管交給他罷。我們和他約的。是要救那鐵假面的犯人。並非訂明要救奧利夫人的情夫。無論那個都是鐵假面。我們只管把這東西交了他就好了。張三道。不錯不錯。鐵假面只有兩個。不是這個。便是那個。若是這個。自然沒得說了。依我想。傳了那班不是值日到來。想係要他帶領那個新來的居多。我們本是預先定了要帶領這個舊來的。未必就會倒轉了來。李四道。是呀。我們帶領的。應該係舊來的鐵假面。不會錯的了。但爲穩重起見。我們且依著奧利夫人吩咐的話。到了樓上。在那鐵假面的耳邊。低聲說了一句。這是奧利夫人送給你的。那就明白了。倘係奧利夫人的情夫。自然會意。毫



不驚怪，若見他樣子不像，我們就知不是這個人，便可不把這東西給他。張三道：你說的有理。這麼試他一試，再沒有錯了。兩人商量定了。只見辟毛又帶著一個鐵假面的犯人出來，看他和剛纔那箇，正是學生似的，沒有一處差異。辟毛叫了張三李四上來吩咐道：這回輪到你們兩個了。兩人答應著，押著就走。張三一面走，一面回頭偷看那辟毛，只見他與往日無異，只管站在門口，望著那鐵假面行去，不到一會，入了大經堂。轉了灣，便踏上那梯子去，上得樓來，看看四邊無人，張三便在那鐵假面耳邊說道：奧利夫人送了這東西來了。原來那鐵假面雖係包得緊貼，只因時時要和羅波答話，特地在他耳邊開了一個小洞，僅僅可以聽見聲音。只見他聽了張三的話，像已聽得清楚，便停了足，別無什麼大驚小怪的樣子。繼又低聲問道：奧利那箇夫人麼？接連又道：懂得了。是什麼東西？張三按住了兀兀跳的心頭道：是這箇。一面從衣袋裏拿出一包東西來遞給他。李四似比張三胆小，不覺縮了一縮，纔把那用絲打成的繩梯子遞給他。說道：這個也是鐵假面，更不狐疑，說了一聲謝謝，便把那兩樣東西，急忙收入袖裏。張三再向他耳邊，照著奧利夫人吩咐的話，說道：你若逃了出去，那奧利夫人，在那濠

外預備著一輛馬車等著你。齊逃去。鐵假面聽說只輕輕點了幾點頭，再不則聲。張三李四看這情形，料來不會交錯別人，心中暗自歡喜，便又押著他到了那間黑洞洞，僅可容身的房子，把他推了入去。照例鎖住了門，約畧過了一點半鐘，那和尚講經完了。兩人便來接他，這裏定例先來的先去，看看各犯人都回去了，那先來的鐵假面也回去了。兩人便開了門，只見那鐵假面似比從前活潑了些，走路也稍有力。刻到了剛纔收受東西的地方，那鐵假面忽然停住了腳，低聲說道：奧利夫人真是難得，竟敢做出這種事來。我剛纔一面聽經，一面把這東西檢驗，暗自盤算，若要把那個密的鐵柱拿去三枝，可以鑽身出來，至少也須三晚工夫。從今晚起手，約在十月一日上午便可逃出來了。請你替我告訴奧利夫人，請他到那時候，務必在那濠外等著罷。張三答應了，便又引著手，下了梯子，到了第二塔的門口，又見辟毛出來接了入去。後來張三向李四說道：你看怎麼，我不說我們的運氣來了麼？李四道：正是哩，做得十分妥貼了。奧利夫人想救出來的，定是這個鐵假面無疑了。現在只須把這幾句話告訴了奧利夫人，我們就功德完滿了。張三道：我們且回去，等到晚上，見了奧利夫人的來人，自有道

理。兩人滿臉笑容的。各自分手去了。不題。却說鐵假面自從這晚。便把奧利夫人送給他的刀。鋸鎚鑿等類。向那窗上的鐵柱。用盡生平氣力慢慢的撥動。到了第三晚。果然不出所料。好容易把鐵柱三枝都移得動了。這時約莫有一點鐘時候。湊巧大雨之後。風聲在樹。雲氣當空。向窗外一望。真是個昏天黑地。想來破獄逃走。這也可算是無上的日子了。鐵假面連忙把那絲繩鉤搭妥當。因計自己別無護身之物。便取了一枝鐵柱。插在腰際。連忙鑽身出去。兩手拉著絲繩。徐徐的縱身下來。這時諸色人等。都在黑甜鄉裏。並沒有一人知覺。鐵假面獨自一人。在那二百三十丈的高處。輕身迴轉。攀援而下。原來鐵假面的身子。十分肥重。那絲繩又非常細小。自然險的了不得。可幸繩子不斷。不曾一落千丈。惟是一步一步的扳下來時。不免被那繩子揪破了手皮。藏入肉裏。自是痛楚萬分。但念偷一鬆手。便要碎骨粉身。只得咬牙忍痛。徐徐下來。約有半點鐘工夫。纔到了地上。這時氣力已經用盡。不免蹲身坐下。將息了一會。吐了幾口氣。又把筋骨摩擦了半天。暗中叫道。痛極痛極。幾乎把持不住。脫手跌下來了。初時打算。若被監卒看見。便要再扳上去。如今一想。那裏使得。現在降了下來。已是這般要命。若

再上去。斷不能上得一半。恐怕不到四分之一。就要跌下來了。又把鐵假面搖了幾搖。暗道。不把這個假面脫去了。縱然逃得出來。也不中用。想起來他們真的可恨了。這個且等後來理會。現下還是逃脫了這個虎口的要緊。但係牆高濠深。總要經過了那司獄的住宅後面。出了那個大天階。纔使得。若途中驚覺了那些看守的人。他們都拿著洋槍。一個人叫起來。立刻就有五十人一隊的跑來。我雖預備萬一的。帶著這條鐵柱。無如遇著洋槍。這鐵柱也不中用了。究是不驚覺那看守的人。悄悄的偷走出去的好。那些看守的人。遇著下雨。往躲在那小屋裡不出來。可惜這會天又晴了。忽又自言自語道。我在這裏盤算。耽擱了工夫。恐怕他們巡邏到來。那就不了。我且走罷。定了主意。便立起身來。走到了第二塔和那內濠中間的一塊空地。繞過了塔。躡手躡足的。向著辟毛的住宅那邊前去。一刻到了塔角。伸首向那邊一望。只見有三個看守的人。正從小屋裏出來。向著這邊走來。鐵假面急忙縮首下去。暗中叫苦道。沒有法子了。沒有法子了。只得渡過這條內濠外濠。再尋生路了。因又走到原處。拿著那條絲繩。用力振了幾下。只見上面的鐵鉤。忽然脫了。那絲繩就跌下來。這原是奧利夫人和倍真想得到。做

得巧。有了重的東西掛著。雖然不會脫錘。若沒有了重的東西掛著。把他一擡。便跌下來。鐵假面連忙拾起絲繩。叫了一聲好。忙把他掛在岸上。便自挽著降下那內濠裏去。這回却和剛纔從那第一塔扳下來的不同。不一會便到了下頭。原來這巴士治爾的內濠。不知經歷了幾十百年。沒會清潔過。只是堆滿塵埃土芥。逐漸淺了。倘著著連月亢旱。常有一滴水都沒有的時候。但是他的上流下流。可以通到外濠去。那外濠又與一條小河相通。所以雨若多了。那水勢自然和外邊的小河一樣。增漲起來。這晚水雖不深。却又不淺。恰好到得鐵假面的腰上。鐵假面仍舊取了絲繩拿著。潛身入水裏去。只露出頭來。看那巡丁來不來。只見他走向別處去了。纔放了心。急忙立起身來。渡過了內濠。到了內外濠交界的地方。見有一道石堤圍住。那石堤厚可四尺。上面橫著一條平坦坦的小路。原係巡丁不時在這裏經過。舉頭一看。倒有六七丈來高。又沒有可以掛那鐵鈎的地方。鐵假面徘徊了半天。只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呆著發慌。忽望見那邊上流開著一度水閘。不覺喜出望外。以爲有了水閘。當可出入自如。因即向著上流走去。只覺水勢愈行愈深。到得那水閘時。水已浸到肩上。幸虧潮流緩慢。不會被

他衝倒。連忙潛身。便要扒將過去。忽被一件堅硬的東西阻住。幾乎把頭腦都撞破了。鐵假面不勝詫異。再屈身下去。向水裏一摸。纔知道那水關原係用堅石砌成。從那堅石的縫子。放水出入。若不把那石子拿了三五塊。斷斷不能渡得過去。鐵假面着了。不免又呆了半天。後來暗自定了主意。便忙從腰上取下那條鐵柱來。插入那石縫裏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用力搖動。要知鐵假面究能逃出這水關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 救鐵假面伯爵逃生 坐夜馬車夫人失意

却說鐵假面拿著鐵柱。不要命的撼那關石。頭裏動也不動。正要發急。忽聽見叭叭喇喇。那石縫裏的石灰。因爲日久枯了。當不起那鐵柱的振動。早已崩頽卸了下來。鐵假面連忙找著一個洞子。把鐵柱插將進去。猛力挑撥。足足費了一點多鐘工夫。連筆皮都擦傷了。纔把一塊極細的立石拔了出來。這樣看來。想要開了一個可以容身出去。的洞子。恐怕弄到天亮。還不成功。但是除了這個。再沒有可逃的去處。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索性儘力搥去。倘能覓趁天未明。成功而去。豈不甚好。計算定了。便又奮起精神。

目不旁窺。手不暫停的。只管和那水石拚命相戰。可幸這個水閘。因為脫了一塊小石。失了交錯相憑之力。只見那第二塊石子。雖比前頭那塊較大。却不須一點鐘工夫。便把他拔出。沈下水底去了。鐵假面暗自歡喜。正要動那第三塊。忽見水上反映著一道燈光。知道有人巡來。忙把身子潛在水裡。露出一雙眼來。只見那巡兵似乎不曾看出破綻。大踏步的從這水閘上面經過。轉到第二塔破窗的對門。自向那下流去了。鐵假面看得清楚。便又從水裏挺身出來。仍舊盡力苦作。今且不表。且說奧利夫人自從那日。得了監卒傳來的消息。日夕盼望。好不容易等到十月一日。便約同倍真。悄悄的坐了一輛馬車。走到那第二塔的左邊。靠著一個小邱掩蔽。停住了車。不時伸首出窗外。東張西望。一心只盼著那鐵假面逃脫出來。又說蘋花和霍符兩人。因為倍真曾來關照。也在這天晚上。暗中走到那水閘前頭。偕著那土堤遮住了身子。巴巴的等望著。誰知一直等到三點鐘時候。還不見動靜。霍符低聲向蘋花嘆道。恐怕今晚不能成功了。這巴士治爾大牢。本非三四日工夫。便可破得來。向來也有費了十年八年工夫。還未成功。早已被人看見的。也有自己命短先就死了的。他雖打算今晚可以逃得出來。或者

遇了什麼阻礙。要延到明晚了。蘋花道。延到明晚。我們也只得明晚再來。但是不能不等到天亮。纔敢回去。倍真曾說。鐵假面係要從那水關偷走出來的。現在他或正在那裏。破壞那水關。也未可知。霍符道。我也是這麼想著。惟是剛纔有一個巡兵。打著角燈。正從那水關上面經過。我料那下面。正未必有什麼形迹可疑哩。蘋花道。剛纔那第二塔下頭的烏鴉。忽然紛亂起來。你不會說過。恐怕是鐵假面縋身下來驚動了他麼。我也料他總是已經出了塔外了。霍符道。這也不錯。左右照你的話。我們只管等到天亮罷。兩人就此停了說話。可憐左等右等。仍是消息沈沈。直到了四點後鐘。天色漸漸就要放曉了。忽望見水關那邊水上。現出一個黑影來。雖不容易看得清楚。只因霍符係在黑暗中守望慣的。早已看見了。指著叫道。蘋花夫人。你試看。你的眼看不見麼。蘋花伸首出來一看。便道。看見了。看見了。那是鐵假面了。快些舉起暗號來罷。快些舉起暗號來罷。頻頻的低聲催著霍符。霍符忙把身邊帶著的暗燈。把那掩門開了好幾次。把那光線射到那水面去。只見那水上的黑影。也跟著火光。徐徐向這邊渡來。愈行愈近。仔細一看。確係在比龍鎮台所見的鐵假面。再無可疑了。只見他把半身現出水面。徐



徐的向這邊步來。蘋花和霍符。不轉睛的巴巴望著。看看他行到濠的中間。想來係因水勢驟深。只見那鐵假面忽然向下一跌。便再不能浮將上來。等了一會。還不見有什麼影兒。蘋花接連叫了幾聲苦。霍符也道。不好了。真的沈下去了。蘋花張皇皇。忘了自己身居險地。不覺疾聲叫道。他要溺死了。他要溺死了。你快去把他救上來罷。霍符見天色將曉。偷然跳下水去摸他。不難把那看守的人驚覺了。他們只把洋鎗一發。便要在那鐵假面都葬在水裏了。正躊躇著。只見那鐵假面忽又現出水面來。掙扎了幾下。又再沈將下去。霍符料他已無氣力。斷斷不能支持。因就不敢遲疑。急忙脫了外衣。從那土堤的斜處。滑將下去。向著剛纔那鐵假面浮出來的地方覓去。原來這濠的中間。放著一道木渠。約有一丈五尺來深。二丈來闊。就在水濶的時候。這木渠裏的水。還是混混不舍的。和那河水相通。況且這晚濠裏的水。並不太淺。料來那木渠裏的水。定有二丈來深了。無怪鐵假面跌了下去。不容易浮將上來。這會霍符潛身下去。摸索了半天。纔上來吸了空氣。又再沈下去。正在氣息不接。急要上來呼吸。忽然倒被那鐵假面撲著了。便抵死的挽著霍符的脚。不肯放手。霍符初想任他拖住。一同浮出水面。可

恨掙扎了許久。恰似拖著千斤的重物，浮不上來。又因腳不自由，要泳也泳不得。想著要把他擺脫。好等他再拖住自己的頸項。或是腰部。還可掙扎得來。不料那鐵假面又用盡死力的緊緊握住。不得脫放。後來把他拖上了五六尺高。還未到水面。忽又被他拖了下去。到了這個時候。霍符恐怕像個從井救人。不免連自己的性命都害了。因伸著那隻腳。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亂踢。忽聽見戛然一聲。知係自己穿著的靴底。踏著了那個鐵的假面。可喜擺脫了半天。到底把他擺脫了。連忙浮出水面。吐了氣。正想再潛下去。湊巧那鐵假面忽然却自浮將上來。霍符急忙拉住他的腰部。拖到堤上。只見他動也不動。恰似死人一般。連忙在他耳邊。叫了幾聲。守雄老爺。一面叫。一面搖他。只見他老不答應。蘋花從遠望見。口裏叫著是守雄麼。便飛也似的跑了下來。只見鐵假面雖在目前。還猜不出是守雄。抑是柯比里。蘋花早把和倍真相約的話。忘記了。向著霍符說道。霍符。就此把他背到家裏。將他假面除去。或者還救得活。快些背了他去罷。快些背了他去罷。霍符道。別要忙。在這裏先把他的假面脫了。省得累贅。原來霍符用意周密。來的時候。早已把好些鑰匙。和那輕巧器具。都帶了來。藏在大衣的衣袋裏。因就

一躍飛上堤去。向剛纔脫下的大衣。取了這些器具。再轉回來。仔細相了這鐵假面一會。只見他後面似有一條合縫。再細看時。似有一個機關。兩邊微微聳起。中間却有一個小孔。霍符連忙把帶來的鑰匙。逐一揸了進去。弄了半天。還打不開。那鐵假面忽然呻吟了一聲。蘋花早已心忙意亂。不覺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把他搖了幾搖。口中不住的叫了幾聲。郎君。這時霍符。還是不停手的弄那機關。約有十分鐘工夫。霍符忽然叫了一聲開了。便把那鐵假面脫了下來。這時天色仍是黑黑暗暗。對面還看不清。霍符急取了那暗燈來。恐怕被看守的人望見了。因把自己的身子遮住了。纔開了燈門。手戰戰的向那人面上一照。兩人不看則已。一看。不覺面無人色。幾乎跌倒了。兩人你看我。我看你的。呆了半天。霍符纔開口道。這個。蘋花却把這戰個不住的手。挽住了霍符說道。霍符總算是我們的運氣不好就是了。只管呆呆對著這箇東西。也沒有法子。快些兒回家裏去罷。我已經心緒作惡了。說著便轉身要走。霍符一面觀著就此舍了他去罷。一面跟著蘋花就走。走不上幾步。忽又轉身回去。把那脫下來的鐵假面拾了起來。說道。我且把這個拾了回去。於是兩人更不回頭的。向著自己家裏。匆匆

回去了。不題。却說現在已經脫了鐵假面。那箇人後來省了人事。撐了幾撐手。伸了幾伸足。在堤邊輾轉了一會。漸漸坐了起來。似不知自己現下係在什麼地方。只管掉頭四顧。望見那第二塔正高插曉雲。自己鑽身出來的水閘也。正在眼前不覺驚嘆道。我爲什麼在這個地方呢。我從那裏來的呢。半晌纔把前事記起。暗道。不錯不錯。係奧利夫人救了我。從那巴士治爾破獄逃走出來的。不料渡到這濠的中間。水忽然深了。失足陷了落去。後來一定飲飽了水。昏絕去了。我想是沒有多大時候。却被一個不知什麼人。救了上來。……不是不是。若係被人救上來。斷沒有拋棄我在這裏。等到了天亮。却被巡丁看見的道理。料必係自己掙扎。上得岸來。後來却因氣窮力盡。昏倒在這裏的險了。險了。若再過一點鐘。還不醒來。不知又要受幾許的苦了。一面想著。一面站身起來。忽覺有一陣冷冷清清的曉風。迎面吹來。忙把雙手向自己面上一摩。猛然省覺道。哎呀。那鐵假面。奇了奇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沒有了。我只覺得這頭上輕了許多。這一個真是奇怪。想來正似做夢一般哩。再向身邊四圍一望。連那鐵假面的影兒都沒有。了。心中更爲納罕。暗想把這個累贅的鐵假面去了。真是最難得的事。我正操心着。不

知怎麼樣纔能殺把他除脫哩。但是那個東西。不會被水沖了去。不知係被什麼人替我脫了。越想越奇。再沒有比這個奇怪的事了。忽又道。這個事情。到了後來。總有分曉。現在還是找個躲避的地方要緊。說着便徐徐走過了土堤。正在東張西望。忽聽見有馬嘶之聲。那人側耳聽着。暗道。那莫非就是奧利夫人的馬車嗎。奧利夫人原要將馬車來接我。我也曾託監卒告訴他。請他預備帶了衣服來。正想着。再向那馬嘶的方向一望。只見天已微明。朦朧間認得前面有一個小丘。不覺歡喜道。定是在那後面了。說着便踉跟走將前去。原來那嘶叫的馬。果然不出那人所料。正係奧利夫人馬車所駕的馬。奧利夫人自從晚上在這裡等了七點多鐘。還不見有什麼影響。便等的不耐煩了。因携著倍眞下了馬車。在這小丘後面。踱來踱去。頻頻向那濠裡注望。忽見有一個黑人影兒。跳過土堤。向這邊走來。不覺手舞足踏的叫道。倍眞。你看定是那個了。那個必係達和了。倍眞望了一望。答道。正係穿著大半裏犯人的衣服呢。因就領著奧利夫人。徐徐的向那邊迎將上去。那人也因愈接近。似看見了奧利夫人的樣子。便忍捺不住。不覺大聲叫道。多謝你了。奧利夫人。奧利夫人。還未勸答。那人便隨。託那的轎。福。

幸得從巴士治爾逃了出來了。奧利夫人聽說，也不禁歎聲說道：「真個得濟來麼？」說着便伸開雙手，迎將上去。這回那人似是怪奧利夫人待他過于親熱的，不覺停了一步。繼後又喜的忘了形，一躍把身子投入奧利夫人懷裏，兩手抱住，一面雙膝跪下，泣聲叫道：「折殺我了，我沒齒不敢忘此大恩了。」奧利夫人原來一心指定那人必是達和。如今聽了這話不像，連忙仔細一看，不覺面如土色，大聲喝道：「這個這個，倍真。這個不是達和，係那個莽漢。」說着縮身退了幾步，又罵道：「惡人，糊塗蟲，你……你……那人不知就裏，連忙答道：『是我，我是埃斯男爵。』我說得被夫人救了，不敢忘你的恩典。」奧利夫人道：「什麼忘恩不忘恩，蠢才發夢。」你說什麼話。」埃斯道：「若非夫人把這許多東西送給我，我怎能脫逃走出來呢？我忘了這個大恩，還算得是人嗎？」奧利夫人恨恨的又走上前來，指著埃斯喝道：「你以為我要救你這狗才，所以把這東西送給你麼？誰要白替你操這個心，你自己想一想來。」說着握着兩拳，在埃斯面前舞來舞去，正想親自打他。這也因為奧利夫人滿擬見著達和，如今却見了一個意外之人，所以恨極而怒，怒極而怒，竟致有此舉動。埃斯詫異道：「夫人因為甚麼事發怒？我雖不知道，但係那個監卒明明

在我耳邊告訴我。這是奧利夫人送給你的。奧利夫人不待說完，便叫道：我被那監卒騙了。倍真！那監卒貪著這些賞錢，竟然把我騙了。倍真從容答道：夫人，他們未必有心騙你。這裏頭不知又有什麼緣故。奧利夫人無心聽著，又大叫道：惡人，達和在那裏。達和現在在那裏。埃斯道：我那裏曉得。奧利夫人道：你不知道麼？我送給他的東西，你偷了他的。你還說不曉得麼？埃斯道：我真的不曉得。奧利夫人道：你定是把達和殺了。不錯不錯。你殺了他，却把我送給他的東西偷了。逃走出來，就是你還未把他殺死。他因爲那些東西被竊，如今也要自尋短見了。你怎麼偷了他的，快快供了出來罷。不然，我立刻把你交還巡丁，要你再嘗那巴士治爾的滋味了。你不說麼？你不招麼？奧利夫人愈逼愈緊。埃斯到此，早已拿定主意，答道：夫人所問全是我，不曉得的事。就令夫人真的再把我投入大牢裏，我也到底不曉得。奧利夫人道：你還要騙人麼？說著，便要飛脚踢去。倍真看不過，從旁阻止道：夫人，這個裏頭，定有緣故，斷不是埃斯男爵的不好。請你息怒。細細審問他，或者又問出什麼事情來，也未可定。奧利夫人道：倍真，氣死我了。他不說，翻明白。我總不依。倍真道：夫人把他交付了我罷。我要逐樣問他。在這裏

究不方便。你看天巴亮了。偷或看守的人知道了。追到這裏來。被他們看見。我們和埃斯一氣。那就不好了。我們還是趕緊離開這裏。爲是奧利夫人道。那裏去。倍真道。先到府上去罷。奧利夫人道。你說什麼。要帶這惡人到我家裏去麼。你要問他。即管在這裏問。不然。我要把他交給那巡丁去了。倍真見奧利夫人怒不可遏。沒法開勸。只得說道。這麼說。我就在這裏問他罷。說著。便領埃斯到馬車後面。向他問道。你確係戴過鐵假面的麼。埃斯道。你爲什麼嫌疑到這箇呢。倍真道。因爲你現在沒有戴著。埃斯聽說。便把在水關逃了出來。這般這般。後來便不見了這鐵假面的話。大畧說了一遍。倍真道。這個定是我的朋友。從濠裏把你救了上來。替你脫去的。想是後來因爲人不對了。所以把你拋棄了。繼又問道。你什麼時候。在那裏被捕的呢。埃斯道。係在那比龍鎮台被捕的。當日在普魯士府的近邊。我依著你和奧利夫人的吩咐。先行一步。及到此龍鎮台。在那覽淵近旁。一路查看。覺得有些痕迹。似係有了伏兵。把那決死隊害了。那時我想或有幾個黨人。被他生擒了去。監在鎮台裏頭。總須打探箇明白。因在鎮台周圍。相了一遍。見沒有可以潛身進去的地方。後來到了那濠邊。見有一個兵士。在那裏釣魚。



和一個漁夫打扮的。正在談論那魔淵的事。我快把身子躲在一邊。側耳聽了半天。只覺那漁夫形迹可疑。似係決死隊逃走得生。假扮作漁夫。也同自己一樣。要在那裏查探消息的。後來那漁夫似怕被那兵士識破機關。一脚把那兵士踢下濠裏去。我因此更信那漁夫定是決死隊中的人物。見他的手段。果然利害。等他去後。我就走到那裏。只管向那濠裏望著。不一會見那兵士忽然浮出水面來。原來他還未死。埃斯說到這裏。怕倍真不信他的話。因抬頭瞧了倍真一眼。原來踢死兵士的事。倍真曾聽霍符說及。今見埃斯說的不差。便毫無疑心。只管親切傾聽。埃斯見此光景。因又說道。那兵士在水面掙扎。望著我。不住口的叫救命。我想活了他。反多事。因在岸邊拾了一塊大石。對着他叫道。我來救你。說著。便把那大石投將下去。湊巧不偏不倚。正中那兵士的腦袋。這回却真死了。只見他流血不止。濠水都變了紅色了。湊巧有一個巡丁過來。看見了我。這時無路可逃。只得和他相鬥。後來驚動了一大隊兵來。到底把我拿了。押到那鎮台裡去。有一個似係鎮台長。把我審問一回。我却一言不發。那時我只儘量搖尾不擺。他便不能不把我放了。不一會從濠裏起了尸首。到了曉上。可恨霍家驍騎。那真那

斷。忽然到了鎮台來。我對着他。仍然一言不發。他却看出我的心事來。譏我歸心了奧利夫人。私自逃到他那裏。把政府的機密。告訴了他。這回想又跟着奧利夫人。爲營救那決死隊。所以到這冤淵來。我想分辨也是無益。只說了一句隨你說罷。就不說了。他並不知決死隊還有一人未死。那兵士被人踢下水去。他估量真是我的所爲。我想供了出來。他也不能減我的罪。因又招認了。他又問昨晚從那鎮台外邊。開了一個洞子。偷走進來。開了地板。躲在那放東西的地方。偷聽我們說密話的。也是你麼。我聽見了。暗想這個。定必又是那個假扮漁夫的幹的。因就一併招認了。他想了一會。忽又說道。我看你做不出這樣事來。定是決死隊裏頭。有一個逃走得生了。因又向我嚴行究詰。我始終不肯說出。他沒奈我何。後來還頻頻問我。我答他的話。始終一樣。只說決死隊有人逃走。得生沒有。我不曉得。他見我如此。便大怒道。且等羅波親自審問你罷。因就把我解到這巴士治爾來。倍真聽到這裏。才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埃斯答道。約在兩個月前。倍真道。前此就在比龍鎮台麼。埃斯道。是。就在比龍鎮台的牢裡。倍真道。戴那鐵假面呢。埃斯道。這不過是日來的事。倍真道。爲什麼緣故呢。埃斯道。我解到了這

裡。他們就把我監在那第二塔。我以爲羅波立刻就要來審問我了。誰知他急於審問別個犯人。却一次都未曾審問到我。一日。司獄來說。今晚羅相爺要來了。我便等著他。誰知羅波也止經過了我住的監房門口。到了別個犯人那裡去。審問那犯人。一直到了天亮。纔歸去。倍真聽了這段話。暗想那個犯人。定是那真的鐵假面了。但不好說了。出來。還聽著埃斯說。到了前幾日。羅波纔走了來。問我是否入了決死隊。又問我決死隊究竟有人逃走。得生沒有。他問的正合那良問的一般。我答他的話。也同答那良的一樣。後來他大怒去了。到了第二日。那司獄便拿了一個鐵假面來。給我戴了。從此以後。他們待我。就嚴酷起來。我忍耐不住。時時大聲呼叫。又看著羅波到來。一心要激怒他。故意在那監卒面前亂叫。我係和好些皇族。就如奧利夫人等等。都有交情的。你們却敢這樣刻薄待我麼的話。倍真聽說。暗想那監卒說那鐵假面時。時叫着奧利夫人的名字。原來也就是他。便覺得有些頭緒了。因說道。原來如此。這就是那監卒把你和那一個鐵假面弄錯了。埃斯道。或是如此。也未可知。只係我那裏曉得呢。我那日往大堂裏聽經去。那監卒在半路向我耳邊說。奧利夫人送這東西來了。我只信是真是夫

人救我的。因此不勝狂喜。就逃了出來。倍真道：我懂得了。但係你知道除你之外。還有一個戴著鐵假面的犯人麼。埃斯道：知道。他們替我戴那鐵假面的時候。我抵死不肯戴。那司獄辟毛勸我說：戴這假面的。不止你一個。同在這第二塔裡頭。也有一個。係在半年以前。戴著鐵假面解到這裏來的。他和你截然不同。他確係一個國事犯的氣象。一向並沒有嘆息一句。奧利夫人在旁聽著他兩人問答。聽到這句。不覺跳起來。說道：那個沒有嘆息一句的鐵假面。定是達和了。定是達和了。倍真心中不信。達和有這個局量。便像做不聽見奧利夫人的話。再向埃斯問道：羅波不時去審問的。是那個鐵假面住的監房不是呢。埃斯道：不錯。正是審問那個鐵假面。倍真道：你見過他的樣子沒有。埃斯道：見過兩次。正要說將下去。忽聽見那巴士治爾丁丁冬冬的敲起鐘來。又見好些巡丁。旁旁皇皇。正在那裏來來往往。料得他們已經知道。昨晚有人破牢的事。了。須趁追兵未到。急要逃去。倍真便先扶了奧利夫人上車。再要叫埃斯上去。奧利夫人道：倍真。你叫他上車來幹什麼。我不願意收藏這種人哩。倍真也不暇爭論。答道：夫人。既然不願意。由我收藏他就是了。說著。便從馬車上。把奧利夫人帶來預備營達。

和穿換的衣服，拿了出來。再加上些銀子。一手遞與埃斯道。你且暫時躲避著。等到晚上悄悄的到羅耶爾街我的家裡來。我便可找一個可以放心的去處安置你。埃斯不勝感激。接連謝了幾聲。倍真也一躍上車。加了一鞭。便向著巴黎。飛也似的駛去了。埃斯快將倍真給他的衣服。套在那犯人衣服的上面。也就一溜煙的。不知向那裡逃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鐵假面卷上終